

聞見漫錄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既校刻陳半湖先生所著聞見漫錄二卷上卷分
十目凡八十二條下卷分九目凡百六十二條因盡讀
之先生生明正嘉之際以經濟文章著宸濠之叛殺巡
撫孫公燧副使許公達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行
至豐城欲以兵劫之豐城知縣顧泌先期以告得脫時
先生方知撫州將受代聞變既督通判鄒璠等統金谿
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更親率東鄉樂安與千戶
所兵六千臨進賢門王陽明擒獲宸濠捷音疏所謂是

聞見漫錄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是也陽明事功赫赫爲世
所稱而先生張疑設伏分哨勦賊均見於疏中者史或
忽之至押發宸濠詣行在及與張永語取篋中交通書
籍焚之者獨賴其所記而得補史官之闕然則斯錄之
存豈得以尋常筆記目之乎先生之爲人其大者皆著
於鄞志本傳不復贅錄中所言守身治家爲政三要嘗
引董子天心仁愛之說君子當慎於微國之與家一也
尤足爲後世法綜核全書善善惡惡意在勸懲而以象
山心正是福心邪是禍老子知足者富死而不忘者壽

爲歸宿蓋其遭時不偶而審義命之所在其意躍如矣
若夫論四明文獻考誌修文詞第九條以至鄞之先達曰本深
陳先生無容議矣居官居家出處惟一者得宗顯錢奐
戴灝朱瑄張曷卒於官所者若毛弘楊守陳陳濂茲九
人者精金玉之無議誠鄉邦之賢月旦之評廓然昭
著則堪垂爲粉社信史者也爰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
年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陳槐字公輔

○案福建通志作公甫

號半湖

張子殆聞見漫錄序

生有異質

慷慨任天下事

甬上耆舊傳

弱冠魁鄉薦登弘治十八年進

士

嘉靖志

正德四年知松溪縣

福建通志

蒞事明敏手不停批

建寧府志

適歲饑倉無積儲乃行勸分之法令各鄉大戶與

饑民互相覈實立約調濟俟秋成後或還大戶散本或

力役以作償民皆悅服

聞見漫錄

復慮坑課累民設法分納

建寧志

大興學舍朝夕督課

嘉靖志

文章政事一時推冠

聞志

時劉瑾用事巨璫奉璽書至諸令長靡不懾競以餌啗

聞見漫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獨槐不為餌陞刑部主事去士民祠祀之其在刑部多

所平反如白王氏七年殺夫之冤折皇親九奏爭地之

擾乃其大者積資陞武昌知府汰酷吏翦豪右歸王府

侵田於民奪鎮守私侵湖課尋以病乞休并條陳十三

事疏三上乃允正德十三年用薦起知撫州未數月頌

聲作復以病乞休明年六月

嘉靖志

宸濠反報至人情訥

訥槐已在告五十日承久攝事家人趣槐曰可以行矣

槐奮起曰國家有急若以解官為辭臣罪當死即出縛

濠使斬之手焚偽檄於通衢

○案耆舊傳原有濠反報至東鄞盜王浩八即日

聚槐發兵襲殺浩八一節誤也明史俞諫傳正德八年浩八叛諫督諸軍討之遂擒浩八槐撰閱見漫錄亦云正德間東鄉民王浩八倡亂至煥朝廷遣將平定則非身主其事明矣東鄉爲縣名而耆舊傳改爲東鄆亦非也故

亂神人共憤凡知人臣大義宜共戮力卽請都御史王守仁節制願爲犄角會守仁已會諸道兵討賊破南昌

耆舊傳槐前哨通判鄒琥等統兵三千守德勝永和二門

親率兵六千臨進賢門金谿兵掠鍾靈王府槐收七人

斬示營中聞見漫錄次日迎擊宸濠湖上槐爲領哨官耆舊傳

與通判胡堯元等張疑設伏賊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

閩東漫錄傳

一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知府伍文定當其前都指揮余恩繼其後賊鼓噪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及知府邢珣從後橫擊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急乘之四面伏兵亦呼噪竝起遂大潰退保八字腦守仁遣槐領

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攻九江楊明集擒發宸濠捷

音槐督知縣傅南喬陶諤等分哨勦賊楊明集收復九江疏擒瑞

昌王拱杆將軍觀錠等七人斬首三百餘級耆舊傳追至

九江賊望風遁追勦至湖口撫男婦萬餘復業斟酌被

害輕重加意賑恤人感更生收復九江疏遷江西按察副使

守仁使押發宸濠詣行在

○案聞見漫錄上遣許泰張忠輩率師搗江西而守仁由

浙獻俘至廣信張忠奉命取因槐請付與之不聽

竟趨浙張永已到杭州相邀守仁乃以囚委槐

目前急務宜表死節錄遺功寬脅從恤民困上嘉納之

時槐泊舟江上太監張永夜招槐過其舟密語曰上欲

得內外官交通宸濠姓名吾已得其籍猶未上事當若

何槐力陳其不可謂史載光武燒吏人交關王郎書使

反側子自安近日李賢奏請內外官與曹欽通者不問

此俱聖王賢相事上宜遠法光武公宜近學李賢爲萬

世所頌若此事竟行非但禍延天下卽公亦身爲怨藪

聞見漫錄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悔無及矣次日永再招槐執手曰夜來思先生言誠

大愛我卽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槐復言羣小導上欲

航海觀普陀且聞聖體違和嘔血者三此誠可寒心太

皇太后命公扈駕正在今日公宜力勸上回蹕此萬世

勳也永乃危言脅江彬輩上遂班師值辰州苗叛改槐

湖廣兵備上念槐勞使扈從至京將用之未果會上崩

春舊

閣部欲畱四外家邊兵以守皇城槐告永曰此江

彬羽翼當先翦除之永請太后命賞各軍路費卽日遣

行遂擒彬

聞見漫錄

大學士楊廷和延槐至室中曰久知公

才煩爲議遺詔所當行者槐爲條列十事

元誤入今案
聞見漫錄實

事廷和後不果用槐亦疾作引歸而御史楊材者初爲

武昌屬吏有宿憾乃論槐前在郡觀望坐落職嘉靖初

錄平濠功僅得賜金綺

○案明史黃綰傳諸有功若知
府陳槐等多以考察黜綰訟之

於朝得
敘錄

胡世寧伍文定前後宣其功於朝王守仁亦極

言其事有曰諸臣聞臣檄召提兵而來甘粉齏之禍蹈

必死之地忠義顯然可見今平難以來羣憎眾疾或虛

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

斥曾無鳴其不平者槐卽其一也

者舊
傳

及守仁督兩廣

聞見漫錄
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薦槐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堪勝江

右兵備之任

湯明集薦
才贊理疏

公論漸張已而守仁被誣竟不

得直

音舊
傳

居閒二十餘年論古今事變當成敗鑿鑿如

指掌遇官府及鄉黨不法事輒誦言攻之不少諱

嘉靖
志

卒年八十一初槐起知撫州道遇章懋曰公此行恐功

名損於平日槐曰先生意謂寧藩耶但彼今挾天子交

結中朝貴人誠難與抗若一朝犯順則豫章怨民俱其

敵可不煩四方兵也槐至郡知宸濠待開府大臣漸不

以禮卽密啓孫燧出巡旁郡集糧厲士馬以防變

音舊
傳

燧報以八月中栢見密計不料其不逮也又請令各府
選兵會操巡道許遂行之不密宸濠覺而遏之

全祖望
陳公祠

碑堂及槐起兵大學士費宏致書獎槐倡義尙以時事爲

憂槐答言撫軍王公才略絕世天遺此老以拯社稷之

難公無憂也後俱服其卓識

音舊
傳

槐故廣德湖人湖田

名官田租而不庸徵斂倍起儒士楊欽走京師三上書

乞復全折例槐爲刑部郎知湖賦害乃與近御之臣陳

說首尾而愆愆之始得俞旨

張時徹崇
德祠記

嘉靖二十三年

鄉人請於守魏良貴

聞志

立祠祀焉

祠堂
碑

于良言有傳

開見漫錄
傳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見漫錄敘

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士至於立言豈幸也哉文王幽而周易演孔子厄而春秋作屈子廢而離騷興虞卿愁而篇什顯彼二聖兩賢述作雖殊爲志則均焉爾已或曰身隱矣何用文爲嗟嗟是大謬不然者夫身出則道行身隱則道廢道廢而言存則垂之空言藏之名山傳諸其人道將不在茲乎不然泉蘗稷契賡歌告語之外曾無文詞可見而發幽思舒鬱結盡七十子之徒耶半湖陳公以名進士起家筮仕

聞見漫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松溪令晉司寇郎累遷至按察副使漸通顯矣武廟時朝廷號稱得人於時月且之士可否天下豪傑臧否進退不少假貸至於公未嘗不偃指甲乙之間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宸濠之變公時守撫州適當其衝以奇謀犄角之卒以就擒率多其功語在行實中後爲忌者所昨坐廢士論觖然乃公怡如也旣來歸則角巾私第闔門卻掃絕口當世之事燕居左右圖書與古聖賢爲伍意有所得輒隨筆記之或感激時事有切於衷則又稍稍記之積以歲月孳然成裘爲卷凡二爲類凡十九

爲文有隱有顯有詳有略有褒有貶有諷有刺有勸有懲臚列條析井然炳然使人受簡而讀之不師保而嚴不臨監而赫也昔呂伯恭至白鹿洞爲諸生陳說喻義之旨聞者感動有泚呂者若公之此書加詳矣垂之後世傳之人人其爲泚呂不已多乎公今不可作矣令子碧崖君以純孝誦於時部使者以其名上諸孫元益元喬元文孝友醇謹克世其家然則公之書真不徒爲空言之託也哉公名槐字公輔弘治乙丑進士有功於湖民今祠於半湖云萬曆癸酉之歲重陽日賜進士前南

聞見漫錄

敘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京光祿寺少卿眷晚生張子瑄謹書

聞見漫錄

目錄

卷之上

敘曆數一凡七條

明聖製二凡七條

續野史三凡三十條

警官箴四凡四十條

辯異術五凡二十條

昭事徵六凡二十條

別忠邪七凡五條

戒奢侈八凡四條

闡微言九凡十條

紀沿革十凡十條

卷之下

聞見漫錄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終事十一凡三條

勉問學十二凡七條

修文詞十三凡十條

表節孝十四凡十條

勵風俗十五凡十條

崇儉勤十六凡十條

慎取與十七凡二十條

廣修治十八凡六十條

審義命十九凡十四條

聞見漫錄卷之上

明郵 陳 槐半湖著

敘曆數一 凡七條

聖王統元應曆自有天數我朝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如漢之高祖不階尺土不十年而定華夷阨於元兵屺於南昌頓於姑蘇危於僞漢逮鄱陽湖之戰勝而驚屢經險阻而不煩撓者曆數歸也故其履歷變故任用賢良治體熟而天衷睿是以平定之後張官置吏議法定制隨材器使斥亂反治集眾斷睿見誠百

聞見漫錄卷之上

一 四明叢書
約開用本

世所當敬守也奈何世移事變人不練達輕視成憲以新耳目不能振刷廢弛祛除時弊而擅爲增損舊制如官之添□□□例財賦之出納無經地方之議處乖戾兵將之選□□情查盤之煩挫致弊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難以枚舉皆更舊制以行新法之過也詩書稱老成黃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斯言豈欺我哉

我太祖起兵滌和渡采石張三丰墮在告太平當時乘亂而起者皆不之理天兵駐太平三丰告太平我太祖

准之出軍中拍手笑曰太平今日准矣徧告諸人是天命有歸者符瑞先兆正與宋太祖受禪陳搏騎驢至洛陽橋聞之大笑墜驢而曰天下自此定矣相類固知帝王自有真豈智力所能與哉正德閒宸濠力謀取敗國亡身滅嘉靖皇帝於宸濠滅亡一歲自興藩以承大統天命有歸無爲而成曆數在躬故也

我太祖每見太宗英武類己而愛之忽夜夢升奉天殿見一黃龍抱東柱一黑龍抱西柱二龍盤旋黃龍下而黑龍升心甚異之次日朝罷日中升殿偶見太子懿文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黃袍抱東柱太宗服黑袍抱西柱而心遂動謀諸伯溫對曰世亂立賢世治立長不然是起萬世爭端我太祖曰汝能使之終居人下乎伯溫對曰垂法示則自陛下始天命有在他日俟其自取上然其言而止懿文薨太孫允炆繼處東宮爲太孫逮我太祖崩登御年號建文乃更改定制變亂紀綱居喪淫戲信任奸回太宗憂在宗社始興兵討罪以除君側之惡師臨應天建文知天命有歸髮髮讓位以逃南粵至成化閒老而歸求葬地以死是以知天命數定非德難堪豈人智力所能致

邪

我太祖知太子仁柔乃封秦王於陝晉王封山西太宗封燕以皆孝慈高皇后所育故列封西北以捍強胡爲藩屏太宗明睿武斷保國巡疆時出關塞涉沙漠以閱形勝險要而虜不敢犯乃有願歸款如忠虜王金忠與哈密朶顏等口逮建文嗣位疑諸藩王爲尊屬而每蹤跡之始削趙王國爵皆以無罪致疑而尤忌太宗至不許諸王奔臨太祖崩喪居闈淫戲變亂成法而日使探求燕國得失以激成其事皆當時大臣不能盡忠補過

蘭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成其亂亡雖有方翰林孝孺戴御史德彝及二三忠臣死節以中大義而於重事竟何益哉亦曆數有在也我憲宗寵愛萬妃而志向有在國本降誕於宮中之嬪侍時則周皇太后潛育於清寧宮不使上知逮憲宗春秋鼎盛以國本爲憂太皇太后乃於本宮出嬪御及我孝宗以見上於是遂有定立東宮以詔天下直以萬妃多悍戾有機智恐有不測故深保護於十年之後以俟聖壽已登五十無望此太皇太后之明睿上以繼祖宗大統有託下以護全聖明厥後誕育之母不聞所御何

如耳既定國本之後而興獻帝與秀益壽榮等諸王繼育可見天命有定而人謀不得與也

漢高祖起沛中而夜遇白蛇當道斬之而漢業之興之兆著宋高宗以康王質金軍中因射熊一矢而斃金人疑其爲將家子不留而遣之還續宋嗣二百年我太宗文皇帝定內難至夾河清晨當御駕前一虓虎踞前文皇帝口勅都指揮譚淵一矢殪之而卒平內難延世無疆神聖之徵自有先也

帝王自有真則天賦一定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皆有天瑞之應以開萬世太平不直是也雖漢高帝之興有老嫗夜哭赤帝子之禎唐高祖有丹丘先生相輔以定之兆宋太祖有陳圖南天下自此定矣之徵我太祖高皇帝有張顛仙三丰告准太平之報帝王受天命爲生民主自有先祥故其有天下必重賢任能愛民忘己與天相符夫豈後世之矯誣上天妬賢嫉能而不恤生民徒事虛文美觀者可廁其閒而具曰子聖

明聖製二 凡七條

伏讀太祖聖製甘露說仰見千聖一心萬古一致舜時

鳳儀獸舞景星慶雲之祥不以爲喜而懼澤水傲子周
穆王瑞白兔白狐而不知傲以恣遊漢文景以災變荐
臻自傲而修政□□孔子見麟而泣遂絕筆於春秋夫
何後世見災異不知敬畏而委罪人臣見祥瑞則君臣
交慶夫豈舜孔文景之過越者哉未之思耳我太祖高
皇帝因句容獻甘露而羣臣慶賀詠歌乃自爲之說而
憂勤惕厲之心惟恐負天致禍故其政脩民裕而爲萬
載生民之慶真舜聖也唐因甘露而致禍亂祥耶災耶
我太祖撫有六合盡洗元之陋俗如子烝父妾弟收兄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妻臣乘君后以亂綱常乃脩明禮教敦典庸禮而天敘
天秩燦然二帝三王治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
萬世開太平誠三二帝而四三王也惜當時佐命之賢
皆元所遺文人法吏故於正禮定樂正律之時朝賀而
用教坊胡樂納妃而用娼妓引導享祀而用絕倫道士
裁正本原而宗子之法止行於朝廷不行於民俗故宗
子庶子不別而宗法不行於天下是以族無統統而禮
教不行故雖兄弟一氣爭則訟之於官而律無宗子之
條至分財產則宗子嫡庶均得甚有厚於寵庶而俗不

之異紛爭致訟長官府者或不知禮不察制律明刑首
之五服圖而尊卑親疏秩然燦然分布昭如日星遇有
叔伯弟姪之訟概以行刑用責而不知尊尊卑卑之意
倫理之亂風俗之惡豈能反而歸厚已乎有長民之責
者盍思禮之敘樂之和皆在人身心而律以防奸禁邪
可不自綱常留意以仰承我太祖爲天地再造之恩乎
我太祖分蜀王之國以方孝孺爲教授啓迪其學至中
途鞭辱典膳降勅責曰聞汝中途重責典膳朕心惕然
中夜不寐是則聖心有所獨見又非特如陶靖節訓子
書曰給一力以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耳汝善遇之
之意卽張叔繹思詬罵僕人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之
謂也故朱文公嘗遣子出外從師必拳拳以訓其撫恤
童僕仰見我太祖愛人保身之道無時不加諸意也
我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
殿司禮監奏送御覽一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貼
送司禮監批行當時中行批行者聖批也傍行批行者
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士諭以聖意
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發行直推心置臣腹也惜當

時大臣不能因事以啓舉太祖太宗之成憲修舉廢墜以福蒼生何善之不可爲乃使人材混軍政廢鹽法壞倉廩虛邊徼疏惜哉

我朝大明律參酌漢隋唐宋律條而去其已甚其中新入者不過三十餘條其詞簡義悉循情酌禮因時定制非潛心體認以求其至則臨事引用不得其原而止摘其詞以斷章取意甚失其義而任情出入之弊多端以致拂人情背禮教廢先王仁愛典常以亂立法定制之意賊生人壞風俗者不少禮曰禁於未然之謂豫設律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七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本意也律條嚴中存寬俾當事者得以推情按獄此當其可之謂時也余見法司用律任情以致人心冤抑和氣有傷輕忽律意之致也後世不延天道攸在語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輕視人之死生禍害誠恐不免於身後之報曷慎之哉

聖王之世刑以弼教故有官刑教刑之別書云明五刑以弼五教以致刑期無刑四方風動而教化大行是士師司刑以輔司徒之教其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禮官秩宗輔刑以成其教參錯相成以教導民以歸於善

而潛消其不善其風俗之醇而知向慕三代無制以更
變也逮秦以戎狄主中夏恃刑罰爲教人而先王制刑
之意滅裂無餘漢興雖云除秦苛法入關約法三章而
於古人刑以弼教之意不復至隋唐而增漢律稍加損
益以隨時不過懲惡以禁民而至於導民心以趨善去
惡之義不存小民無知犯法是罔民也至宋有律以宗
唐有令以隨俗而五禮稍寓天生我太祖高皇帝起而
盡掃胡元之制立三綱敦五典有祖訓以淑繼世有大
誥以詔天下然後取隋唐宋律而增損之成於刑部尙
書劉惟謙而斷自聖衷也故首之以五服之圖示民知
九族親疏尊卑之分次之以八議之條使後聖子神孫
知親賢功能與德之義又次之以名例分以准皆各其
及卽若之意或從輕以卽重或從重以就輕故凡三百
六十餘條分屬六事據理原情皆本之禁於未然以導
民使知遠惡以趨善法甚明備故凡九族則尊卑有加
減之議外祖父母同祖父母之科其示民以敦典而敦
以孝悌也在常人則別知情不知情原謀主使首從之
制使民知爲惡原心以加罪而無心於爲惡而誤犯者

猶得向善至於殺人重罪元惡也猶且有自盡殺訖威逼威力制縛之差是誠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民知法難故犯而教之以改過之仁也其有祖宗建大功以靖民備盛德以化俗輔君以致太平之治親在帝室而恩義有重於所犯律條未及而事出無經犯罪應議而請斷上自宸衷者有司猶得以據律問擬而上請議從入議是導人脩德立功立名以勤爲善無在而非刑以勸教之仁夫何近日典獄司法之官不詳制律之意而任意上下其手亂法侮民以率人從惡民俗日壞而奸邪

聞見漫錄

卷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奇襄肆行於下以致太祖深仁厚澤博施無窮者壅遏於上甚至因子而杖父由姪而刑叔伯以弟姪故而罰及其兄是何法也適以亂綱常廢律意以長姦助惡是豈罪人不孥罰弗及嗣者哉其何以服民心善風俗蘇東坡云古者以仁義爲法律故民樂趨於仁後世以法律爲詩書故民苟免於刑使任情用法而使刻木爲吏期不對以飲冤於下民雖不幸或恐非典刑者之利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不在其身必禍及其後

古之議樂者多矣不求其本而惟聲律拘拘是圖是誠

時人聽曲調善其高下抑揚之聲而初不知其合調與否也夫樂者樂也有所本也人心和豫天地交通四時協序萬物咸若則樂而自然之聲應律呂果何事乎變又何事於半而後得其平和哉故樂作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王之時則君德和於上人心和於下天地和而陰陽合萬物和而麟鳳生時雖村夫野婦之歌詩一皆至和之所形而被之管絃無有不合而況宗廟朝廷之樂合上下大小之和而時靡有爭人心所形其大成而協和節奏相比於樂感天地欽鬼神動萬物一自然

聞見漫錄卷之正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律呂之清濁高下不相淪亂而樂成矣降自漢而唐而宋樂無所本而拘拘求之於音律雖先哲之聰明過人若蔡元定尚有求節五聲於有宋政敝民窮之日他何言哉所以託虛言而終不得其和也善乎我太祖高皇帝之諭近臣曰古樂之詩章嚴以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詞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與樂判然爲兩

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大哉帝之言乎一哉
帝之心乎是知樂之本原不待求之中聲元氣而知三
王五帝之樂矣足以破萬古拘拘於求聲律之末之繆
古云五聲至文武加二當熟考

續野史三 凡三十條

我太宗北巡崩於沙漠倉卒之際從駕諸臣如楊東里
與金蹇諸公皆於宮斂曲盡其禮而無遺恨惟玉含一
事金蹇諸公不及詳盡而有後悔與東里論及楊舉玉
帶視之乃去一束諸公咸服東里之慎密餘不如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二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我太宗南北巡幸往來或有北伐之舉時仁祖居東宮
監國十有七年而金忠金幼孜胡廣解縉等爲之佐楊
東里蹇義等則隨聖駕以備顧問上下一德君臣一心
而仁祖之監國誠天生烝民之主也太宗崩卽位政元
洪熙厲精以攢祖治行楮鈔以通泉貨而法在必行抑
宦官以干外政而痛加裁斥釋夏忠靖公之久繫禁獄
去天下無名之徵以寬民力厚世戚任舊臣期於必治
而闔人切齒一日指天象示東里曰帝星有祲不一月
適中宮皇后千秋節左右二宮賢貴妃□□爲中宮

上壽上亦御燕宦官給事左右置毒酒中上飲五竅輒流血而崩時感天變大雷電風雨晦暝傳言雷震時宣宗甫十三歲不克究竟以事在宮中故也楊東里聖政錄載仁祖天象之說微見其意則三代不近刑人之戒誠百王之大法而膳人品物先營後進深意存焉

我宣宗嗣位張太后臨朝擁少主其賢足配宋之宣仁任賢相杜私門命令慎審出納以防左右壅蔽命解縉等十人考察天下官吏賢否任周文襄整理江南財賦逮宣宗旣冠而徹簾靜處真女中堯舜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宣宗朝三楊輔政君臣一德天下治安而仕路廉靜畏敬之風稍弛故添設差官以整庶弊而有清軍巡鹽巡邊御史等差東楊之專西楊之賕惟南楊溥知自持然調和以救時不若東里斷決以處事不若西楊而大臣口口則得之矣故江西福建二楊之子孫一死於法一成於邊皆有事而湖廣石首之楊子孫安享福慶第當時賢如薛文清黃南山諸公而不爲之一引手使之費志抱材以沒惜哉

我英宗御極親闈宦爲心腹寄耳目於口口口當時大

臣之謀斷皆不若聖謨之英睿精明而近侍之窺先意以順承也故臺省諫垣當時有閉口椒之議幸委任大臣之才能拔自庶僚如李賢子謙俞子俊輩斷自聖衷而羣奸不能以惑循至正統十四年王振勸上巡邊以卻虜不納科道大臣之諫刻期北狩二十萬兵不精器械戶部倉皇糧草隨駕朝臣不具行裝而銳意出遇虜也先之兵受圍不戰軍士解甲從臣受慘而聖駕入虜營賴祖宗威德久信於虜猶盡臣禮以事英宗而虜騎馴擾京城之外充斥哨騎至近臨清大事甚危賴于肅愍等議語大臣扶郿王攝位既而虜騎肆嫚翰林學士徐有禎首倡南遷賴肅愍欲取其首以安危疑而人心定矣自後虜騎多重需索遂啓太后推擁郿王正位以絕覬覦而改元景泰是時憲宗已正位東宮於前矣時則內臣喜寧隨駕陷虜也先百凡要索皆其指使問安使回言其故是以朝廷有喜寧來議方信許幣乃令喜寧到大同城下議而擒殺之始失主使而有迴鑿之議期年之內前後遣使虜中間安而不得以服其心厥後遣都御史□□問安迎駕專對以伸國威示忠誠以服

虜狡而虜知畏服遂送駕南還至於慟哭叩頭獻獺所得獸而去還宮尊爲太上議居南宮時景泰在位小人倡言父有天下傳之於子而失君之後難以承統乃停東宮而更立景泰子爲太子不知天命有在景帝子薨而上亦尋病其閒小人之閒景帝更立東宮者恐後禍及而潛有迎藩入繼大統之謀故石亨總兵推徐有禎贊決往南內尊請太上皇英宗復辟徐有禎怨肅愍之請殺己石亨憤肅愍之專政而已不得肆乃合謀以廢東宮迎藩國入統之謀出於肅愍而致之死後得太后白其冤明其功述徐有禎之特功亂政石亨之專權傾國甚有不堪待其自敗去有禎殺石亨深悔肅愍之不得其死故憲宗復肅愍之官蔭其子錄其功而授武職其手勅有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而肅愍之心有禎之奸暴白後世矣故曰君子盡其在我死生禍福有數存焉

我英宗大漸顧命憲宗屬以科道之諫當納貂璫之用當慎故自卽位初元惟諫官之言是聽錢太后薨逝周太皇后力主改葬不欲配葬合於英宗而上亦惟聖母

之訓是承禮工二部當事之官僚及內閣亦不敢力諍以正之時我縣毛士廣弘在刑科乃獨具名進諫其正名分要始終云葬決在所當合改則貽議於後上及太皇后萬年後之心必不安其所以正綱常敘倫理而歸諸英宗在天亦必有所不安皆非人所肯言而君之樂聽者憲宗納其諫委曲開陳於太皇后之前幸聖明允納而錢太后始正中宮之禮而太皇后之陵亦兩合而葬於法得其禮矣此實英宗之貽謀身當其事而顧命有在也

壽鶴案毛弘字士廣明史有傳鄧志本傳載弘言在也言慈懿作先帝配爲皇上海葬宜耐裕陵等語

閩見漫錄

卷之上

十五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我孝宗居東宮時鎮守內臣有進百寶屏風於朝憲宗頒賜東宮卽潛命毀之其敦尙素朴不顯口口其聖謀深審卽我太祖高皇帝見陳友諒入寶溺壺歎曰其侈若是安得不亡同一念也故臨御一十八載重老臣親君子獎恬退崇儉約孝養三宮敦展藩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寬仁明照節費慎刑常令左右內侍曰汝輩毋得怙恩朕惟知有祖法耳故當時中官守法不縱而未嘗啓一弊源開一利路真仁聖主也惜當時元老固皆人望當道不肯薦賢尙寬厚而廉厲之風鮮焉是以

不免於小人之雜進也

我孝宗不豫傷寒症也內藥房宦官傳旨不召大方脈傷寒科而召口齒科劉姓醫官乃素交納於宦官者進藥一誤而熱極思水乃制而不進以致口鼻衄吐塊血而崩時則有紫黑氣自西北蔽天屬地昏矇轉北而向東南其熱氣炙人焦熱面目難當已而傳宣晏駕矣天變之感如此劉醫之罪死在不赦而顧命內閣大臣有太子中宮誕育年少當盡心輔佐之旨言畢而崩其後劉醫就獄太皇太后有旨以貸其死惜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武帝誕育之辰正我孝宗御文華殿閣章奏是時值聖思稍倦倚座少憩忽驚覺謂左右曰適夢服紅袍一北虜像者由北上門入中宮不識何祥已而掌宮王太監赴文華奏中宮誕毓太子上首領故四五歲之間武宗樂事弓馬每在宮中騎木馬習戰射而我孝宗意在而不之禁故卽御之後便服戎行南巡北幸好武事而不黷服儉朴而不奢寬而能斷不利殺人聖德有在如此者以我孝宗之右文守禮而不勤之以學或者得之於夢也歟當時中外有議非中宮所育乃宮人之子

與中宮誕女同日而誕者不全遂攘爲子厥後因有議而破胡鄭二公之家杖殺二內官故江西宸濠倡亂僞檄有及於此子聞太監張永文華入夢以後之說則外議誠不足信也

我武宗朝宸濠心懷不軌賄賂內臣與□□□地任情賊虐地方摧抑宗室排擊正人如按察使鄭岳南昌守鄭獻真之於獄巡撫孫公劾其不情司禮監爲之沮抑不進置私人於京邸以訶伺朝廷消息彼之喜者爲之營求遷轉稍拂其意者則多方折辱故三司正佐敬畏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七十四册藏書

約圖刊本

如神而參議□□□事黃璽爲之爪牙幸東洲屠安卿按巡江西劾去二賊三司兢兢得以自保民之受害一不之問是皆內外釀成其惡使當時皆如張時峻嶺爲方伯以正自持彼何亡身敗國之有吾輩之罪上通於天烏可言哉

我武帝北巡宸濠益橫臨川民謝天一投入其家人言頗不密天一欲殺之遂赴京投東廠太監張睿門下而言宸濠之必反而不之信乃往言其惡跡於御史尙未敢舉時江右萬士鳴熊御史輩盡言其惡以贊之徑進

而武宗赫然斯怒殺宸濠在京潛伺消息私人命都御史顏大理卿燕駙馬崔往勘查其實宸濠知事已敗而殺抗直之守臣決於謀反此禍由朝臣之當道者爲之地也視先安化寘鑄之逆由於劉瑾之賊差官丈量屯地逼逐王府所致而宸濠之變乃當道之養成也彼此幸卽敗衄實祖宗在天之靈生民社稷之幸也

我武宗臨御不悟賊瑾之奸而去我孝宗任用之老臣用悞昧之人以當國而假手鬪宦與之交構幸上有君人之度而奸宄外息是以宸濠欲取南昌河泊所湖進奏而內相楊石齋受賄二千欲得護衛瑾賊受萬金而內相六千瑾伏罪張永掌司禮監革去寧口護衛張謝司禮事而蕭敬入乃素受賕相狎者由是宸濠用黃金五千送楊石齋以復與護衛因而釀成滅國之禍用人可不謹歟

正德十三年宸濠所招納華林寨賊首吳十三林十二等潛置於西山王墳不時出沒在南康九江南昌撫州地方行劫而下建昌當其衝巡撫孫公興築城役十一月親往閱視十四年元旦不及回省差教官賚禮物進

賀宸濠怒而毀禮物辱教官時余莅撫州治已四月矣聞孫公回省朝見七日不放朝三司懇請允見余知蔑大臣恣威屬如此甚無謂也乃密請孫公按撫議稟孫報余曰俟八月相見余又密申請令各府選兵會操於府料理糧儲以防事變孫與南昌分巡許逵議選兵操練許不密乃取水道各府縣民兵赴省會操於白沙演武場宸濠聞鼓礮聲詢知其事遂重責各領兵縣官散兵回縣而許逵遂不爲計卒致殺身哀哉

壽鑄案巡撫孫燧餘姚人

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宗藩宸濠反謀具而獨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九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殺巡撫孫公副使許逵相抗不附己者囚眾官長史司而邀白洲李士實參事李言其失計當進奏祖訓擅殺大臣因彼抗詈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宸濠以李非附己乃禁於承奉司後之毀白洲者云其受公爵爲謀主而滅其家人可欺乎天恐難欺也然其身爲大臣而與藩王交則身可死而家不可滅余爲議其實以口公議之有在

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事過□□行至豐城宸濠遣儀賓陸澄率兵來劫陽明幸豐城知縣顧泌報知乃

得脫身潛上吉安會士夫王懋中輩協謀平亂且遣人告各郡舉兵之期在七月十九日會市汊二十日破城時統兵者皆儒官不知節制紀律夜半破城不免於濫殺本日辰時余前哨乃通判鄒琥臨川知縣傅南喬統金谿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撥守德勝永和二門是晚申末余率東鄉樂安與千戶所兵六千臨進賢門但見煙火四外漲延夜亦然也二十一日早進見陽明告以城破事定殺敵無遺而日夜尙煙火漲漫妄殺人虜劫淫汙平日受宸濠禍虐之良民至有干於將軍中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二十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尉之府時金谿兵七人從贛州大帽山賊兵葉芳下虜掠鍾靈王府余乃稟於陽明乞收亂兵以安良民勿祛之使賊陽明始出令各哨收兵而良民之受禍多矣余出收金谿亂兵七人斬首梟示營中而陽明伍時泰輩謂余慘忍其視亂殺無辜於破城後之二日忍邪非邪我武宗聞宸濠之變親統六軍命許泰劉暉張永張忠分掌軍令駕至濟寧而濠賊就擒於陽明矣遂獻俘偕予行上遣許泰張忠輩率師直搗江西而陽明由浙江以達迎駕獻俘時上已差張永由鎮江入浙以要眾囚

至廣信張忠差人奉命取囚予與陽明論請付囚與諸將與之同見行朝則功成於我者皆朝廷威命所致不可抗也不聽時鵞湖費公家居余往謁鵞湖相告是余言而往說陽明不允竟趨浙而張永已到杭州相邀矣陽明乃以囚委余爲去就偕張永行而已留於杭從此張忠許泰之飛語誣陽明上達武宗賴張永敷陳誠款以一家保陽明且曰往年寘鐓反今年宸濠反天下王府將軍中尉七千餘家安保無今日事王守仁一人受誣得罪他日誰肯向前平亂幸上信其言自後讒謗無從而入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我武宗車駕欲留南京及幸金山命浙江鎮守普智等進常州之惠山太湖蘇之陽山虎丘杭之西湖寧波之普陀巖地圖欲巡幸焉乃皆江彬張雄張忠等蠱惑以圖重賂幸祖宗之靈生民之福得張永納予言以告從行劉氏計徹駕還京而大漸於宮也不然禍不可測正德十六年武宗四月十四日夜半晏駕至次日辰時眾大臣與太監溫祥相視不發一語適眾所賤惡之王瓊進一言而破眾疑始傳哀訃當時內閣以至兵部俱

欲留四外家邊兵以守皇城四門時張永問子告曰此乃江彬羽翼當先翦除遣之速回邊衛可也張永違眾議奏請張太后傳命十六日遣發遣衛賞各軍路費銀貳兩時內閣石齋議請即日遣行就邊賞勞張永傳旨如議於十六日皆逐之出城越五日擒江彬其二子已突出城走宣府幸張永多設巡邏軍於沙河等一路先防其逸不通而復歸京就擒皆非常事者之謀也

我武宗巡幸無節比昵羣小若足以致多事天下方且晏然生民安堵由其以天下事任天下人而無中制獨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斷之失但時有小人居重位爲自安計者和同闒宦假息自壞其心術職業尙不敢肆專恣情納賄以亂綱紀心知所畏其間守己執法以正自處者尙得以全其志而不敢撓也其原良由上之武斷不偏如劉瑾之寵固不終食而置之於法錢寧之貪邪在途次而拘之於獄曾不恤平日之眷注尊諡曰武保天下之氣象也況未嘗因喜而濫陞一官因怒而妄殺一人其君人之度得之於天宗社之慶萬年之福也

我武宗寵內臣崔恭以潛邸經事之恩命之南都守備

辭朝車駕親送至東華門欲歷門外賜酒酌別內官張永扣馬力諫有寧死於刃下聖體不可因一奴婢以紊正綱納諫而止後欲巡幸南北使無眾闕假息誘引而內相能以身諍不草劾未必如後日之恣肆也

我武宗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設鹵簿率羣臣詣清寧宮是時旭日方升五綵雲霞絢爛禮畢往仁壽宮方進冊行禮而天色晦暝不辨面目禮畢復開霽如初其於上卽位之日亦然他若冊夏后之日輦入大明門狂風怪雨驟作百官侍朝者衣濕透肌此三異也而始終有占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武宗升遐馭日虞淵時內閣石齋招余入京邸第花園內書房謂曰爾居外頗知事宜新天子御極頒詔事有當損益者曷具帖進來俟參看各部院條例或未備可參入余奉命惟謹具帖開進一閱貢以疏通積滯選學行優長者爲王府教授以訓宗室二裁省成化以後添設兵備撫民等不急之員惟宣德以後所設及要害所關係重者令撫按三司參酌以聞三預赦天下鹽日米三年使小民皆沾惠勿赦秋糧以資奸狡且不使各

省糧儲不足者愈口四散在內濫收私闖內豎於各王府將軍中尉一以展親一以散黨一以使各有所依五清查各監僭役買辦軍匠以復衛伍請如東山劉老先生所行六查革錦衣等衛在正德中飛陞口陞恩陞武職而止請准留邊土立功及廠衛辦事照太宗舊制以訪察及功陞者留以備用七中外問刑衙門引律當從原頭摘用擬罪若非律例所宜不得任情出入比擬八關津抽稅當兼收錢鈔以通鈔法九打點官吏誑騙及監守官吏侵盜錢糧及故入人罪已決及積年侵沒飛詭田稅有犯律例及奉旨充軍者俱不赦宥十皇店及勢要權鹽或放運上官債盡當革免以進石齋不惟不行而忌心生焉在醫士孫德中前曰人固可用但自大處多德中告余曰石齋今日之言似與前日稱賞不同不知何謂余別後故謝源田美得進閒言而使楊材奏劾是知人雖親愛託以至情尙當自晦不可因其忘分而盡心力以據其事自取後禍雖然彼何能哉有命存焉耳

我嘉靖皇帝繼統興獻皇帝與太后尊號乃奉武宗顧

命兄終弟及則所生父母之尊號是固禮以義起乃天
理人情之所宜也內閣禮部見義不明而不能以禮處
且引宋濮安爲證者非也宋宮中有撫英宗十年東宮
之名分已定濮安不得子英宗非若今日也妄引以亂
大經以倡異說不得已始爲賣菜求益之義以致之紛
爭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

嘉靖十二年冬十月十八日夜泛海舟人云三更後星
墜如雨繼而一紅火如斗大有嚇喇聲是日丁亥二十
日夜己丑二更分白氣自東至西貫月二十年海嘯地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淪人溺應於台

魏文帝曰桓靈之際闕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
祿者彈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於私門名
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
愛惡與朋黨而天下亂序曰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
此欲不危已不可得也噫斯言予親見而恆憂焉卒以
無禍何也賴我武宗之斷左右不敢恃私恩仁不輕自
用以妄殺一人儉以自御寬以容眾如去劉瑾錢寧乃
其斷也忤上而拂心者未嘗眞一人於重法而國事付

之外庭乃其仁也不濫賞惜日費乃其儉也游幸徧國中而不律地方之不備乃其寬也夫如是奚其危

遣崔駙馬元大學士梁儲內官谷大用奉顧命往與邸迎今上皇帝卽位谷有罪得致仕崔有功得封爵梁去位後獨不沾曠恩誰使之歟此當國者之失也

晉平公謂師曠無日惜其墨墨師曠對曰天下有墨墨五而臣不得與其一晉國之中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位不肖臨賢而君不悟二墨墨也姦臣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小才覆塞大惡賢人遂奸邪貴而君不悟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者耳何害於國家噫師曠一樂師目墨而心靈尙知論目弊以正君世之聰明才識之士博古通今號稱時傑營苟保位而墨墨於心者獨不愧於瞽師乎得師曠之義者近惟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耳

大學士楊廷和以少年登第入翰林積歲循資轉南京
戶部正德三年來當劉瑾擅權賊虐卿監臺省正人中
外不平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王鏊李東陽率九卿百
執事伏闕欲去劉瑾等八黨時武宗難於可否而內臣
中啓云且著眾官起去陛下自處故有旨如其言眾必
欲得瑾輩而內亦□□有所處時李東陽對眾曰恐
驚聖駕且起而眾以其平日望重而聽之次日遂有旨
劉謝王三內相及九卿之素有□□者皆罷黜獨留東
陽一人而廷和素媚賊瑾由南京戶部而取入內閣故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權倖之是從在闕宦則徇闕宦在假子則親假子而
容默以售身竊位東陽之留尙能調和故當瑾賊之時
諸老之罷斥者幸免奇禍而廷和當國武宗志在巡幸
無度欲巡西邊則草巡邊將勅而不救止欲統兵南下
則草大將軍鎮國公之勅而加諸天子是果輔臣之職
乎逮及不發武宗賓天訃聞得尙書王瓊正言以決而
猶欲留邊兵以守皇城四門闕宦張永不可啓慈聖張
太后著令散邊兵命兵部給賞以安其心旨下時廷和
始有言附張永奏若在京給賞尙有盤桓旣勅還邊不

如勃行各邊大臣著令就邊一軍賞銀二兩此其策也
若邊軍不遣拿江彬之日未能帖然京師安靖如無事
之日

宦官之禍士人弘恭石顯在宣帝時始立朋黨名乘元
帝之柔以殺蕭望之劉更生輩而黨錮之禍在漢末徧
天下唐以至宋而朋黨之議起自同類之小人寧祖闕
宦之踵是豈人理也哉朋黨立而社稷危亦何所利而
爲之哉君天下者惟宦官是昵甘使社稷丘墟哀哉□
□□天子罷宦官鎮守自唐以來禍患一旦銷革
聖矣哉而羣下尙各樹黨潛伏幾亦可畏安得大同者
以輔聖君共成萬世之休

開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刑本

武后叛唐元緒隱去朱全忠篡成其兄全昱叱言此猶
男子也劉闢亂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女子之知忠
節如此逮正德開宗室宸濠倡逆其妃婁氏力爭寧受
辱毆旣而赴水死亦知順逆也何當時自孫許二人之
外曾無一人敢聲其逆甘受其羈辱猶未也楊廷和相
也陸完冢宰也喬宇參贊留都司馬也聞其逆尙爲首
鼠獨謂事眞而不必煩禁兵都御史王守仁足以了此

事者一王瓊也其斷大事如此至於發閹宦與楊廷和輩稽遲武宗升遐之訃亦王瓊也觀此其愧婁氏多矣敢望庾乎

警官箴四 凡四十條

史傳載楊秉之三不惑酒色財寇萊公六悔云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省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夫秉不爲三者所惑子孫世守而貴盛以清白傳家名五世萊公準之六悔或者在雷之戒乎亦勇克觀省以自創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業雖建而小行或不免於此故言以自省觀其處顯盛雖曰無地起樓臺而溷廁中燒蠟成積是雖小失亦一事也今之人於楊公所戒者而溺於一焉皆足以蹈寇公之六悔爲政者不可以人情之常而易忽尙惟慎哉唐張曲江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居善地悉徙五溪不毛等處然曲江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屬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口口人大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枝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曠邪此劉禹錫之言

夫以曲江之賢而有此忍心是雖惡惡之公心勝安知彼放者皆凶邪一念不諗尙至於此况賢非九齡而忮心生以私意放逐善良必致之惡地爲其嗣者何不幸之甚歟延禍國家罪可勝言

富文靖公弼論守禦二策曰八事不過使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致其死命我朝設兵備深得其意近見總帥中貴貪黷以奪士氣監軍提督總制猜忌以擯將材而惟奔走承迎是信是使不幸有事束手無策而良將大帥之材與行伍同處所謂折衝禦侮者無人幸祖宗之靈有在當國者曷思之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其責者梁成大獨願當之除察院搏擊二公不遺力太學諸生曰大傍加一點曰梁成犬夫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爲其主也今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甘人參養或因有所求而不遂修小怨而忘大體內翦天子之羽翼外奪百姓之父母是爲口口賊也犬亦羞與爲

伍

予恆見官府其貪慳苟且一爲身計者惟左右承事吏卒之言是聽以敗事固不足言近見幾官長剛明不貪材力任事心在乎民而亦閒爲小人所侮□□清議是非其知而信之也直以好事求名之心一勝而小人之狡黠者闖其意向所在諂諛承意務快其心以至墮於其奸而不自覺彼自以爲能幹弛弛顏色自足而人言不信所以令名無傳良可惜也唐太宗言奸人乘隙蠱君不可不防知是道也宋包孝肅決囚尙爲吏得杖之詒此防奸當慎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之貪墨者多詆廉官或因其一事無心之失或因其子孫清貧不振而用以藉口若謂天道不在於此余甚不平官之廉猶女之潔乃分內事非甚有關於人但比之貪墨剝民奉己以賊虐天理者不同夫廉生威人固懾服矣威而不能平易近民則人情順逆不能獲伸而事或致枉此雖無心之失而民之愁怨之氣感於神明而不之祐其子孫雖微較之貪官子孫之速致敗亡者自不侔矣故廉者亦當留意於仁恕須飭其子弟之守分不恃勢戕人可也

漢陽人任棠有奇節太守龐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置水一盂拔大本薤獻參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鋤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噫龐參賢矣宜其治郡綽有令名今之典郡守倨傲自尊而惟諛言日進則相與厚一聞正論則拂而忌焉安肯若參之用心也哉

余讀王明清揮塵錄有及於溫公蔡京之事溫公再召入朝都人士女聚觀溫公馬不能前謁時相私第人觀聚無地可容登木騎屋以觀公風采其感人心如此蔡

聞見漫錄

卷上

三四明儉書

約園刊本

京南遷北狄索其三寵姬途中市食聞其名皆莫肯售與且詬罵無所不至其失人心如此則依時擅權恣作威福以禍人者何益故君子之仕也惟當公以莅事忠以事君正以待士仁以愛民則司馬矣何苦而恣己以翹人怨孟子曰舜何人也爲之則是噫不知蔡京於斯時也曾知悔否

正德閒撫州東鄉民汪浩八等倡亂殺人擄掠人妻女至煩朝廷遣將調土漢兵平定之後有未盡平者招降之其良人家女婦汙於賊者固在逮余守撫民有告賊

掠其妻者余招其妻來審審其夫婦相攜避賊不能保全者斷歸其夫若妻來云聞賊來而棄妻自往致妻被掠者詢其妻又不願者則仍給所掠人完聚人問余曰同事而異斷何也余曰相攜力不能相庇者不失爲夫婦義定也故斷給不願其妻而先自往者不有其妻同途人也義已絕矣況本婦情言如此數年之後故不斷給也若人人而斷給則事多矣豈勝斷哉後如此論詞者遂息因讀宋葉夢得許昌凶年全遺棄小兒事偶有所感而遂書之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晁仲約守高郵海賊張海過州仲約使民釀金帛牛酒犒之而去不犯州人事聞於朝仁祖大怒富鄭公在樞府以仲約縱賊不誅罪應死范文正公在政府謂高郵無兵械戰守地方必罹其害釀錢犒勞民免殺戮與有兵械而不守戰者不同宜宥之仁宗釋仲約之誅富公愠曰方今正患法不行而又多方沮之何以正眾文正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也柰何欲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心雖上意未可知而輕導誅戮人臣他日手滑吾輩亦不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

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可入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睡起繞牀行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噫古人遠慮如此近見科道大臣進奏事甚不重大而輒曰可殺不識曾見文正公之論否乎

曹彬嘗知滁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推問訖踰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吏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之其小事尙仁厚如此宜其平江南不妄殺一人也子孫昌大膚顯豈偶然哉今之爲政者至於其伯叔兄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姪相訟略不能存仁愛以賙卹其分而肆爲鞭撻惟意所向豈人理哉

韓魏公罷相守鄉郡簿書文檄躬親檢舉研覈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優閒鄉郡無親細事公曰己憚煩勞委寄吏倖士民當有受弊而罹害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若何安哉魏公望重位隆年高德劭於民事如初入仕時經心此所以利國家而福生民也近來方入仕籍侈然自適於凡民事全不經心而委聽胥吏廝養獨何心哉盍以勉之

平心率物太巨令所以協於神人古有徇私暴惡輕棄人命禍淫之報固載簡冊猶爲聞知□□知二事書以爲戒寧波府知府李行臨江新喻人先爲刑部郎中適廣東布政使陳選士賢因與鎮守宦官構奏行往莅事徇宦官之囑偏聽勘問致士賢有解京之冤舟至南□□憤疽發背死後李行謝知府事歸家忽一日坐中庭見陳布政冠服而入行畏而入內數日疽背而死又饒州彭僉事程守福建建寧兵備出巡崇安縣忽二輿夫昇婦女板輿從曲巷出不知其節過而犯之程拘輿夫攔街將婦女杖二十婦女乃大家人遂將釵腳刎死於地程回建寧口見被杖婦立於庭前多方禳解自知不久左足生人面瘡日食肉程怨號之聲徹外而死以二事觀之一徇私以害賢人一暴怒殺良婦而死鬼猶能報復況生人而欲殘毒之乎諺曰冤冤相報夫豈欺哉余歌唐王貞白田舍曲愛其後二句而感慨焉其詞曰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暴田舍生憂煎噫予思

前政安得廉明仁恕如寧守姜孟頌張廣漢林守仁楊殿之數公之爲守林繼賢之佐郡王矩曾直劉宗仁沈繼美之作郵令縱不能使民夜犬不驚而民之憂煎亦少免矣

狄青受命討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以冒功青曰能擊賊有功朝廷自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聞者大駭故凡從行者皆青之素所知與士也故使任得人而易於成功近見師行而因貴近囑託以冒功者無不奪人首級以與其功以媚貴近視狄青一武人遠矣余因有感而書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吾鄉黃南山先生潤玉謂湘潭縣有民家因一軍回籍取衣裝寄死而本里王老人騙賄不得諷之於官寘之謀死之條罪成繫獄數年南山至諮訪其誣爲之平反以求王老人而其家長幼俱先疫死彭臨海仲綱謂邑中一老吏有鄉人訴訟於郡求吏囑以錢三十千後果得理其老吏以三十千還之云乃知州據理自判我無與力又浙西有一牙僧自少至老未嘗高低價值欺人亦未嘗瞞官司一文稅錢老吏牙僧其後皆登科王老

人爲惡之報老吏牙會不欺之報天道昭昭如此近見
詞訟動飾詐欺或僞作契券措改簿約以負財賴業或
本因喧爭誣稱打奪本因索債便作劫掠而官司不能
如老吏之知州而陷爲湘潭之縣官則民之受害多矣
居官之法初視事當先求民弊之尤甚及人之凶極爲
民害犯一邑一郡之怒者而祛除之必力則於弊之未
甚害之未極且容其改革則人知惡不可爲而自悔改
是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然後從而節費省役緩征正斂
去其不便於民者而舉其利於民者如水利之滌田糧

閱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之清盜賊之除倉庫查理風俗必正保甲必行修理必
慎奸僞勿使得售親君子嚴吏役則無事矣不失爲良
有司余見吾郡縣在成化年間海盜搶攘官不知問水
利不修多爲地方捕魚蟹者所損得河南張太守公振
作郡命海船戶□□捕殺而不煩兵狗頸塘被土人
捕蟹窆隙壞塘卽將其人枷號致死拆其屋爲椿木瓦
石真寶自是而海道清者四十年水利安者三十年旣
而鄞縣知縣徐州張公信遇年饑有盜數十茄子者亦
杖死而盜賊半者二十餘年嘉靖初年大名劉公宗仁

宰郟縣適值三年歲凶而盜賊將起城市鄉村剝人衣服奪首飾者在城以藥迷人兒女販賣者劉求其人剝息人安如此近見欲民驩虞而務寬縱故年豐而盜劫起水利廢其政績可知故孔子曰爲政莫若猛猛則濟之以寬是尙嚴而寬以濟之此居官之要法何爲不省顏之推曰爲國用材當知器使不過六事一則用在朝之臣取其識達治體經濟博雅則官守言責不尸二則文吏之臣取其明習典故不紊憲章則是非大公而著述足信三則軍旅之臣取其忠勇有謀練達習事則邊圉安靜敵奸懾服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則庶務理而邦本固五則使命之臣取其應變知體不辱國命則內事成而外夷服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財馭下有術則工堅而事集弊革而易成今之用材不諒其能否而泛以任之其害人敗材多矣豈國然哉官府用人亦然

君人之德莫大於能容故書曰有容德乃大易曰容民畜眾故晉文能容寺人披楚靈能容華尹無宇漢高帝

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遺李□□我太宗之
官平保兒皆原其心不讎其過真君人以天下爲度者
安得不定基業於百世之久哉□□一事有不若意而
視人才爲敏帶漏卮寧使君子在野□□□人之謀進
則衛君之出言而莫以爲非魯侯之惟予言莫之違者
是已其能如數君如我太宗乎幸而不滅其身家而不
免亂之所由生也後之有志於久安長治者當體天之
包容徧覆以時生成而不過是之謂有容

汴梁人張慶爲右軍巡院以司禁獄無閒寒暑洒掃獄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宇不使穢污氣傷罪人戒其徒曰人之犯法皆非得已
我輩以司獄爲職苟自逸傷人罪將何訴於凡飲食湯
藥臥具必加精潔囚有無辜必爲解釋嘗教囚曰知罪
當自認勿誣良善以重己過其妻袁氏年四十八無子
忽染疫病而死二三日復甦告其家人曰我始至一汚
穢所得白衣人謂我曰汝不當在此還當有子皆汝夫
陰德急去急去子孫當有興者袁次年生一子有一道
者入門謁慶曰君本無子今聞兒聲非君子乎慶曰三
日前生一子道者曰陰功未易量也爾久積善行聞兒

聲喜子孫有文學相繼顯榮也言訖而去後歷年八十
二而卒子享長爲門下省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
顯官噫一獄吏存心至此天祐以福今之典獄者利人
之賄而爲輕重至於囚之飲食疾病全不經心使人飲
冤而死後世有遺種乎

淮安總管府判官許維貞不務苛刻守法求情民獲安
養人服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虎爲民害維
貞默禱於神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貞禱而
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曰冬無雪民多疾病何維

閩見漫錄

卷之上

四十四明叢書

約器舟本

貞禱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德政詔褒美之余宰松溪
有虎害禱於神虎去他境久旱禱而得雨止本縣四境
滂沛有年歲大疫禱而疫息事皆偶然而父老乃有三
異之頌吏部旌勸有不待三年考滿與應得誥勅仍不
次擢用之旨因感許維貞事而併書之見古今人亦偶
有相及者

李師道在淮右心懷不軌時杜黃裳爲相師道畏其難
動遣使至京賂遺黃裳無由得入候積月忽一日相府
有乘綠車婦出二侍人衣服襪襪師道使人問在車者

何人人應之曰宰相夫人也使遂賈賂以復師道故終黃裳相日不敢爲非旣而李元衡等爲相遂叛唐幸裘度能消其變噫凶人爲不善未嘗不憚正人故汲黯能寢淮南之謀黃裳能消淮右之變此正人不可不養以爲用也後之君人忌材嫉賢甘與邪媚檢細同事以致四方輕視而亂國敗家曷亦思之

潘炎之妻慧而賢炎爲政秉權一仕人欲干進資錢數千緡以賂其下吏求納交於炎其妻聞之謂炎曰汝居官秉勢人來求謁賂吏若茲其厚則勢之所在人傾伺之而禍難將興求爲田園故守不可得也可常有是位乎遂力勸辭位解□一婦人也尙灼知禍福之因何今之世居顯位而爲□□□乃寄情於奸凶小人以囑其親之□顯位託爲心腹□取賂賺遺笑四方不亦哀哉濟南商人甲乙丙同往川廣市□□一人擇其道地眞正者一人市其品之中者一人不論□□偽而惟價之廉者逮歸山東貨於人其廉收者下其□□者填肆而集不期年而致富其中品者五年而致富一人之精擇者積年弗售而乏其息人皆鄙其重直摘埴不仁忽一

日東垣李升之過三人之門於賤直者棄而弗視中直者視而弗取惟重直以市其精者人疑而問之曰彼賤貨乃僞物以欺人匪特欺也而多入口殺人庸醫不知而任其責其中品者雖不殺人匪道地所產而氣味與力不同而鮮收效若夫索高價不屑輕貨者乃真正上品藥物醫者能對疾用之罔有不收功於十全此吾所以寧重直以購之也然後人知所趨而貨藥行得之雖後而不失其爲商也今之入仕者大略亦有此三等吾恐守己定價者難於遇東垣之具自古語云伯樂一顧鹽車困軛者價增十倍吾知騏驎代不乏而伯樂難遇君子於富貴利鈍惟守己可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孟宗爲鹽魚司馬作兩器魚鮮奉母母曰吾嘗言汝惟飲彼水今若此何吾言之不從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責之曰爲吏餉吾反增吾憂觀二母老婦之言如此今之爲人父者但知悅其子之多厚囊橐而惡子守廉罄懸竟不思此物之得戕民賊眾獨何心哉其愧二老婦之爲多矣

元河南姚文公燧爲監察御史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

子以女賢故擢女耳目之官今踰□□言興利除害
事但惟薦舉結恩爲務何也燧曰某所□□□有餘
人皆經世之事其在中外興利除害裨益聖□□又
何待屑身親爲哉然後爲盡監察御史之職任□□
□之器度也何今之爲監察者多舉貪抑廉扶惡棄善
以至秉銓衡司風紀者皆然安得姚文公之存心者哉
楊東里三朝聖政記李西涯燕對錄及今之三朝記則
書云世有升降道由俗革者誠哉是言也孝宗之聖多
於宣宗當時法制嚴官之冒禁事之干法者東里盡言
救解以裨時政至於西涯之燕對未免於觀望賴孝宗
神聖先開其端而贊成之耳武宗之時依阿浮沈嘉靖
今上聖明足以繼宣孝二宗而樂於聞善以成太平之
治柰何爲之輔弼者不過賡唱迭和謂之可嗣虞庭賡
歌則時事大略足以占輔政大臣人品矣
天順初李賢入閣逮英廟崩李賢修實錄於永樂宣德
名相如東里楊公多不足其私行此非許也所以示當
國秉權者先齊家而後治國之意若東里之溺愛而不
能保其子於身後雖坐不知其於大學之道未之省也

此李文達發以警其後者如此何今之當道猶有不知警省而負其言也哀哉

鍾離意爲督郵遇歲疫親製□□活民送罪徒遇冬寒命所司製衣衣之解其桎梏約□□□家至期徒□□至無有後至者後爲縣令有爲父報□□繫獄其母死令其歸殮葬密隄當道宥其死李元富翁疫死舉家染疫而亡止留一幼孫諸家奴欲殺之而分其財產其中一家奴竊負元孫逃山中哺養十餘歲出告意悉追諸奴殺之而復其財產意以此知名登八座子孫累葉多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學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賢貴何今之爲政偏於愛人者不知惡惡偏於惡惡者不知愛人獨不思天有陰陽寒暑地有山川險夷人有善惡賢不肖而可以例視之歟乃縱強盜而不誅畏豪奸而不治寧負良善使之含冤視意何人哉

聞莆田人陳膏因壻於鄞慶曆汪先生家遂占籍焉爲太府少卿時鄞有妖僧法恩謀不軌事露得其籍從附者萬餘家朝議將屠城膏力爭止之殲其首惡而餘從悉貸膏時未有子夜夢神人告之曰汝活一城生命當享後福子孫貴顯旣而居仁生登進士以學士職銜歷

典大郡進文華閣直學士致仕生子二曰卓曰阜皆登
第位清要以享遐福一念爲國以安民尚世食其慶况
甦貧民之困活無辜之民於瀕死之地而豈有鬼神不
相佑隲者哉

古人謂救荒無善策朱子謂不過討幾箇青綾穀簿而
已此傷時之言也社倉非救具乎下此如蘇東坡舉潞
西湖之役而使貧民得食力養家趙闕道教僧道之厚
資者遣浮屠營寺院使貧人得助力受錢是皆行善策
而民得賜賙何事青綾與發公帑而飽奸貪下戶仍不
得感也若富家之施粥固爲善策儻所處一誤不得富
□□□□□惟不□□□或各鄉設施不得其人其弊
亦不可勝言余知松溪適歲窘民告飢時倉無積儲庫
無餘鏹乃行勸分之法令各鄉貧民報本鄉大戶積穀
多寡之數在縣卽拘大戶付與飢民之名數使之各率
飢民至縣大戶與飢民互相覈實略有生意而非飢民
之困苦無聊者聽大戶揀汰則積穀大戶無掩飾之弊
飢民不得奸計之請然後責令總小甲爲領保計口大
小而量爲多寡立約賙濟三月俟秋成後或還大戶散

木或出力役於大戶以作償數而使大戶自行給散以散過數目限同總甲報縣立案復因各府縣禁穀之嚴而余特招民放穀故商人遠近各爭赴糴而又出帖與照不許各府縣地方總小甲攔阻是以糴眾而價高大戶亦獲倍利而四方民亦悅服至秋成其大戶中有二三耆告曰不願取償於飢民余詢其故乃言各縣禁糴而穀積無用歲熟而賣得價甚廉今獲本縣獨示放糴而視平時價增二倍得利矣飢民之散不費所資賑濟鄉民其敢重貪利乎故浦咸之民有松溪不散官穀而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飢民飽食我縣積穀數萬而被殺飢民八千之言亦惟當事者自處何如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斯言近之

孟子謂急親賢爲仁急先務爲智則仁智之急莫要儲材以任賢故人君之擇相不可不審而宰相之用人不可不慎欲求得人則學校首善之地賢□□□□我

朝設學育才鄉社有學州縣有□□□□□□□□□□而成材則鄉社選升之州縣本之□□□□□□□□□□

□□程度則優以廩食乃三年一大比食□□□□□□拔其尤者而貢禮部禮部會各省貢士而慎試以拔其

尤爲進士對大廷而總之吏部是卽三代鄉有術黨有
序家有塾州有學之遺意選其賢且材者而升太學業
成而行修選而升諸司徒又精擇而升之司馬司馬上
賢能之書於王然後論定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一皆
度德以定位量能以授官猶吾大明也何今之人材大
異於古何也蓋士幼肄鄉校而不知四敎四術其於六
德六行六藝何有所習於詞章者皆利祿之媒師之
所敎士之所學父兄之所期待皆此也曾不識敦本尙
行爲何事故其進身之餘惟知勢利而已寧負於上不

聞見漫錄 卷之上

聖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於民而患得患失之心無時或忘而舍己徇人之事
攘臂爲之也閒有二三知守職業爲公家實其天分所
得初非講道之功而傍息者已側目矣無他三代之敎
不行而後世詞章科舉誤之也何有於鄉舉里選崇重
之意故今之士寧甘投刺鑽競而受搜檢防閑慘刻之
恥而良心已喪於始進之時安望人材之若古哉大臣
雖欲得人而身先蹈矣更何望焉世道日降雖有聖君
欲擇相以任賢其可得乎爲今之計古敎不可復莫若
舉程伊川居太學私議之敎條胡安定之分科而參以

朱晦庵之學議隨時裁酌上做漢世孝廉賢良之科下
知守己明道之重于時□□□其所學取而用之考
功以稽實行則士知朝廷□□□□□□□□□而
中外庶官得人社稷之福是在君□□□□□□□□
□者如此如堯得舜舜得禹以爲相則□□□□而姦
佞無容矣

我武宗正德己卯年因宸濠倡亂江右乃親統兵南巡
時已平定於是駕至南京江彬從中府私取京城門鎖
鑰於二鼓後經歷楊美瓚以京城禁門祖宗定制不許

聞見漫錄

卷之上

笑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夜啓乃執不與次日江彬詐傳旨拿楊經歷赴獄人皆
危之時留守參贊機務重臣喬宇乃反責楊固滯之失
禁之頗久江彬以非聖意不敢決行九卿畏其權勢不
敢執奏忽一日有旨疏放當時官僚皆隱忍以待江彬
口傳越數月後駕發南京始脫禁獄則彼時夜索城門
鎖鑰雖無甚大變是視京城若私家所有也事勢亦危
賴一經歷能守法制耳憶聞天順閒曹欽謀逆京師二
更詐爲急報奏啓長安等內門率叛卒擁外門是時英
宗嘗變故多有旨不許啓且令勿傳於外而曹欽殺戮

平時蹇諤大臣如寇都御史輩數公至明幸會昌侯孫
統兵將赴陝大軍留京未發因而得以擒勦前事之鑿
如此內侍武職豈可假之以威權乎況大內禁門又非
京城之門之比縱使內閣得夤夜私啓危哉社稷宗廟
之寄宜重慎

下闕數字

舜帝紹堯致治其要在明□□□□□□□□□□天下
之壅蔽時四岳伯揆皆堯之遺□□□□□□□□□□
□於壅蔽舜方以此爲慮猶恐四方之□□□壅以蔽
聰明故爲此言然則聰明之寄治忽之係故三代以還

闕見漫錄

卷之上

四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慎耳目之任擇臺諫賢材以充之而不使小人得參其
閒則陳善補過而君德日成治化日盛次而輔弼股肱
大臣守法信度任賢輔德以成至治下而百工修職民
生庶務皆得其理而四海寧耳目聰明之不蔽故也不
然則大臣得專壅蔽而君上之失不聞臣工皆匪正人
而昧上罔下之風日恣內外比附上下雷同以致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君德昏而政治乖賢人遞而生民怨皆
由耳目之失慎擇也閒有一二而一齊眾楚身且不保
況明目達聰以通壅蔽也哉漢唐以來英君誼辟之得

人以成治者守此法以任耳目之所致也其所以致敗亂者不任臺諫而權歸私黨也孟子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皆當法堯舜而已今之輔臣負君而反以爲賢安得不啓寵納侮而杜諫諍之門使人不媚竈也哉京宦大臣多庇家之子弟府縣能奉承其意則多方回護閒有執直自信者則相爲擯擠余居鄉往往聞見若此是與范文正公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心何如因讀湖南夏原吉尙書送弟詩有感書之以示有位詩曰颯颯金風八月闌汝今歸去寸心安菜根有味莫嫌

閩見漫錄 卷之上

辛酉明叢書

繪圖刊本

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旨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此際還□望莫遺寥寥雁影寒玩味此詞是其身□□□□□□□□□天下興利除害澤被生民之多故太宗繫獄十餘年惟讀書樂善而□□□□同貫宜其子孫繁久視今之碌碌保寵心不在於上下而位日至於尊崇其教示子弟未必如此天道不可誣也

昔劔州有一男子久病化虎而欲食人之肉妻子皆避之噫此人虎怪也變形爲虎而欲食人質猶虎也今之

近人質而虎心食人者多矣擅威福恣暴虐食人之肉而淫及宗姻擠并傾壑盈己之欲剝人之脂使人鬻妻賣子以償無名之征惟知厭厭於己此未變形之虎也虎可避而人虎能避之乎柳子曰苛政猛於虎善言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愚謂天地閒生才不閒於治亂唐虞夏商周無容議矣雖秦及五季胡元未嘗無材正如春氣至而山川與滷确之地草木隨地所宜而生願主者生養斷絕之何如耳故人材之生有數遇堯舜禹湯文武則才者用而不才者去遇秦末五胡則才者不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而不才者進漢晉隋唐宋有才與不才迭相進退不由於人才而由於用才者之賢否吾故曰才非難而用才者爲難孔子之言曰舜有臣五人曰予有亂臣十人則舜武得而有之以成聖治非由於用才者而何宋與我朝定大亂致太平皆五季胡元之遺材也

河南新安人錢若水爲同州□□□民走□□女奴其父母訴州委錄事參軍鞠之□□□□□□□□□□獄云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投之水□□□□□□□□□□□□富民畏酷刑誣服無異詞獨若水遲疑□□□□

詎曰公受富民錢求出乎若水答曰數人當死安可不
詳察知州亦有言若水乃出己財陰使人密訪購得之
收之私宅乃謂知州曰此女得之矣乃密送知州衙知
州垂簾呼奴父母引奴出簾下與之遂釋富民富民泣
謝曰非使君某一旦滅門知州曰此推官生汝非我也
富民急詣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歸傾家財飯萬僧
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上聞若水不肯曰此事若行
於錄參不利知州益重其言而止太宗聞之自幕僚不
半年拜知制誥後二年陞樞密刑獄之愼當如是耳何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國刊本

後人任情喜怒輕視人命而不恤其冤者乃縱盜賊奸
宄而不殺視若水爲何人甚有殺人以媚人者夫豈朝
廷設官意歟

漢周亞夫屯軍細柳以禦匈奴文帝勞軍至亞夫營先
驅不得入文帝以勞軍詔亞夫傳令開壁門天子按轡
徐行見其營嚴肅曰真將軍也至魏徐晃爲平寇將軍
旣閉關而魏主操按行諸營惟晃營軍伍行列如對敵
時嚴整不動魏主曰徐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唐段志
玄值太宗后文德皇后葬分軍將結營守門志玄守肅

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各營傳敕皆開門受拜至志玄營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曰夜中不辨真偽竟至曉方納入營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知軍戎欲整遇敵衝而不動處劫營而不亂逢□□□□□□□固于自靖又能舉能拔賢惠及士卒□□□□□□厥愛于臨事賞罰明勞逸均此將之道□□聞爲將者皆莫之經心稍遇變故則無所恃矣今之西北邊卒恆亂將不知此道故也

開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軻氏曰左右皆曰賢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賢曰不可勿聽誠百世觀人之法余恆憤世之隨聲同附而不察則於惡惡善善之不明而奸邪得肆志以欺世盜名如尚書王瓊自入仕以至位戶部尚書其材行有足稱與者第轉兵部其幹辦兵務猶足取焉惜富貴之心不能守戒之在得之訓締姻江彬而舉平生盡棄若不足道也至於宸濠之反則得報而獨知其真乃曰王伯安在江西足了此事不必煩天兵也而水村陸完及內閣廷和尙曰賢

王決無此事至於武宗賓天夜半時候至次日辰時楊
內閣諸九卿對司禮太監溫祥等在順天門下相視沈
思不發王瓊進朝獨後入見溫祥問聖體安否溫祥對
尚遲之王瓊大言曰聖體儻彌留當卽諭內外臣工曰
朝廷吉凶臣子之憂閒不容髮當卽告何遲疑溫祥乃
曰辰初晏駕矣始宣訃告哀於外則王瓊之與諸人決
大疑斷大事其過人遠甚隨聲和同者指斥王瓊乃楊
廷和之結附劉瑾由南京戶部尚書入閣阿□□□□
□□爲武宗草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敕□□□□□□
甚遠□以定策鎮國多其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余
故特申表而出之不煩重見以示諸大夫之言曰賢曰
不可之難信

辯異術五

凡二十五條

我太祖舉兵討僞漢取南昌已禡師於石城門外鐵冠
道士言今日行兵不利太祖怒其沮撓投之於江出果
不勝鐵冠復見曰今日雖怯他日鄱陽大戰必克而捷
當賀也我太祖異而禮之後平僞漢果如其言
僧人月庭善占候胡大海守嚴婺得之薦於我太祖用

之軍中遺張士誠平後處州得誠意伯劉伯溫於章溢
之薦更精占候每月庭異議太祖多右伯溫而左月庭
時有悖語於是謫月庭於鳳陽而語涉怨望杖殺之專
意伯溫以成大業則儒者分內事耳故漢以上士夫如
董仲舒劉向揚雄皆通此術自晉以後如郭璞袁天罡
管輅等以甘石之學名世而儒恥爲之宋之程子康節
相爲稱重而不屑傳數學故於易傳一以理之在人事
者論之是固古今儒者通論本諸孔子因革損益之言
而於數學之占往知來概未之見也

兩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太祖定太平勤治政昧爽以前視朝寧波天寧寺有
一道人朱姓善幻術能分形神雖數千里□□往來時
刻每當早朝神往南京朝見迨辰而啓扉下榻日以爲
常太祖問其所從來對曰居寧波天寧寺五更來京辰
時回寺而上神其術疑其妖幻惑眾也乃遣內侍與俱
而事跡多異百凡品物皆食惟不食狗肉因以奏報乃
俟其朝以狗血濺其身不能去卽擁出蹠而斬之寺僧
見其日晚不啓扉入視其臥榻而道人已死矣屍猶溫
潤如生越十日朝廷差人到寺驗得其實斬其首分屍

而捕寺之主僧容蓄奸人擬以充軍今天寧寺爲軍籍
由朱道人之事也

我太宗潛藩余鄉金忠襄公往戍燕山換批到府適柳
莊袁太常從寧海吳國才得相術之精一見忠襄夫人
於府門外廡下詢其姓氏求見忠襄公而嚙其行囑云
他日事機之會乞不忘今日金曰貧窶人路費尙虛不
知不死於道路否袁曰自今日始乃通衢也何慮之有
給批上舟至西壩同州商人失銀一袋裹而莫之尋金
詣六壬課與之卜曰當在水邊不遠商曰果不失當厚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謝循離舟處尋果得原物乃餽謝二錠自此以後卦
神而求者如市至燕到衛賣卜響應燕邸適病召入府
得鑄印乘軒卦啓云卦卽痊後富貴不可言太宗卽速
出之逮我太祖賓天建文多方羅織憂懼重禍口訊其
有異術足驗者公舉柳莊密令人赴寧波召取柳莊一
見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非凡相也鬚垂過臍卽殿下
事成之日乃遣柳莊回鄉旣而承天寺僧姚廣孝習天
文識氣候得之於一瘋魔乞人三年而學成徧游四方
以尋真主至燕見太宗告以天象氣候皆有所歸乃留

於府中卜日召兵以定內難是知天命固在不易而佐命者亦有定數太宗起兵靖亂僧廣孝後封少師乃知元世祖既定中原之後都於燕曰大都夜得夢見髭髮紅巾率大眾逼城驚覺次日問廉希範對曰後當有驗天數一定已於八十餘年之前豈偶然哉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見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部往止洗一目入見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端坐以不洗目視之大筍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下擒之此與宋賢致死

關鬼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胡僧滅石佛光之意同凡妖術人當識之而莫信其惑皮文貞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筍聞一女巫甚靈異言吉凶如響與友往問命之否泰自旦至暮而神不降於巫公怒而回及夜有神自空而言曰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敢見之文貞又嘗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後果判東府事是人之窮通分定鬼神已先知之而營營以求富貴者何如哉

處州有樵者入山失道偶見一叟龐眉皓首問曰子從何來樵以實對忽從前一人持牒曰天台山有樵叟曰

今日爲客著黑班不得赴牒者喏而去樵者餒求食豎
令二雙巖進盤餐器食似非世物自啖一棗大如拳與
樵者一棗乃引樵行林下見繫一黑虎溪流乳色樓閣
如畫指一徑與歸循舊路回家山居不及半日而已離
家踰年矣此與王質看棋局未終而斧柄已爛事相似
則知頃刻奢華不如山中寂寞老叟多矣何必尙論神
仙家哉

孫旌家於巖州七里灘善於葬術兼精太乙三命風鳥
之占苗帥楊集統兵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結寨忽一大

關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蓋書

約圖刊本

石移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令兵搜獲得二
十人楊曰還少五人被獲者曰某等避兵果二十五人
內孫旌知占術忽見雙雉飛下孫云兵至矣宜他往勿
受掠縛某等不信孫偕信者四人同去矣楊令人捕之
不獲悔曰得此人而師事之可矣旌後平定復瀛於七
里灘噫太乙玄女左真黃石之術真足以去亂扶危惜
知之者寡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殺之面似人身
惟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

會宗族烏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言曰我偶避猛鷲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飲酒惠我一杯不爲仇矣人皆驚避乃自向尊中吸之及啄殺饜畢望空奮去後州有事而其家卽無他咎此可見怪之異常者不繫一家程大中夫人遇怪不以爲怪而家竟無事凡人家遇怪當修善不違則物不能怪也

沈校書慶說鏡中有一吏家女子病邪祟召巫者治之結壇鳴鼓禁呪皆不效後巫復鳴鼓呪禁而一蟾蜍大如枕自陰溝中出應鼓跳舞適航舡泊於下舟人見蟾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鏡者

約圖丹本

蜍如此而怪之潛往縛之而置諸舟中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舟人遂扣門語其主曰某善治此祟疾主深喜問其所欲曰必得數千文可矣主曰某惟一女前後醫治者已數千緡如治而效當如數相酬謝外更加倍焉舟人乃出蟾蜍以油熬之翌日女瘥由此觀之則狐級水獺黑鯉白犬之類其爲祟也夫何足疑而況於山魃魍魎等怪哉語云心正可逼邪邪祟之附由邪心召之也此去邪之要術

昔定海縣留氏婦病三月瞶而始甦夢一吏持牒句入

冥府備見淫獄鍛鍊罪人極酷問吏曰此何獄答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暴殄天物輕視人命姦詐淫惡淪喪人道自取其孽世謂陰司渺茫而不知善惡有報如此留至一錄事所詢其姓不同而放回陡然而覺徧以此事告人出異聞錄嗚呼余謂陰司縱無而人心自在一壞心術卽淪鬼域便不可收拾人禍天刑鬼責能免之乎

楚有善相者莊王召之見曰臣非能相人能相人之友也王曰何如曰相布衣其友皆孝弟篤謹則其家必益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必安是謂吉人相人臣其友誠信好善進德補過則其官必日尊事必日正而譽日隆是謂良臣相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位日安而主日尊是謂明君王曰善噫相術也而以此卜之不必見其人而知其吉凶也是故陶侃之母茅容之母玄齡之母欲知其子而視其友其有得於斯言也歟

嘉興精嚴寺造一殿塑佛自佛腹中起至座下作一甬道直通僧房詭言無子之婦從殿中竊以丐佛靈則生子有婦女來竊合其家眾封鎖殿門周環守衛至夜半

僧來就淫詐稱爲佛婦之被淫者羞不敢言州人多墜其計適有仕族之妻亦往求子中夜僧來淫不就而僧前抱婦婦齧其鼻僧走翼日婦家徧寺索僧以物色之一僧臥病以被鞫面揭而視之果鼻傷捐繫聞官流其僧毀其寺今之京師武官軍民家無子者其妻輒就寺求子而與僧通姦結爲義戚往來誠可醜也余記古人一口絕曰家無留俊僕檻不種奇花僧尼勿來往方知守禮家言雖鄙俚意有存焉

或問予曰人言葬得吉地子孫昌其父母之葬一也而

閩見漫錄

卷之上

李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兄弟子孫富貴貧賤壽夭不同何也予思之恐非緣於地也在乎人耳譬諸合抱之木一根而生三四幹有一幹蔥茂鬱隆者一幹尋常扶疏者一幹萎將摧者一幹枯死者其鬱隆之幹謂其接得正氣之盛正如子孫繩繩爲善以繼先世餘慶其尋常者扶疏者雖不能接盛氣而不爲不善以戕斬餘慶其萎摧者不甚爲不善而有傷餘慶其枯折者乃恣意有恃爲惡不悛而自斬絕其餘慶故葬地雖一而獲慶不同良謂是也天道福善禍淫決不差爽余直因或人之難而申言之也後之君子

其尙思之

蔡襄字君謨一日倚大鼓而寐夢變爲大蛇而人已見一巨白蛇蟠掛於鼓則夢與見者同人知其爲蛇神也詩爲虺爲蛇女子之祥特言理耳

風水之說肇自中古順陰陽之義度土地之宜都邑城郭以聚生必居於南而葬埋以藏死必居於北而相度其冲和聚會則生安死靜而不求利自無不利也後世郭景純謂乘生氣亦此意也其菜芽鍾應之說乃謂氣至而乘之之謂非眞謂死骨能蔭人也迨程朱一蔡出

閩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而備論風水之義而謹五避尙抱負亦不過謂生死得吉地則久安長順而亦無福利如時師之謬人之定居有盛衰正猶形之有壯老也衰而復盛猶父老子克家者承事衰而未復於盛者猶承家之子不振也葬得地吉則死骨久安子孫世守而無發冢之憂不吉者反是非如今之愚人不爲死安而專求生利故凡前人墳墓力可謀取無不發掘以藏其親不仁之甚者也其聞或有爲之改葬而埋焉其次也或因其葬而左右上下焉上也如崑山朱狀元希周祖卜葬其父於震澤之傍正

值漢陸績之墓湮沒已久人咸不知卜日營擴其母夜
夢漢時冠服者來與之言曰我漢陸績葬此地千餘年
今屬於爾將卜葬爾夫爾後將大明日卜穴慎勿發我
冢或左或右皆吉地也而家福益厚而久不然則自損
冥福矣次日語其子不之信定穴闢墳果有一冢得誌
石乃陸續墓遂改於左葬後生文中進士爲御史孫中
狀元位尙書簪纓累世富貴兩全何今之人不思彼之
卜葬欲久安其死骨自信卜吉以圖不發而今爲我發
其墓利其石毀其骨以葬其親則地雖吉而有不吉安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三四明叢書

刺園刊本

知他日掃風水者不毀吾親之骨耶此理甚明冥福難
必而自壞心術恐郭子之所謂可遇而不可求者在心
耳近日更有買人田宅乘其急利其危多方設謀以奪
欲利其子孫之生者吾恐縱得志於一時終貽禍於後
世鑒觀已往足爲勸懲風水非能福人人自福之可也
世之卜陽宅以居生卜陰宅以葬死惟求吉地而不爲
吉人是不思堪輿正書所謂有福人無福地又曰可遇
而不可求亦曰凶人雖地吉而葬凶其理甚明後爲僞
書所雜專以吉凶屬地而曰失地則吉人凶其吉得地

則凶人吉其凶其惑世誣民以壞人心術害而家凶而國也甚矣故世人但知擇地而不知宅心深可哀哉予因讀白居易詩周秦都嶢咸其地非不同一宅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以周之累世積仁秦之好殺爲暴周雖欲不長理不可得秦雖欲傳世其可得乎有識之士曷思之以被世惑

近日御史溫寅上絕異端疏此亦朝廷先已有旨矣在城大興隆寺災適當其期機不可失也寺毀矣須處發僧人各歸附業不失其所則無後事若只毀寺而於僧

聞鬼漫錄

卷之上

李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漫無所處但曰無所容則僧自散不知散而爲民散以爲奸爲盜此甚無謂韓子佛骨一表以自憲宗而下至於大臣傾城士女盡惑於此不征不言若如今日當以異端待之一正人心使不得惑眾民而一切民俗被惑之事禁之使絕於凡僧道但許其在本寺觀焚修不得以浮屠經醮禍福惑世及遠游抄化責成僧綱道紀及寺觀住持能三十年不度而重不敢私自披剃之法則將自消弭矣朱子謂異端不足闢明吾道以正之孟子謂經正庶民興斯無邪慝斯言盡之矣我太祖待僧

之制誠所謂我不滅僧自滅也何爲而行之不考
禮云嫂叔不爲服又云姑姊妹嫁兄弟弗與同席此別
嫌慎微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風俗治化之隆由是也
韓昌黎歎於嫂氏死而爲之制服不可謂非禮李勣居
大位親爲姊煮粥不爲越禮文山先生辭任職終祖母
喪不謂犯禮乃禮由義起而基於情故後世制叔嫂伯
姊之服亦禮也情義攸繫何今之叔有凌嫂虐孤姪而
視姑姊妹爲讎人風化何在由爲政者不能以禮道之
兩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卷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見世俗之喪父母極力濫費以事僧道求福薦拔此
甚無謂使父母生時作惡爲子者不能勸諫以納於善
既死而欲福之在理豈有惡人而受福乎若是則古人
稱善禍淫之說非也使父母無惡而爲之是重誣其親
也自蹈不孝之惡何所逃哉且善惡成於生存而禍福
隨類而應此不易之理也非謂其辱屑而應之也君子
惟當爲善以蓋父母之愆或承順以成父母之善則父
母之惡名日消善譽日起其爲薦拔不既多乎此不必
費所資以受諸福孝莫大焉今人笑憚不爲而感異端

其辱親也大矣而甘自蹈於惡可哀也夫甚至黷化敗倫賊民肥己不能揚名顯親而使人指其父母曰此惡人之親也其污辱夫親不於生前恥於地下則尤可哀也

天生人材使之建功樹績必有神陰隲之也誠意伯劉伯溫舉進士獲天文書於大都主人授江西高安丞見耆民日看書不輟近而視之乃星數占候書也耆民曰君天資明慧足用此書以建功業遂悉出諸書與之伯溫遂棄官歸隱銳志以究於此以成翊聖之功非天佑之能然乎故知人之利達有數存焉耳

閱見漫錄

卷之上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楊萬里與靈陵唐人鑑假鑑焚香以問卜唐答以詩曰聞爇鑪香要決疑不疑何用卜蒼蠶聖人自有章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若唐君亦可謂知卜而達於道者近世士夫樂觀卜筮祿命之人而不知古人惠迪吉從逆凶之言惟卜是聽以要利達誦此亦可以自靖

予讀續齊諧記鵝籠中寄身事因思往年見聞不可謂神怪之無憑也天順間一儒生往深山避人事讀書一日忽見紅杏成林林下懸布百花裙一幅徜徉久之忽

見一美婦來與語夜求薦枕生亦不疑其鬼而是年入鄉薦進京乃癸未歲也二月初旬前忽又見此鬼婦來邸求見生驚曰爾何能來答以隨夫到京約初八日午夜來正陽門外尋訪相會生如期往尋訪至夜城門閉不得入初九日五更誤失會試場是日晚火燒場屋而生免厄難又莆田方遠資敏而不事學兩舉不第值大比之歲正月間忽有一美女來其書房寄語以小考題既驗七月往福州將入試院此女復來邸第薦宿語以三場文題果中試進京會試試期近復見此女語以會試題而別曰自此不復見矣已而果中會試後爲部官陞寧波府知府轉參政此皆聞之於人至於慈谿儒生茅光著之事乃親見其與余言者積年在常州教學成化壬寅年秋底一夜忽聞擊書房門聲出視乃年可十七八歲女子來求寄榻茅恐其爲主家使女不容笑曰子鄰家女爲後母虐使逃出寄宿明早當去不敗爾事茅容之久而如常茅亦不疑往反半歲茅束裝歸是夜乃語茅曰君明秋當第鄉薦中進士毋忘今日也後果如其言作縣而故其幽怪如此更不知其何爲實定

數之有在而鬼默相之矣

崇老氏之餘孽自古神其符呪而重之者有矣故漢有張道陵宋有林靈素我朝有李資省趙某皆持此術以惑君上者何士大夫反藉之以固位取寵其人可知烏可希十餘年富貴而獲罪於百世之下哀哉老子術不如是也

鬼神憑人降靈古固有傳成化間余年十三四歲湖田豐惠祠乃祀宋楚國公樓昇字試可後併子與孫三世同堂祀之時有一窻人何升降神以示禍福人稍有趨

開見漫錄卷之五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一日余侍祖妾王往見其在壇判決有任姓者在傍質之曰中尊座殿與西殿王孫官銜名諱表著不必問而知也若東王子不知何名何應曰名璩時傳爲妄殆今六十餘年余歲七十有五近得樓氏譜牒見异之子越國公沿海制使璩爲宣獻參知政事鎬父追憶降神之言有徵則於事全不可謂誣也書以識之若憑禍福以惑人君子當守經

昭事徵六 凡二十八條

嘉靖二年晉州生員吳俊以事被黜賣銀貨往商於淮

附洪剛舟舟人妻與江西術人通姦傳與邪術因而謀殺吳俊解其屍入鍋煮熟逼義男阿馬食其肉盡以硃書符二道分寘胸背前後阿馬昏眩三日而醒呼之則應曰吳俊而洪剛又以術禁之使其託言真武第四子呼其名爲靈哥遂能言人異鄉之事情與目前之禍福皆有聲自阿馬腹中出忽一日謂洪剛曰此處地薄人貧無大錢可覓不若往京都覓大錢使用洪剛允而往張家灣住下人之趨問者日如市錦衣衛地方行事校尉來訪靈哥卽謂曰長官拿我先將洪剛之婦拿了以洩我冤校尉如其言擒縛洪剛等吳俊乃訴其前殺己之冤送衛訊鞫備輸其情衛行事官以妖幻難聽吳俊遂言籍貫妻子姓名及鄰佑人移文差人拘其妻子驚竄無獲回覆本衛吳俊又言我對門卽張都御史家其子今中進士在京與我同學可審卽明況我家原係錦衣衛鸞駕司小旗籍我兄吳江補役在逃我曾借本百戶總旗銀三兩止還伊驢一頭訊之果合獄成題知欽依送都察院具獄謂洪剛夫妻俱死阿馬從而加功亦合有罪靈哥吳俊曰阿馬不應死他被洪剛逼打幾死

方食我肉實無與也言訖而去則阿馬之腹不能言矣噫邪術禍人貪夫害己殺人者自殺天道之不可誣也由是觀之邪術之禍惑於人者不止是事也故凡持術以惑人者有司當察而重禁治也

嘉靖中余聞西北三邊軍民被虜搶掠去家者乘閒逃回以求生而邊土巡邏將士反賊殺以報功天道好還其何能後昔正統十四年劉茂七倡亂福建沙縣延及延平等地方時朝命起余鄉張都憲公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餘姚人搜殺東路賊黨都司張斷事嚴州人搜殺西路賊黨時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東路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一口執照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搜殺軍兵毋妄殺一人故謝全活東路者幾萬人張則令直前搜殺不論黨附與否混殺無一人獲免除勦殺外山林樹木中婦女老幼懸縊而死者有在在之冤號之聲徹天謝之孫遷中狀元位宰相迪官布政曾孫丕等科仕顯赫富甲鄉邦張之子孫曾無噍類是亦曹彬曹翰報應之異也古語云好生惡殺天道之常作善作惡殃祥殊降是知將兵者在智仁勇之

兼備斯不至於濫殺不至於縱惡而保國安民之慶在厥世矣觀張謝禍福之報昭然不昧豈直於國而已哉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當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廊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齟齬因驚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耳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乃邀至家具酒食至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蘄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少蠻河遜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

聞見漫錄

卷之五

李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安得不貴娼婦中亦有如此女丈夫今當大位蔽賢忌功挾奸邪以附己而壅蔽朝廷果何人斯

汪玉山爲宗伯知貢舉有布衣友極厚屢見黜於禮部玉山以書招之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密語省試易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爲驗及入場試日其友以暴疾幾死不獲就試玉山閱卷中得三古字如其言者遂引置前列及拆號則非其友也心竊怪之出院驗知不就試疑其重利漏洩也其友指天而誓俄而用三古字舉子進

見詢之其人泯默久之窮詰之極對曰茲事甚怪某未就試時假借富陽某寺間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漉漫因憫之是夕夢一女子在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汝登高科但幸勿相忘妾官人女流落不葬于此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以往寺中葬此女矣玉山驚歎此事由此觀之則功名富貴自有定分而鬼神相之人欲以私意自欺以干天憲者鑒此亦可自釋矣

閩鬼漫錄

卷之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來占雨范石湖有詩備之其詩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是農諺如此古來占滂沱說者類詠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欲三稀日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獨知時蜥蜴預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金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聞庚變或云換甲始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正月有辛亥斯年多雨水不如老農諺影響捷如鬼哦詩敢誇傳

柳用醒午睡

宋人劉庭式少時未第問名於一鄰家女旣而雙瞽庭式及第歸鄰之女翁謂女瞽疾請絕婚令別娶庭式曰吾心已許之矣瞽而不娶將誰與之吾之命也遂娶之終身敬而相愛呂汲公父呂君華陰人其娶亦如庭式廷式後生四子皆及第爲顯官呂生五子汲公呂君其少子也天於善人夫豈夢夢者哉今之因妾而薄妻色衰而見棄天肯繆福之乎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骨鯁虎銜鹿報之長興縣民嫗被

闍兒漫錄

卷之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虎銜不死爲之拔去爪下竹籤虎全其生亦銜鹿報之惡毒如虎人皆曰此狼虎也則惡之甚矣尙知所報今之士夫如楊廷和等平素交好宸濠以致倡亂其殺身滅族之禍殆不可追人旣爲其救解曲全而反擠井下石欲滅其口曾虎狼之不若矣

衢州一里胥往村督賦民家苦貧無以供餐謀烹伏子雞以餉之里胥忽見桑間一黃衣小女向前拜乞命且云自死卽可不忍翼子未見日光里胥自思並無殺傷事疑且驚視屋角見一雞伏卵民家將縛之里胥悟而

止殺遂去後復來其雞已哺出子一羣見里胥踴躍向前似相感意里胥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虎目里胥獲逃死至暮從別路回民家已失雞母問之云朝來飛去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事往尋之而雞斃於草間自後一村人不食雞子噫物之感恩相報自古有之黃雀之報楊寶靈龜之報鄒姬病蛇之報隋侯此物理自然之性造化感動之機人食德而不知所報子不報親臣不報君禽獸不若而已耳

彭和尚性惡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病篤蟻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四明藏書

初編刊本

緣臥牀上身圍唾昇淨室中將石灰周遭繞之又自空飛來及卒口眼耳鼻俱是噫凡物之無害於人者雖么麼亦所當愛此天地生物之仁也故宋郊渡蟻而獲高第彭和尚殺蟻而受此報由此推之則勿縱口腹之欲以戕賊天物如燒蛤蒸鱔燒羊之類殺之者皆有報物尙當愛惜而況於人乎執私見聽讒言以中傷人其報將何如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左傳記晉侯入國內蛇與外蛇鬪而內蛇不勝宣和紀內外犬

羣聚而猜數日入羊羣盡食其羊人不能禁此金狄之禍也故人君見災而懼修德以禳之則轉禍爲福故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警動之若謂天變不足畏馴致如前二事不可爲矣君子當慎其微於家也亦然乃列三要於左

一守身之要以身乃家之本而萬化皆從此出故凡附名爲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立心剛則輕生死如鴻毛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盲人之非勤者貴之本儉者富之原以忠孝遺人者後必昌以智術愚人者後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必遂過自滿者必敗自矜者必愚自賊者必忍寡言省謗寡欲保身

一治家之要須本於身身正則上下和而閨門肅惟在吾身知足可樂務貪日憂重聲色乃敗德亡家之具忘思慮乃戕生敗事之基利己妨人者謂之種禍舍義徇情者謂之自賊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賓客不來
明戶俗詩書無教子孫愚禍不可倖免福不可橫求
觀朝夕起臥之早晏知人家興敗之因由

一爲政之要本於身修家齊而事得其序舉而措之易
耳故公與清成家之道不止於守官儉與勤守身之
寶不止於莅政官爵富貴之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
義之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不足以驕妻子自得者
不可以亢公卿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殺其後知罔
圖之內度日如歲則審獄不可以不慎知一念之私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鬼神畢照則民情不可以不通眾棄而後殺之被殺
者不怨獨任而能成之雖成也必驗前後左右之譽
不若民言之得其實獨思審處之精不若公共之有
其徵

蘇東坡祖蘇序好施樂與恤貧賑荒至於破家而不悔
生子洵及孫東坡頴濱并曾孫過庭相學行爲當世推
重而福壽無疆戴文措剋取利惟己是圖而不恤鄉曲
病死而鄰家生一黑犢脅下白毛成字曰戴文其子恥
之求毀去其毛而復生噫蘇序之行固人未易及之戴

文之事眾人皆可及之不難也何今之世又有甚於戴文之利上加倍而特勢侵損鄉鄰者吾知其報不止如戴文也

方孝孺家積世富貴父爲濟寧守一日見竹林中地洞甚多開視之盡蛇穴也驚而堆柴草皆燒死之過歲餘鄰婦夜夢一大蛇入其家次日詢其事乃孝孺生也厥後孝孺以忠忤太宗文皇帝不肯草詔斬衰而見致九族之滅禍及朋友人謂其燒蛇之報夫忠於所事者天將與之以福何得禍之慘若是耶予意蛇異必有招來也久富之家損人必多而陰怨積久所致天網之不漏也夫詎蛇之報怨乎居富者當力省若孝孺名垂今古志節與元化同行福何遠耶

關見漫錄

卷之上

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得象高祖建寧人任閩爲刺史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練氏力救得免二將後仕南唐攻建州遣使厚遺夫人金帛并一白旗曰吾將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不犯夫人返金帛與旗不受曰君幸思舊恩願全此城生人必欲屠城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章氏練後子孫卿相接踵沿宋及

元逮我朝至今簪纓相繼如建寧之章金華之章鄞高橋之章皆其裔也

楊寶飼雀而得玉環之報隋侯救蛇而獲寶珠之酬宋郊渡蟻而得魁甲科西巴放麕而感主信任蜎飛蠶動肖翹之物皆知報德王克之吝不爲羊求生而食羊肉得疾作羊鳴而死望蔡令忍於殺牛之求生食牛成癩十年而死高偉捕魚數年後病見魚齧之而死齊有一奉朝請食牛必自殺而噉後病見牛來身如刀刺叫號而終殘忍物性尙且有禍何今之人視人命如草菅其身豈能享福以垂慶於後哉

閱見漫錄卷之上

其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太陽之精天之目也故晨則離幽散明晝則煥育萬物夕則收光斂息然萬物滋生恐亢也則爲之陰晦爲之風雷爲之雨露爲之雪霜以節其過儻陰勝而潦陽愆而旱暑是日之失職也而人君象之君天之子也其象視日華夏蠻貊之目也故晨則視朝發令晝則審事考政夕則收令以息羣動法天以應日也故有禮樂以秩敘有刑政以禁令有賞罰以勸懲有省赦以惠民也儻怠逸淫狎而任匪人則治弛驕亢暴戾而不任人則

政亂而君失職也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爲君不知
法天準日爲臣不知風雨霜露之佐佑尚何以祈天變
銷人怨弭而望民之得所哉余有感於日而云然

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伊洛竭而夏亡三川震
而周衰恆星不見星殞如雨而齊桓將興沙鹿崩而晉
文欲伯九鼎震而三家分晉是則災異之見惟畏天而
脩德正威福而不下移恤困窮而禁貪暴舉賢用能使
嘉言罔伏野無遺材是災異乃天心仁愛人君警動之
耳漢文帝時災異迭見而衍四百年之國脈知可畏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七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古語曰畏天者存逆天者亡聖有明鑒後之繼統之君
盍思之也歟

桂陽太守李叔安家狗作人立戴冠纓畜空火絕不爲
異程大中家狗擊鼓貓吹火用扇於夫人一家不以爲
異而狗貓自死叔安之惟善是爲大中夫人教子明道
伊川以道德邪何能勝正乎近見人家以乖召沴而惟
知禳禱不知修身齊家而淫亂自恣此妖異之所以成
妖異也曷反而自修則禎祥日生而何災異之有耶

古人云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作荒此天地之氣之

先見者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花桃生李實
山礬生梔子皆祥也近見八月飛雪雨黑水十月雷鳴
龍見不知何氣候之祥書以紀之漢孔明將死營中大
星隕地之變豈止係於蜀漢存亡而已其後五胡亂華
六朝幅裂皆所關係此可見變不虛生作荒之說近亦
有見

人能主敬則心有主而善心日生惡念消除其感召之
理雖木石銅鐵皆克有應如田真之荆樹毛寶之白龜
生公之石點頭黃德環家人之放煮鼈皆有報應其可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八十四明體錄
約爾刊本

以不敬恣意傷人害物放僻邪侈雖恃暫時頑福終當
有報昔有邱嫗鋤桑得銅像觀音事之甚敬嫗有一子
在藩封軍中其嫗日夕祝保安寧其子當陣敗倒於草
莽聞背上連砍三刀似擊銅器聲戰敗起並無所有其
嫗此日見銅像墜地背上有三刀痕罔知其由後子回
說其事方知神助如此噫銅像與諸木石尙能感格如
此今之爲人上者享民之敬奉而略不加意謂民易虐
而愈肆貪欲名雖燭理而不惟不能蔽護小民反加殘
賊曾木石銅鐵之不如哀哉果能主之以敬存心於愛

人笑有不應者哉

宋張魏公父咸字君悅蜀綿竹人世以積德行善爲務而不責報施咸舉賢良以策對忤宰相章惇止得簽書劔西判官而科目自是廢舉而惟拳拳植善爲意一日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德作宰相驚寤而魏公生時魏公兄已名況君悅不欲更所從名公爲浚字以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至其孫栻南軒先生以道學名百世天固有以啓之也何今之人其窮若蓬一於經紀便利妨人害物而不思所以自損子孫之不肖不可委之數也噫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十一 四明叢書

幼園刊本

世之所謂陰德行之而人不知事成而人不感乃謂陰德行之而人知事成而人感非陰德也如施棺槨施粥飯修橋路拯急難爲人所稱感皆陽德也惟廣推善心行方便不沮人善不成人惡不揚人過不乘人急不大斗衡不深陷奔出納均平取於公正行之而人不知己亦不知其善此陰德也如黃兼濟之遇穀賤而糴遇貴而糴其糴價一如糴價季珏之糴糴均平不使斗斛大小李謙之歲歉出粟貸人歲再歉而不追收所貸鄭建

中遇雨令人戴瓦以補人屋漏冬寒舍緝以濟求乞乃陰隲也固人不知而已亦不覺云耳

宋自高宗至於南渡陵寢之在會稽者悉被元僧楊璉真珈所發取其寶王金銀而列帝之骨殖散於草莽不容有司收取有義士唐玉潛鬻家具得白金百星又貸券於人得百星乃潛結里中少年爲棺具黃襦黑夜潛取各帝尸骨而函之密攢其地取牛羊狗骨撒原置骨殖處以易之明年上元節觀鏡歸忽奄奄若盡良久乃甦曰吾見黃衣吏來召我入一宮闕殿上坐冕旒黃衣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全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貴人起而指玉潛謝其殮骨殖事且言君貧年三十三尙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地帝命錫爾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辭下殿出門遂覺踰時本府治中袁俊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玉潛薦而置諸賓館一日詢其事得之雅相禮重知其家窘無妻子爲之料理置田娶妻既後生子皆如夢中所云一念之誠殮藏枯骨獲報若此天道之足諶可見柰何今之爲胡僧者比比可歎哉噫文王澤及枯骨天下歸心明報顯然

詩云卜宅兆書云卜瀕瀨是古人相宅以下陰陽交會

未嘗敢忽至晉郭璞始有四方八風之言不過言山水
之生旺休謝趨吉避凶而已故其終篇有可遇而不可
求之說謂之遇者其災祥在德不僭在人之意謂之求
者則近日擇地以求福利欲變凶爲吉之義青島之書
甚僞楊松筠范越鳳等說感人深而已背郭氏之說况
後日乎予卽一二事以告人昔姑蘇朱狀元希周曾祖
死求葬地於太湖邊術士定穴其死者妻夜夢漢衣冠
丈夫自稱陸績所葬不可移犯遂取穴於左而後家享
富貴近日都御史姚東泉葬其子明山狀元發三國闕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全三四明叢書
續刊本

澤之墓求福而反禍郭云可遇不可求是矣後世惑人
之說術士持以禍人吾輩當遠而宗郭氏以前之論
古今事皆有數存乎其間一定不易如漢滕公葬而開
穴有俟其來之刻石黃由五百年後之誌石自古有之
今嘉靖天子藩潛入統太宗眞定橋崩下有古石刻橋
崩天子過石出狀元來斯年楊惟聰北直隸人爲狀元
可見數之一定不易豈偶然哉今人何必不安命俟數
而強求富貴圖爲後計也

張仲靖精張長沙方藥張行甫精內術惟以活人爲心

而不責人償謝其後仲靖之子曰奇曰兆俱登科及第
行甫子孫數世貴顯天之報施夫詎謬哉余見今之業
醫術未精而自用一惟貨賄是圖實實虛虛戕人多矣
雖射一時之利死未肉寒子孫凋落所以爲寄生死者
勸戒昭昭然凡業醫者當重人命而輕利毋致陰譴

子讀書錦樓氏世譜有諱臬者乃楚國公昇之曾祖也
平居好善恤貧恆製蓑笠以濟遇雨而無具者則施之
終身不倦逮其子郁讀書修行不爲口耳文辭之學應
科第官廷評曷時事非所志乃奔父喪回自是居鄉授
業三四十年與楊適王適杜醇王說時稱五先生皆以
道學名世王荆公作鄆縣令禮意崇重之至厥後子常
孫昇曾孫璠玄孫鎰等滿門袍笏之盛如此因思閩中
少師楊文敏公曾祖以上世以濟渡爲業見渡人行無
草屨則施之兩世不倦而又遇洪水漲溢漂流人居凡
行舟者皆取貨物箱櫃彼獨以救濟人之生而不取他
物自少師而下簪纓富貴逮今猶盛是積善不在大人
皆可爲耳

丙吉監誣蠱事保養宣帝於獄盡心匡衛逮宣帝卽位

後將封之吉病篤帝使人加馱於身而受封人謂其危
亟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今
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果愈受封博陽侯終享
其樂是天道也今人不種德而欲身享富貴以貽子孫
無是理也易之吉凶定大業決猶豫爲君子順理修德
者占非爲小人利祿妻子計今之讀易者知存此心否
乎

木星爲歲星上臨有福之分野五星之聚應行道將興
之國此天道先人事而知故漢興五星聚東井晉福歲

開見漫錄

卷之上

全五十四叢書

一約圖刊本

星臨吳是以楚敗垓下符堅敗淝水故孫子曰歲爲善
星不福無道宋史曰五星聚奎儒大明於宋此將興之
禎祥也眞文忠曰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
之聚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是謂人事之力而與天無與此非達士之言而儒者自
守之論有見於當時有激於世事云然古語曰天定勝
人天之所勝正天定耳天人相感之機聖賢所必恃而
修己以祈天祐備之易播之詩載之書論之孔曾思孟
也尚矣人君當修德行仁以合天嘉靖建元後五星聚

營室天意有在矣

別忠邪七凡五條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伊尹輔太甲成德安商告老而歸汲書誣其謀篡而受誅申生尹子奇孝於親而驪姬誣申生毒藥殺親吉甫後妻謗子奇牽衣顏子事師甚誠敬而門人疑其先食廉敬忠孝爲人所誣而疑者古亦有之豈止於今日哉

正直之言不行於世也久矣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國武子好盡言而見殺於齊小人眾而君子獨也西漢

聞見漫錄卷之上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習俗好諛而以汲黯爲贗朱游爲狂晉士習成曠達而以下望之爲鄙以陶侃爲拘習俗之移人舉世不之覺也下逮唐宋以言取名而不能受人之言者多矣雖歐陽文忠公以正言扶世而濮議不能受人之言夫以直言居諫職而能受言於秉鈞之日惟韓魏公一人而以直言之難合自古皆然而況今日乎

邪佞小人須遠絕之何也爲其容色足以媚人而使之易其所守辭氣足以惑人而使之喪其心志離開人之父母妻子昆弟如塗之讎人如秦昭王一用范雎而幽

太后逐穰侯廢高陵君華陽君以致昭王孤立於上夫何益於秦哉至今之人不悟而蹈此覆轍敗國喪家以殄厥世曷思之哉

管仲語齊桓公曰君欲伯當去五害桓公曰何云仲對以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信而使小人得參之害伯也是卽書曰任人勿貳夫任君子以小人庸之謂貳不貳乃在君之一心君心果能克知灼見其人之由中達外皆君子而無絲毫容僞其間信之專而任之重則君臣一心何能閒之苟飾詐爲誠大奸似信者而獨任偏信其爲害豈止害伯而已哉

聞見漫錄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固當克勤小物評品者亦當略取其長如東里楊文貞公士奇四朝元老其有功於君國生民至今多食其利李文達公罪其縱子黃南山病其受賕文貞得君居位其子子之暴於鄉人而不聞者乃地方不材官吏奉承所致誰肯直告諸文貞而知之故舊門生往來餽貽雖古人亦所不絕況文貞乎今乃概責罪之非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之微意也余故筆之以見意

戒奢佚八 凡四條

淮南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功而厚祿三危也君子當知分則不及禍若因寵而竊權位高而不知止祿厚而益貪鮮有不及於禍者矣身雖幸免天網不漏後嗣能逃之乎

齊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夫以一鐘其費幾何晏子以臺成作鐘爲斂哀則亦爲象箸必爲玉杯之慮其防君之欲而哀失民心其言孔鑒何後世如漢武之望仙等臺唐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夫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德宗之奉天木妖宋徽宗之艮嶽花綱曾無晏子一言此所以卒致禍亂如紂之瓊宮瑤臺也爲君者以前爲鑒爲臣者以晏子存心則創業垂統之難足保無疆之休萬勿使後人之哀秦人可也

弈棋鬪賭以消永日林下長老之事自東晉以來世尙清虛雖謝安當國亦所不廢東晉之不競以士大夫之習尙在此故也至宋而林逋材高薄世隱於杭之西湖孤山適情泉石故士大夫多其材行與之游迪疾晉之好尙敗國事是以每遇人則曰於世間事頗解百無所

礎惟不能擔糞著棋有激云然繼而東坡亦有是言棋之無益可知矣今則自九卿以至曹屬耽弈甚於職治時事可知下逮子弟作而羣居終日以相弈爲手談視讀書講學務農演武之職分爲餘事惜哉

疏廣與姪受同傳太子先見元帝之柔弱不可以輔乃達知足不辱之機引身求退其高節清風過於宣帝時在廷之臣遠矣且於所賜金日費以會享宗族親友不欲以多財累子孫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所識誠非眾人之所知也朱子錄之小學

閩兒漫錄卷之五

全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示後人乃欲知之於童中之日以養其寡欲之心教至博矣何今之人視爲稗官小說曾不經心乃志於貪得務進厚積遺藏以蹈其損志益過箴言曾莫之顧惜哉

閩微言九 凡十六條

朱子小學一書類聚明切誠五經四書之管轄諸史六藝之喉襟簡易切當希賢希聖之階梯修齊平治之要道夫豈直童蒙幼學所當熟讀而講肄之雖至老尤宜潛心體驗庶不流於務得忘義以全所生近思錄記詳

密雖過而易知易行舍小學吾誰從黃南山先生謂科場策內當兼問此書以成至教知本之論也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一言乃徹上徹下之意自恆人
以至於上而學爲聖賢以成君相之治業施之九夷八
蠻皆是道也特揭以示人眞聖門教學之要也且如學
而一章曰悅曰樂曰不愠皆爲己也其悅固爲己得全
性分之學而樂亦以驗己之學果同於人而得以切偲
輔仁書曰惟數學半是也非爲己乎不愠但知己分所
當爲者在我而不屑於人之知否大抵一篇以至二十

聞見漫錄卷之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皆爲己之學也他如言爲政爲邦待人接物皆爲己
以及人也他若曾子所謂修己治人子思所謂盡己之
性以盡人物之性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之意則凡所以體仁長人者只是爲己之學
讀者以五經四書近思錄大學衍義等書細味熟玩其
意自見至於今之學者爲人者反是其要何在曰敬以
持之誠以行之不外是矣雖要而難持實寡而易守心
焉不放而已

徐庶在軍中聞母被敵所拘遂辭主將就母趙苞母爲

敵所執以攻城遂戰而殺母與王陵同人或以徐庶爲是子意不然惟視所處何如耳在徐庶不領兵不主受地方之寄辭而去之可也若三軍之命懸於手而地方之成敗繫於身則當爲漢高爲邲彤之不顧其母妻爲羊侃之不顧其子至若吳起之殺妻求將決爲萬世彝倫之罪人耳

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此老氏之意而多讓人以苟自全之言也子意愧恥之心生乎中暴辱之來主於外不度之以道義而裁之以禮讓則務爲苟

關見漫錄 卷之上

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夫豈孟子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歟忍之一字聖賢格訓亦當內省何如耳內省不疚道理當爲曾子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此所謂忍於爲義自反不直有媿於心則凡外辱之加當忍以自咎而無惡於人是謂求仁得仁死亦何怨忍爲仁也予讀前言而因書以自警

誦周頌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孔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說史稱虞芮質成而諸侯之朝者四十國雙峯胡先生因發其微爲人心之歸而非實有其地至於太王之翦商謂其傳受得賢是已顧乃是頌太王之功

於周受命之後余以得人心之歸傳賢致王此第二事也以太王遷邠之事觀之其傳王季爲守先人之所受封之意且父子主恩太伯仲雍之吳其脫屣富貴各有所志在未傳位之前不知幾許其得人心者在不以養生者害人避狄也而人歸如市夫豈有意爲翦商立賢而逆於天命哉至於文王乃王季亦因伯邑考之逃讓以立昌爲文王當紂之時明德慎罰勤於政治忠於事君施仁以惠鰥寡以恤鄰國爲安周民計爾故遠近聞之而歸心者其本基於仁也孔子之言指人心之歸仰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卷四 明叢書

約開刊本

而已太王之愛民仁也文王之惠鮮亦仁也而何有於翦商之志以服事殷於三分有二之後哉此朱子立言迎志之意味之自見其人心之歸之眾而爲臣止敬之心初無一毫自滿之私皆純亦不已之德而孔子至德之稱乃闡其實

齊景公欲封孔子晏嬰爲相與孔子交相善而沮公之封人謂孔子之命固窮故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夫命懸於天修之在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之道也孔子爲善與天合德景公不君崔杼擅政使

晏嬰如景公之意而封孔子雖曰聖人不死然則入危
邦居亂邦非其道也其沮仲尼之封已見崔杼之幾將
發於後已爲大夫則無可去之義死生以之孔子客於
齊非聖人所居之地故沮之其沮之者不拂天也何以
曰不知仲尼爲是言者迹之拘也夫豈知晏子者哉孔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若果不知而夫子爲
是言哉其知夫子可驗矣士之讀書當潛泳玩索庶幾
得其理隨人腳板而步是豈讀書者哉

呂氏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

開見漫錄卷之上

卷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此天人感應之理洪範庶徵
之驗人非不知也貪欲恣而亡夫理之出於天者故不
畏天命而肆志妄行亦先人立言之失耳考之劉向洪
範五行傳必指事以徵其失而曰某事失則某咎徵應
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是不達天人感應之理故也洪範
休咎不如此大抵人事之得失則災祥之應兩寒煥陽
風之昭格者變移不一夫豈如劉向之拘滯忌喜而拘
拘於執泥使人得以藉口而恣意暴戾以爲天不足畏

耶

淮南人問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德也日動夜息順陰陽之道愷意潛龍乃隱而未見爲君子窮居處下不必顧其可行不可行雖終日乾乾於進德脩辭立誠至少又惕然恐懼有所未盡恐燕安氣勝而危厲不遑此方是乾之健知文王之自朝至於日中昃望道而未之見之意惟顏子可以當之今之人立乎本朝而不思修職舉官揚揚自得于富貴之中患得患失名雖曰以經起家曾不識一乾字哀哉

開元漫錄

卷之上

李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忘其潛而勿用故也

朱文公祠堂四龕之制尙右乃其從漢儒記禮之言而求之考定之成書也以左昭右穆爲言則三代以前皆尙左也故除太祖東向之廟爲主則父昭子穆孫昭曾穆一定不易此死者之不尙右也以生者言之則左階爲東曰主右階爲西曰賓則主爲重而下階堂爲降賓與主揖而升階曰升主就東階客不敢當賓禮而隨主主辭而賓就西階升則西階之賓或尊或卑皆就西如天子之待羣工諸侯之交與國則西階不分尊卑而東

階則惟主耳推而至於巡狩朝覲必首東方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此正天道左旋之義而尙左自古然也漢儒以地道尙右爲正而不察三代以前之尙與天道四時之運山川之流峙皆自西而北自東而南之行之經絡卽太祖居中西位東面左北右南之義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先儒釋經論禮皆以左爲尊而歷代設官俱尙右此自漢承襲之謬固不足言至於昭穆之制顯設而曰以右爲尙吾不知也今之祠堂之制當列五龕中爲祖左右各二龕以位父子孫曾正合聖人制服之五等孟子五世而斬之言達者詳之

關見漫錄

卷之上

五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王深寧言易之月幾望者三小畜上九曰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曰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曰無咎陰從陽也此可見易之周流六虛無滯隨爻而立義則古今萬事萬類觸意以長則象占明著不必膠於一定也讀易當思造化之意庶不墮於形迹之拘朱子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消長之機爲知易之意

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此對朝廷與輔世長民者而言後世不知其義乃曰凡處鄉黨不論富貴貧賤皆以齒序

非也禮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再命者則不當與鄉人齒而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如宗子爲大夫雖名卑年弱則於族之長幼內別設一位以處是不與族齒也其意可見呂氏鄉約謂非士類者不以齒則是鄉之士大夫縉紳當序齒非其類者不必拘也余見俗尙不同故釋孟子引禮意而證以呂氏鄉約以示於俗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聖賢切要喫緊之言不可不察其致力在積獲報在餘人之爲善自幼至老永矢弗他身之積也子孫克承祖父

關見漫錄

卷之上

卷四明倫叢書

約園刊本

之善訓善教而篤守勿失使父子兄弟夫婦絕讒妬懷害之心無傷人賊物之行家之積也世代相承爲善方可云積大豈暫爲一時而可責報於天哉報謂之餘善積而慶來或垂裕其子或報福於孫以世食其慶夫豈爲善一時而遂有所獲報者哉至於爲不善而積之於身以貽厥世其殃禍豈有涯哉故爲惡之禍及其身禍其子孫可畏如此商書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余有所感而發揚大易積字餘字之義以示後人若父爲不善而子能改父之行以爲善如張安世之於張湯此亦

非積不善之謂也

左氏記夫子告魯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叔子謂其以力不以義非孔子之言乃曰夫子之請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大義以討罪而不論力之多寡此天理之在人心正名義舉百世不易之定論也漢以降議史者云左氏失之誣自己考之左氏去夫子世甚邇耳目尚有所逮傳事以信後或非其盡誣也且時在春秋周天子號令不行於諸侯方伯分陝無統於列國故齊桓定伯而陳完入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卷四 明叢書
納國刊本

齊於會盟之二年歷陳恆弑君之日夫子將告天子方伯以正名定罪奚從哉相時度勢以望周公事功於哀公其以力言就其所能知者朱子言三家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有以見三子不可之意而不能逆料夫子之言不然而決左氏之誣也世之論事者當主以禮義而度其事機斯得矣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亦左氏之意云

古語云易爲君子設不爲小人占此見修辭立誠之訓易所具進退存亡之著於吉凶消長者乃所以明天道

憤人倫而謂之經故明易爲心學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此所以爲君子占也昔嚴君平賣卜臨邛市凡卦
之應占吉凶未判乃因占著爻象之初而必先示子以
孝示臣以忠吉之道也卜之教以修占者體焉則能吉
其所由凶不然違天罔人所占卦體雖吉而用則凶矣
烏能免夫凶其吉耶王莽謀篡嘗得吉占而竟坐滅族
唐公舉兵志在救民其下乃擲卜曰卜而不吉其容已
乎卒化家而有天下此可見矣是爲得占之義可謂知
易誠四聖奉若天道之意君平其得之矣

聞見漫錄

卷之上

卷之四 明叢書

約刊本

五霸並稱非春秋定議而孔子嘗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譎而不正宋襄秦穆楚莊曾莫之及也刪書乃
有取於秦誓因其悔不用蹇叔而信孟明愈於春秋諸
侯知禍而不知悔故與進之也而華夷之別未嘗少假
故孟軻氏曰五霸桓文爲盛而宋襄秦穆楚莊之不與
桓文並列亦夫子春秋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兵車之
會三不以兵車之會九皆安中國以攘夷狄也文公之
霸雖尊中國而於攘夷之道疏矣惟踐土一盟爲正焉
耳至於宋襄之與夷以戕中國霸之恥矣楚莊秦穆以

夷狄而主中夏之盟不過摟諸侯以肆醜夫何有於桓文之意霸之變也安得以五霸並稱而優劣不分乃不考其實故也諺云矮人看場隨聲倡和故也質諸聖賢之訓等差昭灼

秦人焚書能焚人爲之書而不能焚天錫之書人爲之書制度文爲禮儀品級天錫之書若伏羲八卦禹之九疇神農本草黃帝素問皆所以前民用濟羣生而政教禮樂易範無不備養生送死本草素問皆存此造化之精英也秦得而焚之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詩書禮樂

閩見漫錄

卷之上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文隨時損益之制至秦而盡掃除之矣彗星孛於西南天也三代之制更而秦漢之業盛故禮春秋詩書之行於後世非三代之全書也爲漢之書乃天所以大孔子之功逮宋諸儒講明而元人敘儒於丐之下亦秦也而漢唐宋之書五經之外史集而已耳而易範本草素問人指爲方技之書非知天意之錫之微也陰陽寒暑之時三書之謂也風雨雷電霜露霧凜之變諸書之謂也而人能易之哉濂洛關閩之文存於後孔子之命世也今之儒口耳記誦而已亦何曾見諸行事殆沿戰國

七雄之氣習而更爲之隸僕耳豈天之意哉素問人稱
爲書固也然論則通達天運人命者歟

紀沿革十 凡十六條

我太祖立國之始循前古之制以李善長爲左丞相胡
惟庸爲右丞相政事皆屬之總攝太祖惟斷決而已故
權綱僭逼而逆謀遂生內外疑懼而莫敢先發忽夜中
太祖夢朱衣人犯上次日值萬壽節東夷倭使與惟庸
通謀獻壽燭疑而命燃於承天門外機發刀刃亂飛而
胡惟庸衣朱袖白刃進朝我太祖命縛之而見刃訊其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情得實置胡惟庸倭人於典刑而宋景濂之孫烜燧與
王子澄等皆坐重罪沒其家景濂李善長遠戍邊圉憐
其始事與授教太子故也自此謂丞相權重所致而革
之止立六部各主所事而天子自總矣乃用儒臣之有
德望者參酌其事祖訓有禁止倭夷之貢良有謂也

我太祖之蓄闈宦守前古之制懲後漢之弊止令執掃
除之役內侍供奉及傳命往來於后妃嬪戚駙馬勳臣
之家而已初不任之以事也逮太宗定內難而中官之
有智謀者亦或參與故定難之後稍任外事至若命之

監軍則聽柳莊袁拱之相術而間遣之或使之航海以封四夷以其無家室之顧而委命聖朝也既而宣德以後在外則有守備鎮守織造監倉之命在內則有督軍營造管倉管庫而歸重於司禮監之事柄時惟天子明聖而彼類不得盡行其私逮英宗任王振而辱於北狩復辟信曹吉祥而有曹欽之變任牛景選憲宗吳后而成廢出之禍憲宗寵梁昉而惑玩好信汪直而騷擾中外武宗任劉瑾而幾亂天下近遇嘉靖聖明初政革鎮守守備等差而生民獲安百五十年深根幸拔人慶

聞見漫錄 卷之七

百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太祖復生年來不知何等奸人左道而添設採辦以擾地方恐爲聖明之少累

我太祖立各衙門九卿之位列各司具職而獨歸重於都察院故凡在京六部與各卿監所行事件年終俱令送本院查照清刷過後各另鈔卷仍送都察院卷庫照年架閣以備查考自洪武建文以逮永樂凡所行興革建置事宜皆備在各部寺所送卷內自永樂十二年以後法漸疏矣弘治丁巳歲予在南京都察院歷事時修大明會典翟都御史命予及郭輅率十三道監生吏典

從杜御史入文卷庫查卷杜委予與郭先照降給事例
查卷以定去取分散各生吏謄寫節要送杜裁處是以
知建文之罪具於太宗詔天下條貫自謄文薨立允校
爲皇太孫日與允斌淫戲以比小人逮太祖崩居喪棄
禮且執刃於梓殯前戲弄瑣有詞而殺諫豎悉改欽定
成法如衙門之建設定矣反訪元制都察院改名御史
府按察司改名廉訪司布政司名行中書省之類官銜
之具列成矣則改都御史爲中丞給事中爲諫議大夫
秩四品按察使爲廉訪使之類親王閹崩訃奔喪哭臨
禮也而概爲沮絕方且納娼婦入宮中疑太宗兆禘案
遣使陽爲詔慰陰察其動靜囚周王削趙國又令私人
潛伺各王府小失而奪其賢佐親信奸回疏遠顧命大
臣而恣肆荒淫是以太宗憂社稷之危怙慮禍害之及
身以負先帝眷眷之意因其激以平內難事有由也是
則建文之亡雖天命之有在亦其不信仁賢之自召也
我太宗定難之後以金陵爲偏據不足以當事變乃營
燕地爲京都其形勢在西北足以控制三邊在南有建
瓴之易萬年之長慮亦我太祖封秦晉燕趙以制強胡

而委任獨重於諸封之意大內營造七年而成御駕巡幸南北必委太子監國以定人心以處眾務故自滁至鳳陽泗亳河南保安等地方俱有行宮席殿逮京師大內與分曹既落成之後然後專委東宮監守南都而鼎定矣是亦周王雖建都雒邑而世守豐鎬之謀也當時據要地以御天下而又守在四夷深得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又慮轉輸之難遷閭右以實京師命陳瑄循宋禮之迹成其所未備以通漕河置降胡於開元等邊徼外地而使禦諸羌取河西甘肅之地築城堅守以控要害

開見漫錄卷之上

皇朝明報書
約圖刊本

正安南黎桓之篡弒而郡縣其地寧遠祖訓以安地方納倭夷之貢其宏謨大略如此無非爲生民計宗社謀然其御御之規略遊我太祖之成算而增益其所未至萬世足守何今之當事者易之而不加之意哉

我朝財賦空虛困於養兵而基於例以改律乃致法立而弊生西北三邊以捍戎虜東南海徼以禦蠻夷衛所宜設而祿將養兵所當務也京師根本居重禦輕大兵親衛之設所以襲服奸雄所當重也惟當廣屯勤練積儲選鋒於軍衛而使民之安於耕作者輸納稅糧以養

士可也至於輻內地方概設衛所以養閒暇之兵使之
蠶食耕民以致坐困稍有小警行儲無備而又制外繁
羅方且於各府州縣僉檢機兵民快而資民重出工食
是兩衛所也但使游食之人任役而又攢刺入官府差
使病民夫何益哉余恐有事則此輩臨事脫逃而禍又
及平民矣有志經國恤民者所當深致慮焉

本朝禮樂民闡英俊或倣司馬溫公時儀朱文公參酌
未定禮行尙多可議至樂不止於齊民之家以掃蕩矣
上仰朝廷大朝賀大祭祀大婚迎所行用禮樂愚昧不

聞見漫錄

卷之上

高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敢竊議亦不能濶測觀富樂院之倡優樂工神樂觀之
道士皆隸太常以備行禮宣樂之用似非崇雅黜淫之
義或曰此非今日始見唐宋以來行之久矣噫禮樂本
天尊地卑之制合同而化之生而乃沿襲前代弊事此
治之所以不可追三代也吁解縉上太祖書有意復古
者歟

本朝漕河通北之功在此循元漕河之迹東昌以南始
於洪武初尚書宋禮增修開闢引決源渠皆其力也至
永樂開平江伯陳瑄止築淮安管家湖石隄開造船廠

河修徐州洪三四處而已今人但知平江而不知宋尙書幸尙有南旺分水龍王廟內碑碣可考

松江有三泖其誌載乃古由拳縣沈沒成泖每天晴月朗舟過者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間曹武邑赴舉往南京舟過泖中倚舷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則誌載不誣而與一城門龜眼紅而地沈沒爲湖之說亦足信噫地道本靜或反而動則陰不足而效法於陽失其道也故有是變亦人事之相參

寧波府自唐開元置州訖唐之末凡五亂至宋一亂元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亂凡七經亂矣寶應元年袁鼂陷一也貞元十四年粟鎰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三也中和元年鍾季文亂四也景福元年黃晟自稱刺史五也宋高宗南渡金元朮屠城六也元順帝時方國珍據七也他如方臘倭夷之寇不與焉守土者不可不思患而預備也

近日人憂東夷與漳寇然漳寇之來自溫州次盤石次金鄉次松門以及海門桃渚健跳石浦昌國嶼谿霏衢前倉而舟上海中不與焉由定海霏衢舟山以至前倉中間海洋曰孝順港三山港雙乳港口有天妃宮自雙

乳而崎頭而梅山下岸大茅大謝小謝全塘列港皆足
泊漳艘以探虛實若夫沿海以備倭夷之處自定海六
十里至川山後所三十里而至鄞衢百二十里而至大
嵩一渡而至前倉四十里而至嶠谿九十里至昌國十
里至石浦由空山毛頭二洋而至健跳四十里而至桃
渚四十里而至海門前所由是而海門衛至新河而楚
門隘環松門盤石沙圖寧村海安金鄉瑞安平洋蒲門
壯士而浙之温州界盡自此而海南則福寧之風火寨
沿海小汀寨蒲門等寨福州興化泉州地方而鎮海平
海等衛所星列而漳州接廣之潮州而閩地界盡矣備
邊者當足食足兵而信賞必罰選鋒峻壘而水陸之卒
久習而不更以守長技若夫地方之險易惟健跳嶠谿
難攻而大嵩桃渚易犯其餘皆可自守近日之操計者
不思備邊之實而泛焉浪謀惜哉

近年立春土牛依元法惟以立春日爲法以日幹爲頭
角耳色支辰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郡縣悉依此本
通書也考之宋土牛經遵依前代而行今欽天監依准
行以歲之幹色爲首歲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

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余守武昌依土牛經更定楚府以余變制有言後查明依余所定更合欽天制而無言此事何人曾爲注意以歲首示耕之制尙不遵國初原降體式況他事乎

民兵之設有得於三代之意無事則歸民有事則比伍漢之士著唐之府兵猶有遺意至宋而長番更戍養兵困民是口靖康之禍勤王兵少而平日所養官兵望風奔潰張魏公總師川陝令各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見戶免其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

聞見漫錄

卷之上

百七

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教閱於縣春秋會閱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而頗得其用至開禧用禁屢敗而兩淮民兵萬弩手率有功又爲官軍嫉妬不得以盡其力我朝兵力藉民供給猶宋也又各州縣取民爲兵教閱如魏公之制可也何今有困民以勸募白手無藉之人爲兵隨軍操練更且投入府縣差役以虐誠恐有事則渙然奔潰不惟不可以爲恃而又將有禍平日受困之良民是非謀國者經遠之謀他日山東河南等處之弓箭手聊足爲小敵之應若有大敵亦無如何正

當國者之慮而近民者所當憂也

寧波之名始於我朝五縣各有所據惟定海之名莫知所自近見晝錦樓氏世載乃國史所遺而始有所知在宋宣和間海溢坍塌民田朝廷置鐵牌自招寶山頂投之入海而泛濫遂定因名定海海定則波寧故洪武間改慶元爲寧波亦以示海道安寧東夷臣服之意

學校賢士所關禮義由出治化藉之以成故二帝三王皆因之得賢以成治功故君躬行以教於上人臣敷播以成於下是以鄉遂有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聞見漫錄

卷之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而風俗徽□□狡詐由上之人□□□□□□□□□□
知□□□□□師重傳以侈美當時然漢風俗之近厚
者在舉明經孝廉力田孝悌之所致也自茲以後唐取
人以詩賦宋取人以詞章而鄉舉里選之法疏是雖得
人之多而建功樹業者僅可數於是尙知有鄉評重推
薦時分大明今之學校我太祖崇儒尙文於偃武之日
社有鄉學府州縣皆設學校而太學之制古也訓士有
碑以一士心敦士行成材有五經四書以引歸正學取

櫛也時可見史氏之威尊於朝廷宣理宗送史彌遠出朝
陽門即今候潮門也回輦對內侍云今日方是朕之天下可畏
哉嘉靖十三年秋我朝南京太祖廟災而諱言天無是
理也北京既立南不親享乃議不重修聖斷獨見如此

聞見漫錄

卷之上

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見漫錄卷之上

聞見漫錄卷之下

明鄭 陳 槐半湖著

正終事十一 凡三條

漢文帝以七月癸亥崩己巳葬方七日耳此文帝之顧命而景帝遵行之矣由其生時豫爲陵寢故可以速葬此達生之盛節固於禮天子九月而葬之義不合則於死者歸土之情甚安若後世帝王諱死而以身後託人雖同軌畢至之後尙有未就工者其畏死亦何益修短天命有在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帝三王陵寢不封不樹下之漢文帝灞陵江南李建封墓□□□表識後遇寇亂□□□□□□□□□□□□□□□其親

人之生也全所賦死也全所歸是死生之一理故生謂之造化死謂之觀化當惟理是守生死無二生則親賢取善以全其天死亦景仰賢哲以全其歸雖體魄之託亦不苟焉以自敗也如此而爲無負於天不愧於人而浮名穢物何與於人哉觀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之側杜元凱求附於蔡仲之家曹子臧求葬於蘧伯玉之傍

養五曰不厭貧何羨富六曰不自賤何羨貴七曰忘物
我何羨勢聊自銘于朽心

古人爲學有成皆自勤得蘇秦之刺股攻讀恐睡也董
生三年不窺園下帷精志也倪寬之帶經而讀以鋤耕
好學也高鳳之漂麥不知耽讀也管寧之與同案者割
席畏擾亂也梁鴻爲人質春讀書爲貧無生計也江泌
騎屋棟讀書乘月苦讀也孫康之映雪讀書無油也孫
敬之懸頭閉戶讀書警睡與避人擾也司馬溫公圓木
枕恐沈睡怠學也邵康節暑不扇寒不爐以苦思爲學
也未買臣之苦讀賣柴忘貧也韓康伯之手自磨書誦
讀愛而樂也王充耽市玩讀無書也以上諸公勤於爲
學卒成名儒以躋膺仕今有油在檠有書在櫃不必耕
賃而不肯讀書惟好玩愒後將何以立身哀哉吾子孫
當努力以守吾言庶幾不墜

弈君子技也書修身器也近見士君子讀書而致仕宦
於書之所謂敬仁誠三字全不知識而黷賄虐民無所
不至以爲後計及至於弈居官遇事逢弈之敵則不恤
民之飢寒暑雨勞苦疾病而惟弈之弈居家遇客逢弈

之敵則廢禮忘眾以長子姓之習而罔克顧家卒之貨
賄爲子孫驕淫之計博弈爲子孫覆敗之媒上干天道
下□人情□□□□□□□□公曰□□置博弈之□□□
□□□□□□□□□□□□□□書置習可不謹□
□□□□□□□□□□□□□□書若爲奸宄之囊
橐是與不讀等耳□□□□下闕

今人亟稱年少聰明智慧多學易能逮見年稍長而學
未成者輒易侮之殊不知學以潛心爲本心潛而專雖
三十四十猶足成學輕躁浮蕩而放心外馳雖年少聰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慧亦少成人不可不自力也顏氏曰曾子七十始學名
聞天下荀子五十始游學卒爲碩儒公孫弘四十方讀
春秋遂登相位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
授孝經皆成大儒此皆早迷而晚寤潛心于學者也逮
及蘇老泉洵二十八歲始學爲文陳后山五十始學詩
二公文章詩律稱重乎世尙何嫌於晚乎他如唐之王
楊盧駱馳名年少時號四傑而浮躁淺薄竟成何事近
見鄉里子弟年少稱聰慧善文者矧然父兄知所教益
而劇切者成或因而縱恣自如多無成就但不敢叱其

名然而取科第起家者名鮮少聞而力學不怠者比比也故曰學者貴潛心不在老少

讀書有法吾鄉先哲程端禮先生備之矣朱張二公近思錄亦取周程張橫渠及其門人問答之詞理明而義精循序而力進者於焉求之則不爲口耳之學而於身心之益無以加矣學者盍從事焉若無程法在書當習於心以應時取而於今日所在緩者誌其大義可也

昔人云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眼到則□□真口到則誦之熟心到則認理切知識明以□□□□□□□□有不然則心無所得記誦何益於事今之學□□□□□□之弊所以存心制行墮於小人之歸而不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心到之說有志于存心者不可不加之意

修文詞十三 凡十二條

張紫巖魏公名浚仕宋高宗得君甚信終身以復讎爲義其心忠其趨正其氣節激烈誠可與宗忠簡澤李丞相綱相伯仲惜其忌武穆殺曲端以嚮四方義士之心以致失陝石成秦檜之謀南宋社稷危阻之機也當與

安石同受宋亡之責其友蘇雲卿謂其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用小人真故友也朱文公與其子南軒道契之合而行狀極稱其善而掩覆其未善羣議歸而宗之賢者亦爲此也後雖知悔元集宋史取魏公奏疏墓狀以立傳何以信後世邪知悔之意見於答袁清容集中語門人曰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其悔可見

朱子謂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觀嘉佑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的十分好亦有甚拙的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耳及宣正閒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近代文字正統以前誥詞與諸公文字多渾厚人材亦幹得事近日文詞日趨浮靡不根理趣不止如朱文公云散了和氣恐文壞了不可支持

昔人謂宋廣平宰相璟賦梅花多婉麗謂其與開元持正相業不同不可以文字看人余意不然梅清苦傲歲

寒不隨時態而吐花明媚于霜雪中以泄和春將至正
如廣平持正於開元文盛之時則其所以保合和氣豫
障末流其所以得濟其正者不失於和順已於此發婉
麗於清修壁立於梅賦見之矣安得謂文不可觀人

歐陽文忠公謂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人是判文
學與政事爲二途不知文學是未行之政事政事是已
行之文學烏可歧而二之近又有謂歐公之意卽孔門
四科之言未可輕議余又謂之不識論語立言之意論
語分科特記門人從陳蔡之時舉其尤優者而言也顏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豈不足於文學子游豈不知夫政事在書可考安得
如歐公之判而不可合之言厥後歐公又有政與文相
流通之言正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可判爲二乎
文之形像物理天地閒眞畫也畫之彩繪萬物得文之
毛髮皮膚耳而亦有理寓焉古人謂畫寫人物竹木像
生難繪鬼神易以寫生有像人人見知不容一毛不相
似至於鬼神無形隨意幻妄人不得而議也爲文者亦
然不關人倫世教治體處制事宜之文可以虛辭浮語
鋪砌以悅諸人若有關者則當曲盡事理原始要終立

議使人見之而豁然有得古人所謂棒棒見血者是已
浮辭浪語以歎動時人耳目者一句著不得也如贈行
燕冥賡歌等文泛然而爲是辭焉可也至於紀游則當
備述景物情思論交則當敘其契合道字爲字說則當
推字之義而歸之於身使其終身可以持守贈之官則
當敘其官職所任而要諸地方宜革男子之文就其能
行者而語之婦人之文就其父兄子夫之善而揚之序
記議說箴銘誄文各有古人體制具在不必如近日學
艱深苦澀之辭而正意索然者非文也而觀文者與之
是不如觀畫者之知鑒識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八

四明叢書

新刊本

古人謂作文以理爲主而氣以輔之曰訓曰誥曰誓曰
命曰檄曰紀曰傳曰記曰序曰誌曰銘曰箴曰誄曰詞
曰調曰謠曰歌曰詩曰吟曰行曰賦曰譜各有體格韓
柳歐蘇曾王六先生已備之矣文式文訣文範文粹合
而觀之能熟讀味則近日之所學左傳國語爲先秦文
務類其詞不務其議則索然矣其如六先生之於六經
四書先秦古文用其意用其議而不用其辭則高下何
如哉余非知文固不能評人之文姑誌其所見以俟君

子正之

秉史筆之難也久矣孫盛取疾權門王邵見讎貴族直筆之難也班生受金陳壽求米直筆何在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近觀湖廣通誌武昌知府例應修三人邵秦冒而邵居首惟秦因其姪金巡撫湖廣而獲書名宦邵冒絕不經見匪直今日之實錄爲難在古已有然者矣因有感而書劉武臣何人也而可委之秉筆是不特三湘如是耳比比然也修誌當擇正人以主之可也

閩見漫錄 卷之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者左右史以紀君之言動所以成君德而裨治功先王留意於史者深矣兩漢以降去左右史而設起居注史道已誣矣至唐宋以來去起居注而修實錄則君之言動不書而惟奏狀批荅而已故其史之修者雖有司馬遷之三長吳兢之直筆無所用其材矣史云乎哉而況後之修史者多劉歆陳壽輩欲望史之信後而不隱美不晦惡不虛誣而事核難矣求諸各省與郡縣誌信後而不沒善其可得乎

宋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

院草制學士言非典不肯行猶以爲制不當行於追贈
我朝武宗欲南征宸濠而命草天下都元帥鎮國公制
而大學士楊廷和遂令諸勅房草制則其阿諛以保祿
位夫豈相君者邪

四明文獻考誌始於南山黃先生其考簡而核繼而李
董山作文獻誌其所取雖加於南山而未免於泛若同
知李濂輩是也正如吾四明郡誌始於宋之王深寧述
於元之袁文清本三長備外史立例後之繼者守其例
以增補文清以後至於今日之事蹟人物可也夫乃屬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有才無識之士散放不拘之人惟私情賄囑是成庠
友秉筆是寄將朱元二誌刪略體要而任情增修遂成
穢誌不足信後實主事有司不知人不識事故也近因
修浙江通誌而行吾郡纂修五邑有司不知所重而委
之學官庠生則三長何在其所取與足信後乎余謂南
山之取無議矣董山繼之是也余嘗攷鄞之先達若本
深陳先生無容議矣自茲後得數人焉居官居家出處
惟一者得都察院經歷宗顯廣西布政使錢奐章昌府
知府戴灝巡撫應天等處都御史朱瑄四川按察副使

張昺卒於官所者若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吏部侍郎楊
守陳巡撫淮陽都御史陳濂茲九人者積金美玉之無
議誠鄉邦之賢其餘或令始者不能保終其出昭昭者
其處不能不昧昧非余之所知也一鄉一郡尙有所謂
魚目混珠況一省與一代史誌已乎

宋李文叔記洛陽名園自富鄭公終於呂文穆凡十九
處似無關於大體不記可也余愛其記中三語則亦識
到之言其曰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
衰候于園林之廢興如唐裴晉公之綠野宋司馬文公

園見漫錄 卷之下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獨樂爲適意而已富鄭公何人也而園亭之甲洛陽
更不知其何意文叔之言夫亦有見於此歟故爲園林
之樂者當法溫公而或者當以富公之賢之事自省則
盛衰之機誠有如文叔之言唐之木天宋之艮嶽亦可
鑒矣

春秋之義不隱惡不蔽善直書其要而鑒戒孔昭故一
字褒榮華袞一字貶凜鈇鉞宜存者不輕去不宜存者
不擅舉後世未之知乃有事體昭明重大而輕爲革除
亦有不宜僭妄而擅崇班列此皆不知春秋之義非聖

人者無法故凡因革事宜品題人物不可不慎

表節孝十四 凡十八條

漢翟公罷廷尉書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趨炎附勢人情固也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元城亟問溫公於閒居無事之日及在朝則書問削跡巢谷徒步萬里訪二蘇於海上死而不悔此賢人節士也視彼見勢則附遇害則變

閩見漫錄 卷之下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姓名更他師者誠鴟梟之於鸞鳳噫亦愚之甚也

四明戴獻可富翁也喜義傾士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爲鄰里惡少狡狎不數歲破家止有一僕楊忠所掌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迎之哭盡哀夫婦事之甚謹籍其財利之數以獻伯簡大喜惡少聞之往又欲請其破蕩忠哭諫不聽一日伯簡與羣惡少飲樂呼楊忠挺前執其尤者摔首頓地責之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破家幸我保此別業汝必欲使之掃地飢餓死

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以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哭令
伏地受刃其人哀號請罪不敢復來相誘訊之再三乃
貸其死笑曰爾再來必殺汝無赦遂出束帛與之速走
忠請罪於伯簡揮涕曰老奴驚犯郎君該死該死願聽
老奴乞改前非老奴當竭力以事郎君不三四年舊業
可復不然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家資自沈於海不忍
見郎君飢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改過一聽
楊忠所爲不數年盡復田宅吁斯事可傳楊忠爲人僕
不知書天資之美烈士事也夫詎幸而一得賢矣哉求
之罪人也哉

吳隱之之廉韓康伯舉爲廣州刺史廣州有貪泉俗謂
酌此水能使人貪隱之酌泉題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
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歸妻劉氏賈沈香一
片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其與劉寵守山陰任滿父老贖
行以錢劉爲選一大錢謝遣父老遂投錢於澗今其地
謂之錢清世之守郡者閱此二事而能內省不愧乎

顏含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
命無勞著龜嚴君平賣卜成都市依卦爻教人忠孝日
得百錢則閉肆而讀老子書蜀富人羅沖具車馬衣糧
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
問其故答曰吾嘗宿子家見子累萬金晝夜汲汲常若
不足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積塵厚寸無所用豈非
我有餘乎觀二子之言人固宜反求諸內而不當繫榮
於外今人顧反之哀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東人盧操少喪母繼母張氏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執
炊爨爲三弟飲食浣濯之事悉令爲之而服勤無倦張
遣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執鞭引繩如奴僕三弟
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其母操卽涕泣拜以
謝罪而解之怒者曰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
也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
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
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尉佐政寬仁於官
舍設父母几筵以事出入必告而厚恤三弟語及父母

號咽不勝而三弟亦改爲善士噫事繼母如盧操待弟如盧操則王祥辭包一律母弟未有不感化者人何爲而不法之以成令名而徒怨詈其母

來范大錄爲蘭溪縣吏家甚貧不貪賄行案公平而人賴其惠生三子長官至少卿次爲郎官季爲提舉諸孫相繼登第余因讀而感之余鄉贈吏部侍郎楊自懲爲鄞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莅事嚴肅自懲必寬以解之不使銜冤日久宰亦信之家甚貧餽貽一無所取而囚人在禁無食者徹己食之粥以濟之其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陟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爲刑部侍郎次孫茂仁爲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四方而科第至今不乏爲善之報殆於范大錄同一揆也嗚呼士大夫勿謂職卑而難於爲善勿謂善小而懈於用功宋莒公渡蟻一念之善而福報如此可不旣厥心乎

宋朱泰入山遇虎負去時暝睡後忽覺大呼曰虎食我不足恤恨我母貧老無依耳虎忽棄之泰獲免噫虎獸之惡暴者乃如此今之人不顧父母而棄養或不恤人父母無依託而殘虐之殆虎之不若也

唐鄭義宗妻盧氏常夜有強盜數十人持刀踰垣鼓噪入其家人皆奔惟姑不能去盧昌刃往衛姑側爲盜捶擊幾死不懼盜去家人歸問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以有仁義也鄉里尙相救恤姑可棄乎盧婦人也知衛其姑而不顧其生今之食人食忘恩負國爲私己者獨何心哉

孟子謂不學而知爲良知能爲良能是固人人有之特未之思耳嘉靖中予觀莆田鄭三娘因父嫌壻貧辭婚別字於人而從容縊死海鹽船戶女聞聘夫之死求往

閩東漫錄 卷之下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殯而遂蹈於烈火以死嘉定縣民人王氏女聞其已許字夫死而求往送殮遂撲死於紙錢馬燄江右蠹御史豹爲鄭奏聞表異僉事巴思恭往祭船戶女之墓而詩以輓之定齋都御史王公作縣而親祀其塋然則三女守貞一之性輕百年之生以全正節誠古所謂女丈夫也今之讀書士夫少挫變節爲愧多矣

海寧張方洲太守學行高古四方人士皆重之晚年無子娶十妾恆以節義之意導之入耳一聞鄉曲節義孝友事爲之竭力播揚成全妾習聞之熟皆怡然靜處一

日因事告第二妾曰汝年少貌美恐有所誤盍圖之妾
退私寢截髮脫釵釧自誓終年不同眾食後方洲年七
十餘卒十妾守節自如嫡妻諷其別圖皆號泣誓死嫡
妻卒眾推截髮妾爲主終無二心方洲無子繼後者亦
能善事諸妾皆老死夫婦人之性豈皆貞烈亦有主人
處之足以安其心教之足以開其心左右激烈名教使
知爲善以定其心則眾人皆企而全矣方洲事可傳余
假館浙西聞而仰之逮老而書之以示無子畜妾者之
式

李太白死遺命葬青山後不能歸遂葬龍山二孫女流
落適窶人時故人馬傳正爲江南統帥二孫女訴曰白
遺命傳正遂改葬青山憐二女貧落欲更爲擇士夫相
配二女曰流落以嫁窶人命也若棄舊好而慕更新以
失身非人也豈可以辱先人傳正重其言而止遂乃爲
之營辦家事以處二女夫太白唐宗室子遇於玄宗失
之永王璘以坐廢棄死子孫流落深可哀也幸天道有
在二女守身不失尙足慰也今之士夫之後不顧其先
世而放僻邪惡以自陷於大戾視二女多愧忸矣

兵部尚書鄭瑩爲陝西按察副使嘗以俸易紅褐一端奉父大怒曰此子不才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而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耶封還之以書致責瑩跪讀受教益以廉明自勵位至尚書噫鄭瑩之父其自處如此宜訓其子之賢如何今之爲士宦父者惟恐子之囊橐不厚奉進弗多視瑩父其賢不肖何如予特錄以示爲人父者

古人謂晚節保守之難得夫子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之意余生七十五年見士夫於內外爵位未隆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譽未著稍有一二識見者皆知自守此非其真心也志在貪名位而然耳逮意氣足位望隆未有不貪富貴而變初志余所知者惟尚書三原王公恕華容劉公東山大夏與吾鄉都御史朱公瑄都察院經歷宗君顯布政使錢公奐及江西整菴羅公欽順與乃弟憲副君欽德天台秦君文崇簡而已餘未有不動心改節者余所未知或有焉是知晚年自守尤當致力噫孔子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今之人奚可不自省以保其終

南康新建人趙一德被元兵虜至營爲鄭留守家奴歷

事三世號忠幹一日請於主曰有父母在家未知存否願歸省伏地涕泣不能起主許之期一歲而返一德到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負母就養如期赴營鄭氏母子歎曰彼賤隸乃如此我當成其孝遂放爲良適鄭以冤被誅簿錄其家羣奴皆逃亡一德獨奮曰主蒙母感其德分田廬之美者遺之一德謝曰重哀吾主無罪受戮分當理直敢受分土以爲己恩辭不受彼一家奴耳因感隸使放以爲良之恩而全主之家不受其賜不要其惠如此今人號稱士夫背義忘恩視人擠石下井袖手旁觀而方幸其敗獨何心哉

陶見漫錄 卷之下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扶風人楊皞性至孝左右就養無違母牛氏病劇叩天求代遂痊如是再三後牛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明如故牛死哀毀頓絕而甦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丈黑雲密蔽而不沾土而白兔伴處事同雄州王庸露處母墓側雷雨夜至而庸坐臥之地獨不沾濕復有蜜蜂數十房來至其冢歲得其利以供祭祀噫至孝感天乃常理也何世之人多不存水木本源之念而

泛視其親甚或以其愛有所偏而憾焉若讎者天其肯貸之邪

蕪湖詹氏女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至破其縣執女父兄將殺之女泣拜賊首曰妾雖婁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併殺無益也賊許之釋父兄之縛女麾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賊以其誠不嚴防閑過市東橋跳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此一孱少女子其遇變之智處身之貞如此其與士大夫在江右遇宸濠事變而甘心受縛假息偷生以危父兄者相去奚啻霄壤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州朝邑人嚴譔唐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等方構大獄以譔至孝擢爲詳審使平反全活八百餘人原沒籍者千餘姓俊臣輩嫉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散騎常侍子向爲鳳翔尹孫冀顯仕三世皆年八十五語云仁者壽嚴活人存心天之報施固其所也利人之死而陷平人于危地者其能免天之譴乎

古人喪妻不娶如曾參漢王吉之子駿魏管寧其不再娶恐妒悍以害前妻之子商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

屏伯奇晉獻公之殺申生爲戒此誠保全骨肉之義近
見喪妻再娶固不能思糟糠之配而惟目前肌膚之愛
縱後妻之虐害其子偏厚所生骨肉視爲仇讎而甘心
於忘家破業在市井顧不之恤名號士流而若是者亦
有之追思前妻之斷絃不續誠有所見至於老而復納
少妻以醜聲敗家聽其譖而離開骨肉者夫豈人哉夫
豈人哉

勸風俗十五 凡十三條

宋華州村民犁牛耕山疲甚遂枕牛犁而臥虎翳林間

聞鬼漫錄 卷之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搖尾張勢欲搏而食之屢前屢爲牛以身蔽衛以角抵
虎虎不得食垂涎而去其人則熟睡未知也虎去遠牛
亦遠離其人覺而惡之意牛爲妖輒逐之牛犇愈怒追
逐而後得歸以爲怪遂殺之噫牛有功見殺冤矣哉當
時以司馬公忠於宋而有奸黨之籍時人目爲冤牛黃
定爲作冤牛文以見意其與主母與人通姦使妾進毒
酒以殺其主父佯僵以棄酒內不忍泄主母之姦上以
獲全主父之命而反爲主父所怒而笞者其於牛之冤
何異哉近日有盡忠於國而被妾之笞受牛之冤者亦

眾矣漢之陳杜魏晉之鄧艾王濬後唐之郭崇韜宋之岳武穆皆冤牛也豈獨溫公哉

宋臨安羊壩頭禹將仕平日好施不倦忽一日火起鄰家甚偏將焚及之忽見丐者羅聚門首乞效力報施禹許之丐者爭爲搬移其財貲無一遺者火息盡交還禹無一物失禹勞之丐曰平日受恩今效報一時不敢受勞均拜而退夫丐者求食乞財苦不得耳其感恩知報如此今之受人濟利而反面負之士君子受恩于主而不能赤心以報皆丐者之不若也

關氏錄

卷之下

三十四明藏書

列國刊本

江南縣令鍾離君女與鄰縣令許君子卜日將適買婢得前令女鍾離君告許君曰吾將徹女奩具嫁前令女俟前卜日嫁吾女許君曰適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配以嫁令女何如於是遂娶前令女爲子婦夫鍾離君之行固善矣至於許君其古人之難及者歟余見士夫家因奩具隆殺家勢盛衰而爲親疏甚至相責相詬獨何心歟唐張燕公說市宅浮屠泓戒其毋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火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子

孫不繼說將平實其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聯譬如身瘡疔補他肉無益也由此觀之今之地凡破掘者皆非裁補有益而況盜葬他人之墓或發人家以爲葬域乎

宋趙彥霄親沒後其兄彥雲好聲色壞生業已半彥霄諫不入遂求分異越五年而兄產蕩然公私逋負尙三千餘緡彥霄一日邀兄嫂過家曰向求分因兄不節恐皆蕩費今尙存弟分一半請兄復主家務管鑰付焉因償其逋負今之兄弟鑒此亦足以動心而專利私房者其重思之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姚雄爲將時女許嫁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死而妻子淪落後雄以邊將赴闕呼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其從來嫗曰昔良人守邊有將姚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喪子方貨餅自給雄曰爾尙記形容否曰不復省姚曰雄是也女守約不與他族因留嫗呼其子易以新衣禮載還闔畢婚噫雄武將也而不以存亡易心今有號爲士族名仕宦多讀書以女許人無故而多方欲謀告絕更許勢要曾夷狄不若視姚雄能無此類乎

吾儒之道與佛教若水火不相入何今之世古禮尙存
儒先有議皎如日月而舉世多若處暗昧而不之覺自
朝廷以至田野背儒道尊異端雖豪傑自名爲知道者
亦墮其中且如人之初喪在文公與古禮啜粥寢苫之
外朝夕哭臨期望致奠之正也七七之說乃異端佛教
之指使明而易見人皆言之知之而不能拔以守儒教
士大夫家爲之倡也恬不知怪習以爲禮所當然何人
心之死而自趨於野嗚呼哀哉

晉毛伯成曰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此固達者

聞見錄

卷之下

三函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言何後世不顧清議而寧爲蕭艾鄙蘭玉爲固滯不
適時宜滔滔皆是也無他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哀哉
新語記宋時一士夫無子慮無爲後乃潛養屠人始娠
之子育之成人以欺姻族其後士夫死屠子爲其養父
具功德疏以報薦而法師召人入冥但見峩冠博帶衣
緋紫人徬徨戶外移時忽一持刀屠儉直前赴筵受之
而去起而告屠子莫知所謂士夫之妻聞之一慟而已
始語屠子所由而遂祕之稍後有聞姻族莫之爲矣吁
古人謂神不歆非類鬼不享淫祀三代之制明矣何世

人之愚曾不悟之而余往往聞之可歎也夫曷不思宗祖一氣之義而立兄弟子孫爲後猶吾類祀有不享者乎書以爲誠

凡人家使用婢妾亦人之子女耳多爲正妻虐使致死或其家主凌虐亡命一時之怒不能停思而人命之報曾不旋踵昔湖州高司徒彥有子曰禮殘忍不仁屢乘醉殺婢女時常見之而亡越中胡氏性妒忌怒婢妾將鬻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徧身瘡痍時當三伏臥欲輾轉肌膚黏席體血臭穢骨露而死噫陶靖節云彼亦人子虐害如此報之自有鬼神所主後之人當思所以善遇之自善耳書以示俗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五

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定海蔣某家僮於費產兒族姪鬻產者收買之逮其無以自存推以與之不復計前與之價守之終身一日附舟入郡起次便旋爲回風所擊溺水舟行急舟人無計撈救將在水面忽覺有如蓬載之後來之舟因呼追救詢其入水不溺之故則知爲善者雖瀕死有神人擁護近見富室主人遇有子姓鬻產則減價取之他人欲買又多方沮之視子姓如讎人後豈無天道哉

今人不古多貪色忘義余見有因妻陋而娶妾者相凌有因妻心病而遂疏棄甚有歸寧父母而相絕遠視諸鄭叔通之娶啞女劉庭式之娶瞽妻一則伯姒欲議婚一則母家以女瞽辭婚而二公曰未第時聘無疾也既聘而有疾予幸得一第而休棄之女將誰歸乎故遂納之而終身行夫婦之禮不廢厥後二女所生之子皆顯貴而世有聞人天道也書以示勸萬勿棄醜棄病棄貧妻以自取薄行陰譴

風俗之醇漓係紀綱之振弛紀綱之振弛則世道治亂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由分也苟上之綱紀彰明則政事修而民心一心一則風俗淳而敦尚儉素須自朝廷而上廉貪律懦毋淫于逸于游于畋節財省民使費出經而府庫充足以備不測之需邦圻之外士勵廉恥母作威以虐倚法以削征取有度而民安物阜品物有節而崇儉節奢則百姓足知守禮分曾無僭偪之失上下有別服御婚喪宴享有制而民俗厚則僭擬無涯之念不生泮渙不軌之謀不設而無上凌下僭天下有不平治者哉苟反乎此則綱紀廢而上不知檢奢侈淫逸而廉恥喪下無所

畏貧墨忒行而奢傲游觀以病民以致民怨不知而亂
由此基考諸宋季遷鼎臨安逮理度之時風俗奢靡作
奇巧淫逸游觀宴樂自朝廷以至省府下及士庶綱紀
蕩若而俗尚驕夸里閭市井夜以繼日歌樂服御飲食
窮奢極欲爭相誇詡雖晉之何曾王愷石崇之侈濫殆
不之過而竟召亂亡邇來風俗士不知廉儉之節民俗
習奢泰之風所謂媚優隸卒僭后妃王公之服食士夫
冠冕習圍賭燕狎之儀容視諸弘治以前大相徑庭嗚
呼上者下之倡民之耳目也曷亦正綱紀以修政治回
風俗以還一祖五宗之化何如

崇儉勤十六 凡十三條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廚作
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曰天寒何
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
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
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
必不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年八十從於郡圃種芋
親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悉散作醫藥資不

留分釐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不用乳母恐飢人之子以飽吾子故不爲也誠齋帥漕江東東山帥五羊或奉貯庫以給公用或代下戶輸租其家茅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皆夫人之助之教也其與左傳公文伯之母老而猶績訓其子者同一揆何代無賢今之士夫剝民以自奉其妻子惟日不足以資不肖子蕩費亦何心哉

淞江曹安仕武邑教諭至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役縣縣之官吏謂其能事多差委不三四年身衣羅綺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乘堅策肥今老值凶年欲如前不可得此無知細人之言曹謂曰滄海變桑田常事也噫況此輩乎董卓郿塢黃金二三萬筋銀八九萬筋石崇王愷鬪富擊碎珊瑚枝不以屑意元載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人不修德行善而欲希不義富貴以僥倖非望之福安能保有終哉奚獨老人

古之畫在意格至馬遠小李將軍而古意變矣故評畫法有曰氣運生動爲上神逸妙而次之至于王維等議論是矣士大夫有受此而以爲貪亦不過爲他人計耳

此貪尙可近因貪此而爲人所餌以敗身家惜哉

李元衡儉說曰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怨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其與化書所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之言相發明吾之子孫當深味之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柁大木建宅甚宏壯畢工之日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移居而卒夫屋壯大古人謂之木妖梁棟水滴謂之宅泣堯之士階三尺采椽不斲禹之卑宮室漢高帝見未央宮壯麗而怒李相廳事前僅容旋馬楊誠齋茅屋土階意有所見語云高明之廬鬼矚其室斯言真藥石也

古人謂不肖子爲三蟲始則賣祖父稻田以自食曰蝗蟲田盡則將居屋賣棄曰蠹蟲屋盡而無所仰給則賣兒女爲人臧獲曰大蟲此喻甚切余思凡子孫不肖於後祖父不得辭其責於前良由不能以勤儉率教方其幼也衣以文綺食以甘腴而不使知衣食之艱難及其少也不能誨之善道爲之擇朋友而恣其交結匪人以

奢侈相夸大至于長也任其貪色縱酒博弈而不知禁
所謂士農工商各居一業以勤儉相勸示足以長世而
延後者乃一不之教戒之名雖爲士而學不知道名雖
課農而目不識耕耨之勞名雖工藝而心鄙不屑名雖
爲商而視資本爲糞土逮及祖父棄世而故態不改則
濫費妄用爲人所紿而卒蹈於古人三蟲之言是可哀
也因讀此言而深有所感慎子曰孝子不生於慈父之
家孔子謂愛之能勿勞乎此固爲人祖父者所當知

凡人家子孫之賢不肖雖曰有數定焉良由祖父教之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得失也元馮夢周有云子弟之失有三自少衣之以
鮮華食之以豐美驕其心志惰其肢體而忌人之規正
一失也不讀經史惟事嬉游稠人廣坐論古今則懵無
所知退處肆意不知羞愧而訑訑自足二失也身旣不
學息人勝己忠言不入於耳佞諛樂以相親所思則邪
僻所行惟縱侈三失也而父祖不知童牛之楛之義謂
其年少可爲後將自立馴致鄉里議於中親友薄於外
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蔑視是父兄自棄而誘
其流於下也若能使之甘澹泊勤學問近有德遠小人

日思聖賢之道謹言慎行如此而去前三失始爲佳子
孫謂之亢宗何忝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思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
至哉言乎卽孔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之說也
夫天道惡盈好謙福善禍淫雖遲速不同未有放過者
也故臞仙曰身貴而驕人者禍其攻之位高而擅權者
刑其伐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其處之故位高者下官
大者卑祿厚者慎庶足以免禍而不爲天所忌也昔孫
叔敖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與博位滋尊而禮
愈恭所以相楚而福遺於後也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父母生子皆當使之執業不可恣其驕奢玩習俾
習成若自然以敗厥事昔劉成有子七人各受一經鄧
禹十三子使各守一業故子無驕傲游佚咸克成人自
立此善愛其子者也

貧者士之常聖人忘貧賢者安貧眾人當守貧管幼安
漢世高士治地鋤菜陶靖節晉室英賢灌畦鬻蔬邵平
罷侯而歸種瓜東門知貧而自力者也劉道安甘旨不
給而不妄取於人陳無已妻家有招而義不屑往胡康

侯轉徙流移而絕口不道貧字知貧而自守者也孔子曰君子固窮又曰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而不去斯言盡之矣大抵不克安貧而失已求脫未有不爲窮斯濫之小人夫貧士之常尙何欲棄常而求異乎曷思之李翰林宗諤爲宋相李文正公昉之子每出入僕馬如寒素一日文正公前騶遇之不識其爲公子而呵辱之終不言自後凡遇前騶必避隱之恐其知懼也噫李翰林爲貴公子如此今之人稍得父兄溫飽而恃氣輟轍不亦淺哉書以示勸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怙侈滅義又曰勤儉惟德無載爾僞足爲世俗之懲戒

昔公孫弘相漢蘆懷慎相唐一則臥用布被一則食惟齏瓠顏魯公爲刑部尙書范文正公居省府參政一則舉家食粥一則食不二葷故其子孫習服儉素而不墜家聞他若居官以奢驕示子姓習於肥甘綺麗蓋棺未久而所遺蕩析顛覆於後者種種此古今之明鑒也曷不以儉約倡後垂訓

慎取與十七 凡二十一條

宋熙豐閒京師有一茶肆甚潔齊人多就之邵武郡一士人李姓入肆買飲遇一舊知偕往酒肆偶遺金一包數十兩於茶桌上去酒肆中飲至更餘將息始憶所遺自計桌上往來人眾決不得竟不往詢問其物已爲茶肆主人所收安頓小樓上後四五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曰某往年曾在此失一包金主人聞之進揖詢之曰官人說甚事李曰某何年月日曾在盛肆失一包金子後不曾詢竟備言其意主人徐思曰官人彼時著某衣服爲人招去我隨後追趕爾去速不可辨認遂收取候轉來尋索竟不至其物尙在包上標記年月日時但未知幾片幾兩若說相合卽便取付李說片數兩數同登小樓見收人所遺衣服雨傘器皿甚多各有標題及識其失物時人品何等名目不知其人亦直書之取包開封如所言遂付還之李分中半與之堅辭不允請之入酒肆致情亦不允惟遜謝致祝而已時肆中茶客四五十人皆舉手加額咨歎此事與劉留臺於浴所得金八十片守宿以俟亡金之主還之他如還玉帶付金丹事皆類吁是卽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劉寵

之不受一錢彼不過欲立功爲名猶有所爲還玉帶知
道者也付金丹故人也猶之可也如茶肆主人求利人
留臺貧士求諸人者何所爲哉此誠至人無欲也今之
爲士爲商者設計以局賺人財物以利家視主人留臺
愧死無地矣可名爲人乎

元次山游於千原因絕糧不受人遺遂餓而死陳后山
從郊祀不受妻假其女兒之夫趨挺之裘衣遂至凍死
此固廉介絕俗然又當揆重輕執孟子飢餓不能出門
戶之訓而酌量之果不害義則生有重於死矣執一無

閩兒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則叢書

約園刊本

權亦未合於義也必飢死如王燭受凍如袁安可也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舉家疫死止存兒續方
晬眾欲謀殺之分其財善潛負續逃自乳乳生汁續長
卒輔復政業唐元德秀兄沒乳其幼子亦乳生汁至能
食乃止古人一念精誠由感於心明契於神故能如此
今人尙知省哉無乃利幼之死以有財視李善魯山誠
罪人也

吳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適被裘公在傍顧其取
之公瞋目拂手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被裘而

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詢其姓名曰何足與語姓名被裘公與漢管寧之揮鋤不顧金晉劉麟之之侍父側親持酒蔬以供桓冲宋蘇雲卿之不見張紫巖而徙居滅跡真隱者也富貴豈足累其心哉

司馬溫公獨樂園春時游人至者必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之公不受呂直遂建一井亭噫溫公之不受人或有不私其錢誠小人之廉者視今之位居大臣蔽主以納賄而敗國事者愧園丁之不若遠矣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惟誦周易及老莊書隱居龍門少室則天僭號諸武皆趨進以圖富貴召攸緒不赴終老龍門後武三思等敗先後被禍獨攸緒不染夫貴盛勢極人固當戒以自懼而不當自投焚林之地以自滅也

陸攸居明州大隱山勤於畎畝頗有所積時州守不恤其民而惟事貪酷聞其有積蓄尋事逮捕攸懼罪盡招所積銀藏窖處掘之無所得州守怒甚謫其戍象山海徼攸築居掘地盡得大隱原藏又懼事覺於守納之守

異其事釋罪不受其物追復舊業此與姑蘇沈萬山成雲南事同則知物各有主雖勢力足以殺人罪人者不能奪則今之欲謀奪他人者適爲他人計耳

泰州鹽商項四郎商於荆湖一日舟泊太平州江下夜月明聞一物觸舟起視水中有一人命舟人撈起乃一十五六歲女子也詢其所自乃曰姓徐北人也父宦辰州俸解官舉家至臨安聽調至此江中逢劫我驚墜水而家屬盡遭劫手矣項思一子未婚彼宦家女謹伺之攜至家與其妻議妻不允欲鬻之項固執不許欲助奩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配良家子適新除醴州安鄉尉金某新喪偶乃項鄰人也求爲妾項許之請聘價項曰彼官人女遭難歸余得侍官人終身勿使其再失身何聘禮之有金遂納之攜至任見其賢能不娶正室而權攝內事適一日有徐將仕過安鄉來求腳夫延坐徐氏自屏後窺似其兄比去詢金尉而道其人似兄也金尉召將仕具食詢其家籍與平生來歷徐將仕具對所以被劫而獨失其妹七娘因淚下金尉知其真矣擁入內與徐氏見相抱大慟詢父母無故又且喜將仕遂書父母相會而金正七娘

爲嫡室徐氏繪項之像朝夕禮祝噫商人尙利而知義之重若此今之爲士夫者見利與色則忘義而不顧攘臂爲之視項四郎獨無愧乎

李仲文遺事云宋仁宗有一玉帶甚奇侍臣皆屬目仁宗問之咸曰未嘗見此異寶仁宗曰當以遺虜主左右曰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仁宗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左右皆呼萬歲此與春秋晉大夫不受饋玉謂彼我各不失寶之意也今之人見人有一木一石之異而心欲得之其貪廉何如哉省之亦可自修飾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寧府楊少師榮世無顯人家固窮以濟渡爲生一日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上流之人溺水而順流者甚多他人之舟惟取撈貨物少師曾祖偕祖惟救人活千餘越十餘歲水又漲彼復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詒其駭逮少師父生而家漸優裕有神人指其葬穴卽今之所謂白兔墳也生少師少穎敏弱冠登第位八座加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繁衍碩大爲七閩冠而至今百四五十年且多賢而顯者嗚呼貧不貪貨而志於活人一念之誠互徹天地作善降祥聖賢豈欺我

哉余因讀宋人厚德錄書以補之匹夫尙知所救濟而
今之居大位者乃任情傷物以爲己私胡忍負於任用
哉

河中聞喜縣裴相度相不入貴格屢困場屋路中遇相
人曰君形神稍異不入相當飢死度一日游香山寺在
廊廡間忽見一婦人置布褶於欄楯上祈禱而去遺其
褶度得之追付不及遂坐守以待自再暮不至度攜歸
旅邸詰旦復往故處以待見前遺物婦人泣之度訊之
曰父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要津今失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老父之命危矣度挈還之婦人拜泣請留一以謝度
笑而卻之尋詣相人驚笑曰君必有陰德及物矣聲容
頓異前程通衢萬里非某所知也貞元中度舉進士至
宰相吳元濟時朝廷賜劍欲殺賊黨度奏全活甘露之
變宦官欲盡殺鄭訓李注宗黨度保全之歷事四朝德
業聞望比郭汾陽夫一念不貪卒致厚福何今之人設
法網利以賊人欲求厚福難矣

成都華陽人王永宋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錢鏐納土
命永往均兩浙雜稅永以兩浙田稅畝三斗過重令畝

稅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租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法太宗從之而田得減稅永生五子皆貴孫珪爲宰相世世子孫蕃盛南渡後賈似道行公田法而畝稅三斗五斗七斗宜其就貶而不得其死也後世商利之臣曷不之鑒

唐太宗時一日人爭渡渭津舟滿載袁天罡至欲航渡見舟中人氣色當厄會遲疑閒適一跛男子至貴壽相乃與偕渡值中流大風幾覆舟忽聞水中言宰相在俄而風止夫謂宰相乃跛男子婁師德也賴之無恙是生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三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死固有定命當擇所依呂才云南陽貴宦皆當六合劉基謂淮泗推車漢皆公侯由得依漢光武與我太祖高皇帝日月光華也故曰智人不如福人在所擇而依也古之青陽今之安慶其屬邑望江在宋末元初有老翁王氏鉅富擇葬地術者曰鄰左張富翁家有山一壠吉地也價值五十萬但不可得售也其子勇欲求得有翁氏肯厚酬我當與成就遂許謝百千其人往張翁家云余窳乏薪翁某山有薪可窳願備價鬻翁不知其計而

詢之曰價值幾何曰二十萬翁私計歲收所得不過二十千今得重價又資人生有何不可乃遂許之如數交易俾採薪一歲更酬先許數謝之越歲餘王翁之子乃以其情告父翁曰得卜葬地當值五十萬今止二十萬而不以情告以欺鄰翁不可乃備酒殺邀飲畢更出三十萬補償之鄰翁驚曰余山價二十萬已爲過望何爲有此翁以子與窳人情告鄰翁曰余當時惟知以山值相符故遂售之今翁以葬地價相酬非予情也再四辭讓王翁曰翁不受山價當歸翁答曰山已貨人更無再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受之理君爲仁人子恥小人之歸古人恥獨爲君子曷不相成已乎竟辭而去王翁乃密召其子付以三十萬與歸且戒以勿爲尊翁知噫富翁之處事若茲宜其子孫世盛而昌何今之人惑於術者之訣某地吉而不可以賤售乃陰謀設筵或依勢作威或誘大爭擾千謀百計以圖之甚至踐毀賊敗人家事仰視昔翁爲吉人乎爲凶人乎書以爲勸

陳文學士在正統中當國吾鄉慈人葉知府爲教官資求轉官料理所蓄得白金二百兩命其子餽之其子至

京錯送翰林學士陳循曰汝誤矣或陳閣老先生其子
以事露不可轉轉取敗事乃對曰家父素慕老先生德
尊望重而來非誤也循受而感之歸報其父葉泣曰命
也當何言不一載陳文去國而循入閣當國至景廟時
遂首薦葉爲知縣不一二年遂薦爲知府是知蚤求之
得與不得誤與不誤有命存焉古語塞翁失馬不爲禍
得馬不爲福之言良是

事非隱微而欲全身遠害寧嫁禍於人甚可愧也如宸
濠餌劉瑾復護衛瑾誅而內臣張永掌司禮事革之道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永去而宸濠用銀八萬以餽內臣蕭敬與當時用事
閹宦假子及兵部仍與護衛而楊廷和得黃金五千銀
八千主令兵部覆奏時尙書陸完備列先朝查革緣由
及劉瑾雖與而張永革去以復舊制之意是不當與也
但其奏尾云事緣宗藩非臣等可以擅擬伏乞聖裁時
蕭敬在內贊成楊廷和調旨意而竟與之及事敗而乃
以與護衛歸罪於陸發戍當時科道不舉正兵部不執
議惟勢所在是依公道何在今日之謂廷和無與可乎
不可乎廷和受賄乃錢寧臨刑之言監斬御史主事人

所其聞次日進本云大獄當公眾會審之言畏廷和也
宋向敏中見遺失玉帶不取守以待至後一婦來言夫
犯重罪須得玉帶而幸不死今已矣吾亦不免於死敏
中出玉帶還之相者遇而驚曰陰嚙滿面當及第也明
歲果然范元之貧甚盛暑浴水邊拾黃金一錢次日賁
金候諸水濱見婦人哭而來詢其故云易田得金贖夫
死罪今失金夫死矣元之還其金婦欲分謝之不受是
年室產靈芝數莖鮮明如桃杏明年父子登科噫利人
所欲能卻之以全活危急天理有在固所宜也何今之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聖朝明教書

約圖刊本

人陰奪人財以賊良善欲子孫之獲福難矣

陳彥賓引兵攻遂寧左右掠三美女進彥賓封鎖一室
次日訪其父母還之感恩祝其壽福後官至觀察使年
九十七無疾而卒其子皆顯仕夫一念之誠而獲福如
此今人引兵攻地掠人婦女縱士卒淫人妻子賊殺無
辜吾恐天道不遠也

朱軾未遇教學里中得東脩歸塗中見械繫人啼泣詢
其故乃曰少青苗錢三千五百軾以東脩代償釋其械
同邑劉澈弟負官錢澈不能助致弟囚死非命澈屢舉

不第祈夢於神告以心行有虧而指其事謂祿不可得若朱軾當獲代償青苗陰瞞之報次日詢軾不誣後軾生三子皆爲顯官壽至八十四卒由是觀之書曰毋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隨力分所及而恤困憐貧扶善鋤暴安有天道之無知也若澈之殘忍於弟奚俟夢神而知

袁韶之父爲慶元郡小吏從事通判廳夫婦五十無子其妻資遣臨安娶妾旣夕察其妾有憂色詢知其爲趙知府女父喪流落鬻女與人爲妾爲歸葬計袁吏聞之卽遣還不收其值歸而妻詢其故告之詳妻喜曰君能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其事與馮京父商大略相同一念之善上通於天獲報如此今之主妻虐妾其能以昌後乎

昔陳崑與周紀伯爲鄰夜移藩侵崑地自益崑潛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又以己地一丈益之伯覺慚恚還所侵地又卻一丈太守周公高崑義能感伯刻石表曰義里今之用心以侵人地者何益之有近有王姓人侵吾地以葬父棺者旣埋矣使之安焉余之志也

廣修治十八 凡六十一條

古人謂與善人居潛消默化而日進高明如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口蜜腹劍若天性然而日趨汙下如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惡人當防也予謂柳盜跖惡逆滔天而良心不死晉鉏麋強狼亡命而知忠義所在況吾儒以經起家而受朝廷恩渥乃忘報國效忠而陰擠正人受賂羣小甘爲唐之李貓惜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坡在黃州自書云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味亦不過三有損不可增人有相召亦預以先告主人不從則止之曰一則安分以養福二則寬胃以養氣三則省費以養財噫東坡斯言不特可以節奢崇儉推此意則可以養身可以治家雖國與天下能由是而慎思充擴之則百福倍臻內外有則財賦日充而無不治平矣張文節公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味斯言兢業自持何憂乎濫浪費放不稽乎

宋廬陵羅鶴林大經曰勤有三益一夫不耕必受其飢

一婦不蠶必受其寒勤耕而蠶可免飢寒一益也三農
晝則力作夜則頽然而臥故悲歡淫念無自而起是勤
可以遠淫泆二益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商三宗周文
王之壽生於無逸呂成公謂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
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守內
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李元衡儉說與其貪
饕以招辱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二公之言至矣人當各書一通以置座右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窠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聖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據案視事鷹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
窠之卒也銜巾還之乃徑攫探窠卒之巾而去太守推
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鳥獸之靈智如此其與義鶻之
擊母猴之復子讎其義勇又如此人之不智而文過遂
非其爲不義以觀人擠阱而反助其不勇甚而父子兄
弟爲人傷害而不動心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宣和閒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甚急官吏受罪人戶無
以逃生時有海州寡婦楊六妻劉氏生二子各積錢一
屋一日謂其子曰國家用兵斂及貧戶受刑慘刻吾家

積錢坐視鄉里之困與官吏負罪而晏然自厚恐非計也遂請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免貧戶之輸於是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罪而下戶得免流離死亡者皆劉之賜也此與吳江老翁徐孝祥灌園樹下得金一甕封待歉歲日散一二錠以濟饑民事相類寡婦富人老翁貧者如此更可尙也嗚呼今人積金蓄穀倍息取盈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見人患難而乘急以利人財產陷人之鬻子折屋浴浴是也其視此婦此翁賢不肖何如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聖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呼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此與呂文穆聞此子亦爲參政之語竟不追問相同而其識度更覺有斟酌今人聞人傳語而深怨怒以中人禍者省此能不愧乎

慈湖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寡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密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此理道之言也今之仕宦而嚙勢利讀書而志富貴骨肉欲求密而相責望朋友以朝夕歡比脅肩諂笑爲交

厚是誠何人凡此身外事於穢物乎何有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蟲空苦辛名言也世人食君之祿上不爲君下不爲民惟虐民以取財欺君以盜貨爲子孫百年計曾未身死十年而向之欺君虐民者殆盡前車之覆後車不戒而接踵相承更有貪婪未足致政還家不顧事理而受賄枉法囑託又多爲肥家之計而凡可以奪民之財者靡不攘臂爲之反詆人之爲善而興仁讓之事是誠何心哉余故書此特以示警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龍泉葉水心適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功業不見於世惜哉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此知道之言士當佩服斯言以求其意

唐人謂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蠹賊傷稼不足懼但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失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正言蔑聞深可畏於不足懼者存之於心而不

忘深可畏者修之於政而益順則天變可回民心自定而易亂爲治矣堯湯之九年水七年旱而治化益隆漢文之災變屢遇而民益富庶知深可畏而不見其可懼也爲人上者皆當以斯言爲鑒匪直有天下者當如是也

魏曹操欲立植而廢太子不問賈詡詡默然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爾操遂以丕爲太子而不易唐方慶爲相子爲眉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在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子庸敢相近若二人可謂善諫易曰納約自牖因其明而通之此之謂也今之諫者當置此二君之言於座右至於狄梁公安有姪爲帝而附姑於廟之言可謂婉而正直而不迫誠社稷之臣而善於立言者矣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韓魏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有客被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蘇東坡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胡致堂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

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之足意當有些不足處便好朱文公曰財猶膩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元劉因讀史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余漫錄諸公之言皆操心守身待人之說覽者當體體認內觀外省何如

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碎之略不之較其與劉昆羹爛汝手韓魏公銀杯羽化之量相同所以居將相位而立功業是必有其本矣視諸斗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小人取尊位以一言一事之私害人者能幾何哉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可使者因自結之夫以文王之聖西伯之尊而敬賢如此視世之作氣勢以傲人忽才能以尊己真腐穢耳孟子曰文王我師也胡不克勵以師之縱不能造其域獨不差勝時輩哉張釋之爲廷尉親結王生之韉此以有聲職業也

步隲與衛旌避居江東俱以種瓜爲生一日共修刺獻瓜於焦征羌坐隲旌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堪隲

曰吾貧賤遇之何愧哉隲爲吳丞相郭延卿有文行而
隱時留守西京錢文僖公偕其僚窳屏車從往訪之延
卿遂留酌陶尊果藪以進錢滿引至申刻談笑自如盡
情而去北宮子衣短褐有狐貉之溫食戎菽有稻粱之
味居蓬室若廣廈之蔭乘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
不知富貴爲何物魏野居東都日與寇萊公王文正公
書筒往來宋太宗祀汾陰召之不赴中使至則踰垣而
走古人意趣所在步隲不知爲辱魏野不知爲榮北宮
子不知己之貧郭延卿不知官之貴則性情得矣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明叢書

一初園刊本

余自壯遊南北乘舟便以溺水自處出行便以遇盜自
處疾病便以不起自處入山便以虎狼自處居官便以
敗官自處而惟清心寡欲以理義自持先事以備故無
所患而心自安終身以之適讀王深寧載王渙之云乘
車當以顛墜處之乘舟當以覆溺處之仕宦當以不遇
處之自無事耳斯言偶爾相合知前人之達如此而凡
今之所謂戚戚於貧賤忻忻於富貴者知此亦豁然矣
聲隅子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眾未尊則反之於德俗
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

於力不怨天不尤人是以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朝之憂
學者於此言著實用力庶爲君子

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奉父母遺體以居家則思敬
其長上和其儕輩撫其奴婢父母所愛則愛之父母所
惡則惡之苟父母所惡不合於道當下氣柔聲從容以
勸之處鄰則思親睦相好處鄉則思道義相和勿疾言
勿逞怒人言及我無害於義則受之而不必以言語致
怨忿遇事之不堪者容忍以處之雖小夫下賤不可輕
忽以招其侮致惹跋涉此保身事親之道決無一朝之

開見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矣涵虛子曰父母怒已不作於意
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矜者上也雖不能面受其
罪而能不作於意不見於色者次也作於意見於色者
下也作於意色忿言以對父母者此不孝之罪人也斯
言於子道頗盡

子居閒靜思當禁止而終不遂已非者二十事殆悔前
之失將補之老年以示吾之子孫其曰勿恃賢以傲長
上勿恃材以忽師友勿恃少以慢老勿恃長以侮幼勿
恃富以吞貧勿恃貴以輕賤勿忌人之有勿訾人之無

勿談人之短勿矜己之長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勿損人以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逞忿以報私勿背理以害物勿矯激以要名勿苟且以同俗勿縱欲以害己勿亂言以欺人務在造次必思顛沛必思庶幾寡過乃吾子孫

人生兩閒造物不能全備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故人豐於位者嗇於德優於德者短於材名實不能相副禍福常相倚伏故知止足者不敢盡享其福盡用其材盡極其位盡專其富以保終也昔馬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至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碧梧題之於壁有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真藥石也今之人何苦而遂其必盡之欲乎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如堯而丹朱放子賢如禹而伯鯀極兄賢如舜而象制弟賢如周公而管叔誅臣賢如湯武而桀紂放伐是望人者無依恃人者難必得欲遂其

心自身之爲善始人奚足恃者噫由狐卷子之言而思之則人人有足恃於己者舍之而弗爲非人也爲之而弗力非士也恃父兄子弟之勢而欲僥倖者愚人也胡可以不自強

丹書曰志不可滿易曰滿招損鬼神禍盈誠法言也不特恣己縱欲之爲耳人心當常自歉於事之未足可也不足滿也余自作縣而入刑曹出守武昌人言雖與於余之守職而余心恆自愧歉於中謂分內事弗克盡也逮守撫州適饒州兵備王綸安仁知縣楊材激變良民三千人出境殘掠而官兵已集將勦殺余沮之身往諭撫安事定歸府中心自足曰此行不虛矣厥後楊材挾怨誣劾桂萼倡言暗擠禍基於志滿所招也

閻丘生自言往年游湖湘舟行江上有客來附舟尾吹笛音韻足賞生命酒勞之忽闕然有聲無人應答少頃舟人進曰官人且低聲勿復問舟尾吹笛者賊也以此爲號而招其黨適已撲殺矣須臾有舟嘯呼直前詢之曰吹笛船安在舟人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往前急移舟投埠頭獲免今之江上吹笛賣貨附搭以窺虛實而

爲盜者不一凡在行塗者皆宜謹慎關防語曰良賈深藏若虛此遠盜之方也

張乖崖帥蜀有例不得將家屬就於任選小女子浣滌初縫張悅其人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自呼曰張詠小人於是制而不近越二年歸嫁之猶處女後趙閱道帥蜀見一妓心愛之留於外室自入內將召之周行室中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少頃呼吏支錢五百千遣訖剛如乖崖正如清獻而未免剛制後之士君子多爲聲色所敗可不爲之剛制也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余恆佩斯言如內弟范知府得奇疾余與醫商議治之三日而死其子秉鈞置子殺其父余坐而安焉內兄有子橫虐其叔余與之絕或謂余曰置子者不絕無犯於子者絕之無乃輕重不倫乎余曰父死之際哀痛曠亂當憐之也詎可較乎不有其叔怙惡不悛人倫絕矣何有於我而與之可乎此所以不同也

子旣列七義以處已則心動而身和殆及待人子嘗行其二三以取信於人而亦因之以取怨故守其在我而

不變求諸天不求諸人司馬溫公所謂盡其在我而已
因慮予之子孫或不自振而墮時俗之態以致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列七主以示之且益以自勉一
曰與人同處主以謙和二曰與人交際主以禮敬三曰
與人論辯主以義理四曰與人謀事主以忠信五曰與
人處分主以公正六曰與人交財主以平恕七曰與人
解難主以寬柔是必平日主敬明理語言必實制行必
果智慮必精毋汨於利毋怵於勢毋重於所厚毋輕於
所薄勿聽讒勿暴怒持心平衡始克能之爲吾子孫尙
慎之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商書謂成湯改過不吝先儒謂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於
改過是則改過誠獲慶之地也元信州周才美家平日
所爲不道斗斛秤尺輕出而重入小出而大入短出而
長入者二十餘年其子娶婦習見其不善拜辭舅姑不
願爲婦而歸寧父母獨處且曰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
妾之所出枉負其辜翁愕然曰當爲悉除婦請許大斗
出小斗入輕秤入重秤出短尺買長尺賣以酬日前欺
瞞之數妾卽願留翁感悟忻然許諾其婦後生三子皆

少年登科此周才美改過獲慶如此今之爲人臣爲子婦者事君父皆才美之子婦則家何憂不泰而國何有於不治哉

爲人父兄有子弟當教之知理因其所長各任以事不可偏愛致子各生讎隙子或有貧或有所濟當呼諸子告以相濟而與之若或不肖當痛責使其必改令有識之子兼理其家儻諸婦有敗家事而亂禮法者甚則去之不甚且教之不可憤其失輕轍自取憤焉袁氏世範曰父母愛憎之偏兄弟積讎不已禍莫大焉人子貧困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母憐厚而子之富者或生怨焉非人子也此誠良藥濟人之言予因所見而併錄其意爲吾子孫尙顧思之魯思春姜曰婦人事夫有五平且纒笄而見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有兄弟之道期守必信有朋友之義寢席之交有主賓之禮呂滎陽公夫婦相處六十年雖衽席未嘗戲笑庶幾得之

陸象山曰心正卽是福心邪卽是禍富貴而心邪則其事必逆天地鬼神必悖聖賢君師目下雖富貴而心勞日拙獲罪於天無一時得自安此卽是禍貧賤患難而

心正則其事必不逆天地鬼神不悖聖賢君師目下雖貧賤患難而心逸日休有天者存無時無處而不自適此卽是福故禍福之來惟人所召習之不已則善積而慶來惡積而禍至更有不可言者此儒者之言至人之見也

昔呂蒙正爲參政不校此亦爲參政之言富弼入拜大政不求直呼其名之人李沆爲相受狂生馬前上疏之訕詬惟唯自受責而無難色此誠君子求諸已而外之毀譽無容心焉所以能成大事而享盛名今之人聞一言之及而終身不忘且加擠設阱誠何人斯余近遭讎奸非道斥辱雖不之校而心中存焉求如東坡之喜人漸不識而幸其詬罵遠矣當自痛省

盜虛名者無實行重內本者輕外名古人多如此余直聞知而已近獲聞見之足信者也胡康齋省親貞監而人不知薛文清進退以道而心自若此敦實行君子也林大用見素出則皎皎務名而巡撫江右川蜀總憲刑曹不見其實業歸且橫恣自如陳公甫白沙攻緻字詩以索高譽濫受兩廣民賊陶布政魯之富田莊而不顧

義之可否雖曰辭官養親而檢討之職卒授視諸康齋
諭德之意趣霄壤矣見素曾不愧於同邑之陳御史清
茂烈之終養自飾爲鄉人心服者何如

錢融堂時曰天下事未有不成功於忍而敗於不忍甚矣
忍之一字其切於學者之日用也是故言語不謹以致
蓋取戾者在乎不能忍口飲食不節以招疾傷生者在
乎不能忍饑飢寒驅迫而廉恥心喪至於爲乞爲盜者
在乎不能忍貧橫逆之來拂然有動於中以至速禍者
在乎不能忍辱爲物所忤不勝一朝之忿釀禍噬臍而
悔莫之及者在乎不能忍怒謹獨不嚴縱情不檢傷風
亂倫自陷禽獸而不知恥者在乎不能忍慾身履危難
不顧節義虧喪名行而偷生妄爲者在乎不能忍死嗜
進無厭貪多無已處高位厚祿不修職業而稔成亂賊
之禍者在乎不能忍富貴忿慾人之通患也懲之窒之
而已意必固我不能無也絕之而已視聽言動非禮不
能克也勿之而已嗚呼是忍之說也乃養心保身保家
之至要而其旨又在乎學以明理養氣以事其心理明
則是非計在我而不在人養氣則剛柔度在義而不在

利庶心有所主而忍之力可培張公藝而無施不可也
故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漢桓譚曰士之賢有五品謹飭家事順梯鄰黨者鄉里
之士也作健晚慧文史無害者縣庭之士也信誠篤行
廉平公恕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達
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德厚超絕於
眾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噫士有五品
第而言之然未有不自學以開心使不汨於客氣而惟
事於實德也不學則家且不可爲而況於州縣天下何
況於守常應變何五者皆在務學隨其資之上下而優
劣之庶達不離道窮不失義今之人曷思之哉

聞見錄

卷之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心畏清議者聞有大加詆毀必不使之出於己前則
其人可知今之在位者十有六七以至僨人之事敗人
之國衰哉予思弘治閒兵部尙書馬文昇轉吏部以東
山劉先生大夏代之東山人望也自主政在兵部歷官
中外練達無比兵部乃其熟路駕輕車尙何足讓方且
推讓文昇奏曰文昇練熟兵務識夷虜情臣不及也部

中日逐事移臣頗能奉行儻有邊報重情夷虜事勢必
須文昇同協議處免誤國事孝宗皇帝許之觀東山此
心則人己之私潛絕矣視近日之嫉妬者其能復弘治
之時乎

晉叔向適鄭聞堂下收器者一言之善而知禮明下堂
致禮舅犯舉虛子羔祁奚薦羊舌赤外舉不避讎趙文
子薦白屋之士六十家漢韓安國嗜財而推薦廉士宋
張安世薦材舉賢而絕其謝韓魏公而薦不識面知名
之士虞允文爲相而書天下賢才名於材館錄以用之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六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此盛德事也後世何位同而相軋猜忌一言不合而力
加排擯知賢而妒抑見廉而反訾本非其薦而市恩於
人不能薦人而要人求薦於天下材士惟恐名位之在
其上凡可以擠井下石者無不攘臂力爲之其負人欺
天厚矣視古人自愧當何如

凡人識聞未廣見人論事稍異不知彼之有據遂爲非
詆此忮心之致也且如河北沙漠之人與之言二三萬
斛巨舟江南交廣之人與之言千人鴟帳胡人見錦與
之言蟲食桑吐絲所成正猶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

火布山人不信魚大如嶠海人不信木大如魚也已所未知不可議人以受人之反議也歐文忠博雅君子而以毛鄭解來麤爲麥無據不知韓詩有貽我嘉卒爲麥是知不可輕議人惟視其論義於理之所在何如耳

古人謂娶婦不必求大家世族以其多倨傲之態且天道惡盈必無厚福殊不知醴泉無源靈芝無根麟鳳無種貧窶之家若有女性度異常必有厚福而生子起家公卿士夫之賢母多不出自名家閨時可知胡文定謂娶婦必不若吾家亦此意也今之娶婦者惟慕富家而不究其理多生後悔吾子孫其守而慎諸或曰春秋大夫皆娶世族如公父文伯之母其姜之賢魯姑之義皆大族也曾何愧乎噫周禮尙存內教不弛自胎教以後無在不聞今時曾有是而知之乎惟擇世善良而母知儉勤者可也

蘭見漫錄

卷之下

李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窮鳥入懷仁人所憫而況於人乎是以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此前哲之所深與今之人乘人之急以要重利是謂之仁可乎仁者不暴之禁也義者不貪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

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知此而自禁厲焉則足以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無不實矣暴者賊身之獄也貪者陷身之獄也邪者縱情之獄也淫者速死之獄也妄者害生之獄也知此則足以警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妄爲以喪其真自不蹈於惡地矣余因讀單豹養生禁禮智信之言而充廣之禁則可以進於善獄則必陷於惡矣願子孫思而慎之

尸子曰井中窺星不過數點丘上以望則眾星朗然非明有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易之同人曰于野公也于宗則有係而私矣故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恕可爲刻不可爲也余觀居官處家刻心一形目下雖利而子孫不得其所者多矣凡恕者多有後余願子孫省焉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夫盈乃高也謙乃下也天道之閒西北太行以北之地與山極高故草木不生五穀不產而夷虜以畜牧以養生東南地山皆下草木繁盛百穀蕃殖而國家賴以延長崑崙至高而曰產玉產琪樹

不資於生人而滋驕奢之心海至下而百物寶藏魚龍
居焉而人賴之以資生則自高者損自下者益天地山
海尙然而況於人乎余見人能自視不足而恆見人之
有餘能下己以尊人者則人歸之天與之而獲福遠禍
益莫大焉且遺餘慶若伉倨自恃謂人莫己若以輕視
一世人方仰之而害己生焉非人之有忌也亢則驕驕
則易心生而於處己接物行事持家皆不能盡心以撫
待而惟縱己以妨人人怨興焉故戕己害家以賊厥後
是高而自盈危地也謙以自下安居也孟子曰仁安宅
也仁者能下觀余言思之何如

開見漫錄

卷之下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善富於理則不過激以受人之紿嫉惡不太甚則能
容人而遠己之害不特人事當如此天道之正生長於
春夏善善也殺藏於秋冬嫉惡也然善善多而無物不
生育至於殺藏而胚胎生意寓於其中不爲己甚也小
人固無忌憚矣至於君子如張曲江九齡開元名相也
其於武后中宗時竄逐之人一概寘諸瘴癘惡土必欲
其死及身居外任則欺寂寘謫處夷陵則傷疫氣前竄
逐之人豈皆罪犯必死者哉此亦嫉惡太甚而拂天地

之心矣厥後至於絕嗣一念之慘所致也余特丁寧不殺而重致言

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隨人腳跟因成敗論人甚不可也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以忤俱文珍輩又絕章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皆爲國以除害章皋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其無所裁正故韓昌黎欲作唐一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於諸君子乎

周見漫錄卷之下

六十四卷

約園刊本

余讀佛書而知維摩詰之病惟視人之病爲己之病故其教以嗔恚心起便是黑風立心傾陷便是鬼國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脫詩人謂之病維摩病者在人之病恆有憂人之憂吾徒號稱士夫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而反肆噬嚙詰之罪人也曾異端不若而開口闢異端若茲輩

乃非斯人之徒誠異端夷狄不若也天有顯赫姑誌以勵後人非敢從異端也

豪傑之士所見略同漢人之言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司馬溫公曰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天若祚宋決無是事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福非所恤由五公之言觀之則五公之生先後而心無不同今之

開見漫錄

卷之下

空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君者患得失重私家寧負朝廷毋招己禍所以弑父與君之事曾不之顧而甘心首鼠如胡廣盧杞楊釗秦檜之所爲而反矜得也哀哉

傲不可長是謂凶德蓄疑敗謀時有隱禍故地在山上謂之謙以其居高能卑而反光大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則樂告以善而官邪屏跡疑何生焉是疑固生於忌忌生於偏而傲斯至矣由是自用當斷而不斷不當斷而斷匪直妨人而實則災己此處事持己之大戒而在人所易忽者當知所自勵以親君子遠小人以去其疑

恆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以去其傲則自無此失不然
疑則來讒聞之口傲則長滅義之風其禍可勝言哉
福州福清人聞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
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
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乃娶柴氏女
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愈生三子皆登第夫
婦人之大倫故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
有君臣誠所謂萬化之原人倫之始胡今之人一不相
合反目相視而欲家之肥福之聚得乎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文公勝楚而喜其臣子嘉謂禍方大趙襄子下翟而
憂孔子與其憂也惟知憂所以昌喜所以亡厥後楚滅
鄭趙封國是則殷憂啓聖逸樂喪邦自古然也故以其
得志而樂則心肆心肆則自賢而謂人莫己若取憂之
道得志而憂則心慎心慎則能增益其所不能而保其
所有是以禍福之基相爲倚伏成敗之驗炳如日星不
難知也而人多溺焉何也不知天道滿損謙益之義而
識量之止於此故其所樂者若此其所憂又不能安貧
賤而志趨於富貴憂莫大焉何樂之有是以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凡人家不宜使三姑六婆往來以致禍亂三姑謂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謂牙婆媒婆師婆伴婆藥婆穩婆也孫昉號四休居士淡羹蠶飯飽卽休補破遮寒煖卽休三平一滿過卽休不貪不妒老卽休乃達士知命之言夫飽煖自適卽孟子不願膏粱文繡之意三平過日卽中庸居易俟命之意不貪不妒卽寡慾養心之意惟不貪則心清不妒則心和心清而和則自見有餘而妄念不起居常自適而外慕不干是非見明而安分不能也

關見漫錄

卷之下

空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今之人處富貴利達而心猶不足惟恐人在高位尊於己貪與妒爲之根也所以強顏忍恥凡可以得志之地無不昏夜乞哀而攘臂爲之以至老不知休者雖位極人臣不顧君國之治而甘心妻子之謀其視楚姬之對莊王謂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今之所謂人臣者獨不致思以禍人國何哉

道有升降世有隆污君子守其在我縱秦之暴不能加焉秦坑士也而不能坑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秦

焚書也不能焚伏生淳巨伯之書秦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婦爰鋤慮有德色俗壞盡矣而不能壞萬石君之家
是以君子貴自守致命遂志變也而不失其常行法俟
命常也而可安其變知乎此卽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所謂蠻貊可行學者先
須識此則幾柄之先見者自不能逃故下陽舉而知號
亡虎牢城而知鄭虜西河失而知魏蹙大峴度而知燕
危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專柄臣翦而宦寺
恣寇叛平而方鎮疆此必然之勢夫若貪饕富貴者之
將形不用則去而脩身見世焉往而不自得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能知惟不失夫自守者能先知故用則行消禍亂於
明哲之人遇坎險不憂臨亨泰則懼知陰陽消長之機
相爲倚伏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危不生於危而生於
安故每於斯致意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無患而思豫防
之計觀之前事之徵不可以不慎也齊桓公七年始霸
十四年陳完奔齊方盛之時而亡齊者已入漢宣帝甘
露三年匈奴來朝正勵精圖治之日王政君已在太子
宮而莽篡之基定唐太宗以武德戍卽位且圖貞觀

之治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卒篡位易姓宋太祖卽位之二年陳搏方喜天下自此定是年女真來貢之始宣和之禍虜帝侵國有在故君子當盛大亨豐之時方軫履霜堅冰之戒庶幾有之奚可侈然自託爲太平無事而上或作聰明以更成憲下不知省惕爲媚順之忠反使居江湖者憂廟堂弗思耳

凡大姓之義男家僕皆當從其本姓切不可使之冒主姓後亂世系近日兩浙與各省大家鉅族奴僕皆冒主姓驗之往古數世之後混然無別逮至主衰而僕盛則反凌其主曾莫之辨深可歎息予每告人未有深省者惟嘉興平湖沈瓠菴參政以予言爲然吾郡大家知事者一二人家能絕此弊

今之人以不仕爲隱非也古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大隱中隱小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者各各不同隨在而名隱也無往不適而進退由己者天隱也避地見顏色不在而隱者地隱也詭迹混俗不異眾人而不失其守者人隱也修學立誠而惟恐人知其姓字者名隱也立朝輔主臨大節不能奪而忘身徇國者大隱也知道

不可行爲祿仕以養親而辭尊居卑者中隱也無意祿仕雅志林泉自脩其身以成其家者小隱也他如玩時謝物風月嘲詠充然自得而俗不能羈充隱也與物周旋而賢愚雅俗無處不可而不以辭色忤人通隱也天隱如君平子陵地隱如伯夷叔齊人隱如東方朔之類名隱如蘇雲卿劉遺民大隱如伊尹周公中隱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小隱如林逋秦系之類至於所謂充隱乃晉之皇甫希通隱乃梁之何點是已隱之義大略如此是心不係於富貴貧賤而不失其守者夫詎今人所謂隱耶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子曰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壽此其術正吾夫子不怨天不尤人思不出位之意人能隨其所遇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而各安其分則無外慕而隨處皆得戚戚營幹之謀不生而樂無不在何富如之乃定內以安外以妄取一毫不以妄與自身以及於家於國皆行吾所守不拂人心之正不徇私己之求在鄉與國人皆仰之雖死而人猶能不忘其行傳之後世如古之賢哲

其爲壽也久魏徐幹謂壽有三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是已由今觀之以貪財爲富偷生爲壽老子其知言哉

傳云死而不亡曰壽生而不愧曰榮至哉斯言深有以發明夫子仁者壽其生也榮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在三代其精神命脈至今猶在非壽而何下此則漢之高文景光武蕭張丙魏鄧寇諸葛龔黃卓魯名壽至今唐之太宗房杜魏狄宋之太祖仁宗韓范歐富虞李岳文亦然至如周程張朱其功業百世何曾死

商見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耶非壽而何諸君子生無愧心死而功不泯其榮其壽夫豈今之所謂長年利達者哉我太祖立胡元旣墜之三綱一胡元瓜分之四海振胡元縱弛之法度宗胡元擯棄之道德正胡元掃除之禮樂誠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乃近代堯舜禹湯周武也其壽與天地並惟萬世永守望之後聖

司馬文正公家訓言約意盡無庸贅矣子虛陰德之說恐人不以心處而專事姑息雖於禮義不合者亦妄有爲敬廣其意而曰積金以遺子孫厚望子孫之能世守

積書以遺子孫誠望子孫之能勤讀假使不守而不讀徒費終身之僕僕曷若遺之以義爲利之方日詠蹈夫聖賢之芳躅枝忌不生勤儉知足勿詐善於昭昭勿長惡於幽獨恆存與人爲善之誠痛戒恣行自便之貪贖使書莫遺奸宄之囊橐金莫遺喪生之鴆毒況天道難諶而有知因善惡降災而降福明有徵驗載諸簡牘當隨吾身之所遇恆思不遺親之辱務遺厥孫謀俾永嗣以續雖成敗之數窈冥實由人之戢穀敬廣先哲之格言式示後人之龜卜噫爲人後者當熟思審處庶乎其

爲陰德

磨兜堅古之慎言人也金人三緘其口恐傷易傷煩而或失之支誕良以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莫不有善惡存焉故言善則千里應之不善則違可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而所以維持風俗正治者在但見惡未甚而惡之切使其無悔改之路則亦我之忌心所生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已亦陷於惡矣善善長惡惡短君子處已待人之法若其惡罪滔天與眾棄之者亦不可姑息以縱而使良善受禍至於得人之善揚顯

闡微以成就獎掖此理之根於心者何今之人見善則
忌見惡則恕姑爲私家之計而名曰士夫者口在余於
善固未嘗敢隱諸人惡亦不能容是故同乎人心第善
善而無由以爲勸惡惡而無自以致懲徒費口舌以招
人忌怨王陽明謂余之得罪非心過與身過也乃口過
以致禍正蹈言人不善之戒此鍼子之膏肓也書以自
警且戒子姓敦好善寬惡惡也

范魯公質謂吸三斗醋可以爲相此言識量之所有也
故凡福厚者智若愚有若無實若虛不城外若橫

關見漫錄

卷之下

三十四明錄書

一初園刊本

稜而內有持守而人莫之測譬之長江大河浩浩滔滔
順流歸海盈虛不覺殆常人然禍不能及而享福自厚
其次則智用而明有著而彰實見而成是非得失不徇
於私而獨斷於己是不免於人之伎忌譬之平瀾淺灘
雖無洶激澎湃之狀而澄鑑眉目則人得而測識或褻
衣涉裳撫沙土以泚其清雖欲全其所向有不可得此
享福不厚雖非自取亦有所召其下本愚而自矜其智
本虛而自以爲實本無而自夸爲有譬之巖溪險谷陰
雨降而橫潦流激磯礪石澗澇洶狀若源泉之無窮天

開日曩不旬日而涸除曾不知假天雨而本非有源縱雖欺世盜名以竊享福其禍機未發特幸而已范公所謂吸醋若呂蒙正李沆是已其亦天厚其福而非人力所能也古云學可以勤而致德可因學以成惟識量付之天不可爲也不然晦菴朱子何以不可作宰相而位不能安職此故也

審義命十九 凡十四條

鄭清之丞相鄆人未第時避於郡庠幣達不拘時郡庠明倫後堂多妖怪人不敢寢處其內朋儕故使其宿於

身錄卷之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堂卽今之尊經閣地也寢寐至夜半覺忽見鐙燭熒煌隨從雜遝前來堂心設宴器皿皆金銀般亦非人間所有繼而呵從前來喝稱有生人氣設宴者答云鄭相公在側不可驚清之聞之假熟寐以伺其何如又繼而戴冠朱衣四五輩至少頃又一貴人來前至者下階迎賀云筵宴已具當遣人往某家迎某氏女成婚言未竟清之知其妖高聲大喝起而逐之鐙燭滅而妖鬼散顧堂心所設器皿收而藏之次日往女家詢其女病劇清之言其故女家不信出所得物實所言其一酒器乃女

家所有遂信之許女病痊當歸爲箕帚清之用筆書於
女子左臂鄭清之妻其女病遂瘥除一器之外餘器皿
皆慶元府庫中物也納之官遂娶焉後封夫人其事與
唐郭元振除烏將軍娶婦害相類人之富貴皆係乎天
鬼神已豫知前定夫豈可智謀奔競得之哉黎狀元淳
赴舉山東夜宿而療女妖病者類此後女父將女納黎
爲妾事亦怪哉君子不道也

宋龜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以三命語之公
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

關見漫錄

卷之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此君子知命之言慈湖楊先生謂
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
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術者故知之爲學者必
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學慈湖之言其龜公之意乎樂
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事也若經心於三命則未免於
見利思趨見害思避非順受乎正命也吾鄉袁柳莊以
相術鳴世亦惟曰相先知心心善者爲君子爲顯人爲
有後心惡反是亦良言也是以君子爲善吉其凶小人
爲惡凶其吉

吉凶榮辱之來是固命也此數之適至於所以吉凶榮辱者有理存焉文帝不能富鄧通我太祖高皇帝不能貧沈萬山固數定也然鄧通黃衣權棹郎有何功行足以致富沈萬山浙西富翁因富而致戍徙無甚致貧之理也故雖天子不能貧富人且趙韓王與軍校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每一遷轉軍校有一責罰大遷則大罰小遷則小罰其吉凶榮辱相去如此命足信乎予故曰理以將命而適然者數而已君子毋惑焉

人不知命多怨貧賤而妄希富貴夫何益乎命應富貴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七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雖貧賤必富貴命主貧賤雖富貴亦必貧賤惟勉力爲善則富貴在我夫何事於妄圖予觀鄉人有祖父所積資產獨多於兄身爲監生若富貴矣後致身死於法其子不及十年而求乞於市爲惡故也亦有家貧止田四畝父死隨母嫁繼父甚爲後兄所窘辱乃能勤學力行取科第躋膺仕恩蔭及子孫富甲於鄉故曰是皆命之所致人之窮通惟當勉爲善而戒爲惡

先哲謂君相所以造命殆亦見目前能進人能退人能生人能殺人而言不過持威福之柄而已安能造命造

次之言也文帝不能造鄧通飢死之命惇卞不能造元
城不死之命於此見天之造命非人之所能爲也而人
各有命故遇亦命不遇亦命初非君相能造也君子當
爲善以自靖而禍福之來安於命無愧於自致則凶而
吉也切當戒小人之爲不善雖僥倖一時而蒙後禍受
惡名皆其自取是吉而凶也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是已

書經爰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
暴有隨命以督行註以行善得善爲受命行善得惡爲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主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遭命行惡得惡爲隨命夫三命而遇之者數之不可移
而人之盡命者不可因得惡而墮爲善之心爲善而遭
惡則生吾順事而沒吾寧也是能立吾之命以全其天
則數不足言也士君子寧處遭命毋曰命惡也爲惡得
善雖善無益以自絕於天久矣予寧處遭命者歟

人生富貴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爲且如晉成帝杜皇后
少有姿色至長猶無齒人皆不求爲婚至帝納采之日
先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鬢黑翳一目楊太后以宰相
謝深甫之孫欲納之未果忽一日病疹蛻膚瑩如玉白

黜亦去遂冊立之他如馮京之第狀元蔡齊之榮齊階
兆夢已定由此而觀則自然定數不可易而人欲以智
力求之豈不誤哉

祿命之說雖文丞相天祥不能脫然於此宜世之趨也
眾愚意人之生觀其器局而可知其賢愚壽夭貴賤其
輕躁滅理不解事者不足言也若其生而氣質溫醇沈
潛謙退讀書爲學攻苦食淡恆若不足惜陰勤事而不
以賢智先人其貴而壽也足徵或明爽坦夷發言制行
不違弟子之職與眾不狎而未嘗絕倫居處近正而不
暗昧亦富貴壽人也反此者雖讀書資質過人鮮有成
就此祿命之理而數寓其中

李果齋有故人薦一星士以與之果齋以氣數之命雖
本所生而或驗與否則在乎人故語之曰吾亦知命書
曰惠迪吉從逆凶此孔子之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噫今之士夫以逮閭巷無不言命以豫期富貴貧賤壽
夭曾不知天之命於我者一惟縱欲自恣不顧禮義以
圖之幸而得之曰命之不誣也不幸而失之則曰推考
之不精耳惜哉

人人有命於心吉凶之應善惡遠近不同無絲毫僭差予之生平惟知惠迪而禮法之守不守上人之趨向民事之重不拂下人之同欲故無甚怨甚忌及江右宸濠事平禍延士夫及當道交通彼從逆者皆足致凶而予以一朝國體所係士風所恥多方解救以至斡旋自謂有益於人而不度彼之背朝廷親藩國爲從逆而情失其正是予之縱惡而從逆也獲罪於天而假手交通藩國之權豪逆黨以文致予罪此予之從逆而凶也天道昭昭斯須不可任情以逆理如此李果齋之言益足徵信於數百年之後豈直予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李文叔薦乃東坡所深愛劉暉實見惡於文忠然歐公主試事深有意於黜暉以懲文士奇怪之弊而劉之文是試竟當歐之所欲而寘之高列東坡心重薦每力薦於當道弗之售一日東坡典試事而文叔與試蘇公深有意於薦以爲必得不意是日試文大與平日相反而東坡黜之故當時有東坡反遺李薦文忠誤取劉暉之議是非二公遺與取也實劉李命之通塞所係夫何與於二公哉今之學者趨時求合以僥倖所遇而不知

有命存焉安之可也

事有先定而不可易者孫立節未第時夢神人語以桂州事待汝明辯後爲桂州節判有經制使謝麟因溪洞事奏宜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勘失事將領有罪而謝併欲殺大小使臣十二人立節以逗留將官應死而使臣不當連坐謝劾立節抗違立節奏謝侵職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使臣得不死立節遷官進秩後子二人皆舉進士則夢中桂州事待明辯驗矣事有定數非人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關鬼漫錄

卷之下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知此則知命達順而無適不安劉元城爲宰相蔡氏所恨忌者擠之窮荒貶所而欲殺之求得一人肯任其事乃加以貴職使往貶所殺之其人至貶所次日入城欲殺元城而人心洶洶危懼元城聞之略不動心是付死生於無有也乃終夜鼾睡其聲如雷是夜受蔡指使來殺元城忽得急病而死次日人賀元城答曰彼死足惜我何賀焉則元城之所養知在我所當盡至於死生貧富之來

有天命而已他何顧哉今之忻忻於富貴而戚戚於死
生云者苟知此亦可以學其百千中之二三而不爲京
下何如

前哲論人之吉凶在吾身之所知所行能盡其理與否
故以壽夭窮通吾命之不足言且曰聖人罕言命殊不
知叔孫武叔之毀在我窮理實踐無虧是我全其天命
而至於毀之行與不行係於道之行止此所謂命也彌
子瑕主我衛卿可得是理之不可爲而不爲道在我矣
不可徇人以輕道亦命之有在也用則行舍則藏此命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全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有屬乎理者如此乃所以安眾人則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君子成德之士知理而守之不失行之適宜處
理以爲命者故夫子云然若眾人之見理不透干福避
禍而不知所以自持是之謂不知命夫命豈今日之小
術數者哉而悉欲歸之於適然之數之命非定命也理
氣之說程子發之所以示理與氣不相離天命人以性
便有知覺運動以輔此性而行以盡之則命在我而不
在人也故云然若不修人事以盡在我之理而委之於
命夫豈所謂命呂才曰南陽貴宦何必俱當六合長平

坑卒胡爲其犯三刑不在今所謂命而在所從之善與否也孟子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是爲得之觀其云修身以俟之則氣已具於理而不相離之意躍如矣何謂前哲言理不及氣

聞見漫錄

卷之下

全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見漫錄卷之下

聞見漫錄後序

半湖陳公者浙之鄞縣人也第進士歷中外卓有聲稱後刺撫州遇宸濠構逆獻策勤王時陽明王公奇其才簡用之先登擒斬以數千計獻俘於京師功至偉矣迨擢憲副因忌者妨功而功烈未報士論允有歸焉其孫紹湖陳君佐涇出示崇德錄廷幹爲之題贊其像謂千金不動其念一介不擾於民忠勤見於野史德愛在於人心嚮慕者久之今得聞見漫錄而觀之則知其講學治心其所以建樹者固有所自哉錄中所載上卷如敘

聞見漫錄

後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曆數也明聖製也續野史也警官箴也辯異術也昭事徵也別忠邪也戒奢佚也闡微言也紀沿革也皆順天守法之訓下卷如正終事也勉問學也修文詞也表節孝也勵風俗也崇儉勤也懍以與也廣修治也審義命也皆修身積善之義意正而詞核理明而思深援古以示今因天以驗人而所以爲鑒戒者亦犁然具矣又觀其書示七羨於座右列七主以自勉取呂成公之三益採徐幹之三壽以示子孫切近易知有徵必信是從事理性之學而超脫塵埃之表宜其享祀惟永而克昌厥

後也余先祖黷陋王公與半湖公前後守武昌今同祀
武昌名宦祠中英豪之在宇宙固易世而相感哉夫紀
傳之書不關風教無資鑒戒者不足以傳遠余喜此錄
之梓淑人膺民世教所係匪淺小也且徵迺父碧崖翁
繼述之美矣敬敘於後萬曆二年八月朔日賜進士第
進階亞中大夫歷江西九江南安府知府前兩京戶部
郎中行人司司正行人涇川巖潭王廷幹謹撰